

布施勝治著
栗譯

蘇俄的東方政策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布施勝治著
半粟譯

蘇俄的東方政策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著者原序

近來一般的有識者，對於蘇俄的東方政策——即所謂東洋「赤化」政策，漸漸認真的議論起來了。但是，所謂「赤化」到底是何意義？是一切現狀打破的運動嗎？是嚴格共產主義化的意味嗎？或單是指蘇維埃俄羅斯勢力向東方的浸漬延長嗎？沒有人曾經下過定義的。

有些人把蘇維埃「赤化」運動，僅看作思想簡單的學生與勞動者的雷同附和，騷擾糊塗，無關輕重；又有人直把他看做破壞現狀的惡魔，說及他便有點恐怖。到底誰是誰非呢？或者兩方面都是不正確的見解嗎？所謂蘇俄東方政策的要諦，到底存於何處？「赤化」運動的真意義到底何

如實在是我們目前最有興味的問題。

著者曾遊歷『赤化』根據地的俄羅斯好幾回，又親往赤化濡染地的東方各國視察過，對於這個問題，頗有研究。不過著者任新聞訪員十幾年，常常奔走於戰事，革命及其他事變發生地，沒有埋頭翻閱書本過細研究的餘暇。所以本書，不能看作學術的著作，關於資料的蒐輯，編纂的方法，有疏漏不合之處也未可知。但本書所述，皆由跋涉於事變的渦中，親與事變當局的人物，往還晤談而來。例如，見於本書的重要人物，列寧，史單林，杜洛茲基，齊齊額林，越飛，加拉罕，吳佩孚，馮玉祥，張作霖等，都是著者與他們晤談過的。又如，在本書關係地的俄羅斯，著者前耗費了十年的光陰；中國是著者的現住地；其他如土耳其，波斯，高加索，蒙古等處，亦無不印有著者

的足跡。著者對於本書讀者所切望的，莫把他當作一種『學術的議論』，要把他當作一種『目擊事變的新聞記者體驗記』便得了。

由日本的立腳點觀察，不待說，是以利害關係最密切的極東，尤其是中國爲重。但是蘇俄『赤化』的東漸，由俄領內的東洋民族始，次由近東及於中東，最後漸進於極東。不研究高加索及土耳其斯坦的赤化，不能談近東及中東的赤化事情；不知道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赤化的經過，不能談蒙古中國的赤化事情。

故本書由赤化首領列寧的抱負及史單林的經綸說起，初述蘇聯以內的東洋民族赤化，次及於近東中東，最後乃及於極東中國。最後二三篇，微嫌偏於主觀，尙望讀者賜以批評。

著者於前年遊歷俄國的時候，遭遇父喪，去年遊俄，又遭母喪，今日恰爲亡母的週年忌辰，謹以此書奉諸亡父母的靈次。

大正十五年十月一日即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一日

著者序於北京

譯者附言

一、本書不是照原書逐句直譯的，是逐節意譯的。

二、對於原書有幾處地方，微嫌過詳切重複，或不重要，譯者略有刪節，但對於原書大旨，絕無損害。

三、我們讀了此書，可以知道俄國對東方的政策是整個的，不是對中國特爲例外。

四、我們讀了此書，應該知道聯俄與聯共可以分作兩件事；反共聯俄未必不與俄國的東方政策有共通之點。

五、本書關於中國的事情，宜注意『第十篇蒙古的赤化』一篇；

因爲多數的中國人不知道外蒙古赤化的詳情；二因爲俄國共產黨對於中國本部的辦法，是與對於外蒙古一樣的。

六、本書第十七第十八兩篇，最宜注意；從第十七篇，可以知道前第四項所說的道理，從第十八篇可以看見日本人的野心。

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十五日

譯者章於瀨濱

蘇俄的東方政策篇目

一	六年前訪俄之回顧	一一一
二	布爾塞維克之兩大標榜	一七一—一三二
三	蘇維埃的民族政策	三二—四二
四	蘇維埃聯邦內的東洋民族自治	四三—六四
五	俄領亞細亞之文化的復興	六五—八〇
六	土耳其革命與俄羅斯	八一—九九
七	英俄對於波斯之角逐	一〇〇—一一九
八	阿富汗斯坦的對英奮鬥	一二〇—一三一
九	印度革命之失敗	一三二—一四一
十	蒙古之赤化	一四二—一九九

蘇俄的東方政策

二

十一	赤化運動渦中的北京	二〇〇—二二三
十二	廣東與莫斯科	二二四—二四〇
十三	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	二四一—二六五
十四	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	二六六—二八七
十五	所謂對華宣傳機關	二八八—三〇五
十六	新舊分野的中國武力	三〇六—三四〇
十七	白赤兩大關的英俄對抗	三四一—三六一
十八	日本對於赤化勢力的東漸應取何策	三六二—三八六
十九	尾聲	三八七—三九五

蘇俄的東方政策

一 六年前訪俄之回顧（即本書敘論）

—

由今六年前，即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我曾到蘇俄的首都莫斯科，列莫林宮城，訪問列寧。當時我和列寧的談話中，有一段很可追記的——

我問：『東洋與西洋，那一方面共產主義成功的機會多呢？』

列寧答說：『真正的共產主義，現今在西洋，還是未得成功……』

但是西洋的列強，對於東洋的弱小諸國，一方面用榨取的手段增加

一 六年前訪俄之回顧（即本書敘論）

—

自己的國富，同時把東洋殖民地武裝起來，卻是西洋在東洋挖掘埋自己的墓穴……」。

到六年後的今日，列寧已經病歿，長眠於莫斯科赤色廣場的靈廟中。但是列寧這段答語，由現在看起來，卻可當作列寧『豫言』之一。

二

列寧所說『東洋殖民地的武裝』和『西洋在東洋挖掘埋自己的墓穴』這兩句話到底含着甚麼意味呢？

當歐戰的末期，歐洲列強，本國兵力補充的方法已經窮了，於是在殖民地募集有色兵，例如英國編制印度軍，法國編制摩洛哥軍，和安南軍，加以訓練，開到歐洲戰場去。於是這些東洋有色人種，也在歐洲戰場裏，非本

意的，和白色人種參戰了。但是這些有色軍，一旦從歐洲戰場回到本國去，對於壓制國就成了反抗運動的急先鋒。例如印度，對於英國所允許的參戰報酬，——印度自治——躊躇不能實現，遂有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的對英反抗大動亂。又如最近摩洛哥的變亂，阿普得克里姆，以法蘭西，西班牙聯合軍爲對手，孤軍奮鬥，相持一年多，大爲非洲的土人吐氣。這些事實，都是列寧所謂歐洲列強把印度人、摩洛哥人武裝起來，所得到意外的結果。

又如歐洲列強，因爲要開發殖民地的產業，投資殖民地，修鐵道，開工廠；但是資本投下之後，工業勃興，勞動階級的勢力，也必定伴着增進。現在印度就是一箇最好的實例。英國在印度所投的資本，幾使印度各都市，到

處煙突林立；但是由各煙突所噴出的煤煙籠罩的下面，無數萬的勞動者，也一日一日的集合增加起來了。印度動亂開火的時候，站在先頭的，就是這無數萬的勞動者。列寧所謂『西洋在東洋挖掘埋自己的墓穴』就是指着這些事。

殖民地之外，如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斯坦等被壓制的國，從來差不多在歐洲列強屬領的狀態之下。歐洲大戰以後，對於歐洲列強，尤其對英國的勢力，大起反抗；經過數年間的奮鬥，也差不多完全恢復他們的獨立了。中國近來『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種種運動，也一天一天的激裂起來，使歐美列強的當局，感覺異常麻煩，幾有難於應付之勢了。

列寧所謂『在西洋還是未得成功的』共產主義，至今尙無成功影

子，並且前途很遼遠，但是歐洲列強在東洋的勢力，確是到了下坡的樣子。列寧所謂『西洋在東洋挖掘埋自己的墓穴』，逐日增大起來，卻是目前的事實。

三

一九二〇年我在俄國，還有一件給我最深刻地記憶的，就是當時莫斯科的『赤色旅館』生活。當時的莫斯科，所有的舊制度，一切破毀無餘，勵行極端的共產制，私人資本營業的旅館，一箇都沒有了。外國的來客，都寄宿在勞農外務部所管的『赤色旅館』裏面。我所寄宿的『赤色旅館』，雖然有兩三個西洋人，大多數都是由東洋諸國的來客。旅館的管事人，都是共產黨員，門口輪流站着配有刺刀的衛兵。

我到莫斯科的前幾天，阿富汗斯坦的特使，曾經寄宿在這個旅館裏。我到這旅館的時候，我的鄰室，還有這位特使的幾個隨員留在那裏。別的鄰室，有印度人，布哈拉人，就爾的亞人。往來於廊下，出入於食堂的，無非是些黑頭髮黑眼睛的黃色人或黑色人。跑到『赤色的俄羅斯』來，和些黃色或黑色的旅客寄宿在一塊兒，真使我有意外之感。我在莫斯科兩個月的旅舍生活，使我得了許多有益的智識。因為和我寄宿在一塊兒的，大都是東洋各國參列於列寧旗下的革命志士。

不過我一個人是代表非社會主義國的新聞記者而來的，在他們看起來，我完全是一種異分子。況且當時因為尼港事件，莫斯科當局對於日本的感情，極端惡化，所以在我的身邊，彷彿有一種低氣壓的感覺。或者他

們對於我，裏面有一種特殊看待也不可。最初有一個同住的某朝鮮共產黨員，後來有幾個俄國學生，常常對於我表顯出一種監視的樣子。但是我到俄國去，在『執行新聞記者的職務，不受干涉』的條件下面，他們對於我的行動，關於這一點，也並不加以妨害。關於新聞資料的蒐集，當局的訪問，並給我許多便宜。尤其是由東洋各國而來，和我同住的旅客們，時常晤面，同一個桌子吃飯；對於他們的抱負，計畫，關於革命的籌謀，時常吹入我的耳裏來。

四

某一天晚間，一個印度人來看我，就是印度的革命志士，名叫薄卡拉。他對我說：

「我們印度革命的志士，最初想得日本的援助，以謀革命的成
功。我曾經奔走日本，訪問大隈侯和其他的日本名士，想求他們的援
助。但是日本受了日英同盟的拘束，不惟不能援助印度革命，並且負
了扶助英國鎮壓印度革命的義務。我們求助於日本的計畫，終歸失
敗。現在我們轉換了方向，來到蘇俄，求列寧的援助，以成我們的初志
……」

和我同住的旅客，還有一位有名的高加索共產黨首領，名叫那利馬
羅夫的。當時的高加索已被英軍所奪，那氏正處失意之境。我時常看見他
在旅館的遊廊上徘徊沈思，時而又躺在藤椅上，現出一種悲喜不定的樣
子；有時很歡暢的，有時很陰鬱的，大約隨着所得由高加索而來的戰報爲

轉移。當時高加索號稱「石油之寶庫」的巴庫市，已入英軍之手，英軍和赤色革命軍正在戰爭之中。我們的旅館中忽然不見那利馬羅夫的蹤影了。不久，「巴庫奪還」的消息，傳到莫斯科來了。那利馬羅夫已在這時候，回到他的故國，樹立高加索共和政府，被舉為高加索蘇維埃議長了。後來高加索共和國加入蘇維埃聯邦，那氏且一躍而為蘇維埃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之一名。不幸於得意絕頂的時候，那氏竟以前年病故了。

所以一九二〇年，我在莫斯科的旅館生活中，對於蘇俄政府與東洋各國革命之關係，得着許多很有興味的消息。我在當時候，腦中就有這麼一種很強的印象——列寧等的胸中必定有一種東洋革命的計畫；蘇維埃革命的勢力，最近的將來，必大向東方發展；莫斯科不僅為俄羅斯革命

的首都，必且爲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國等革命運動的策源地；布爾塞維克必定執東洋民族獨立運動之牛耳。我對於蘇俄東方政策的研究，特感興趣，就起於這個時候。

五

我那年由蘇俄返日，不久的時候，那些集合於莫斯科的東方革命志士，就和蘇俄的領袖齊羅越夫，那得喀，白阿昆等，同往巴庫地方。九月一日，就在巴庫開最初的『東洋民族大會』。在此大會列席的，有俄羅斯，土耳其，中國，印度，波斯，阿富汗斯坦，喜瓦，布哈拉，達克斯坦，阿美尼亞，阿塞爾巴的亞，就爾的亞，等三十餘種東洋民族的代表，土耳其的恩越爾拍舍也加入在內。開會時，高加索蘇維埃政府的首領那利馬羅夫以地主的資格，首

先陳述開會詞。詞中有一段說：

「人類最古出生地的東洋，從長期間的屈辱，回復勃興起來的機運到了。東洋諸國，脫卻歐美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羈絆，恢復自由的日子不遠了。我們一齊覺醒起來，互相提攜，協力奮鬥。歐美的勞動平民，對於我們這種努力，必定以同胞的好感，給我們種種援助……」。

齊羅越夫代表第三國際，接着演說。他的演詞有一段說：

「英國把波斯人當奴隸，把美索波他米亞，阿拉伯當殖民地，使他們的人民陷於饑餓，對於埃及的暴虐，比發拉阿時代尤甚，用鴉片毒害中國的人民。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須先向英國宣戰。我們想得

到最後的勝利，雖經過幾多年的長時間，亦不可中途休止……」。

當他說這段話的時候，喝采之聲，好比萬雷齊發。接着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斯坦，印度等國代表，也都異口同音，對於英國，表示極端的攻擊；都說要對抗英國，須和蘇俄政府提攜。恩越爾拍舍並且極力慫恿與會各國，和蘇俄同盟。大會議決，推舉列寧，杜洛斯基，齊羅越夫，史單林，那得喀爲名譽會長，任命東洋宣傳常設委員會二十五名。

蘇俄政府的東洋赤化政策，實以此次巴庫東洋民族大會爲發足點。參加大會的各民族，由此和蘇俄提攜，對於歐美列強，尤其對於英帝國主義，開始反抗運動起來。

一九二〇年我在莫斯科的時候，有一件最重大的事件，就是蘇俄政府對波蘭宣戰。當時，方值世界大戰爭之後，歐洲的小戰爭，時時勃發，世人對於這種俄波小戰爭，都不甚注意。但在列寧的革命史上，這一次俄波戰爭，實在是很重大。我們要知道布爾塞維克的世界政策，對於這一次的戰爭，不可輕意看過了。

對波宣戰時，在莫斯科國立大戲院，開蘇維埃臨時大會，我也得參與旁聽。列寧的演說道：『我們既經開了礮火，就不可懷一點躊躇的思想；雖犧牲一切，亦所不顧，非得到最後的勝利不可。』杜洛斯基的演說道：『我們要使全世界人，知道「協商列強」之外，還有一個蘇維埃俄羅斯的大力量。』那種『不可一世』的氣概，瀰漫於全戲院中。但當時的俄國，非徒

在革命後的混亂狀況中，並且國內反革命的變亂，時須鎮壓，何能有對外發展的餘力呢？所以當時的評論者，都以爲這一次對波宣戰，不外是好逞血氣的杜洛斯基，逞一時之勇，以滿足他和他部下的功名心罷了。但杜洛斯基在他最近的著述中，把這一回戰爭的秘密暴露了；這一次對波戰爭的張本人，並非急性而功名心甚熾的杜洛斯基，卻是深謀遠慮的列寧。戰爭的目標，並不在攻取波蘭首都的瓦沙，實在想衝入世界革命的大戲場。在列寧的意思，以爲若使波蘭赤化了，和波蘭爲鄰的德國也不難隨着赤化；德國赤化了，歐洲就歸入我們赤色的隊裏來了；世界革命的成功，由此可以保證了。他以爲歐洲列強，方在大戰後的混亂狀態中，想趁此一氣呵成，完成世界赤化的大功。這就是列寧對於戰爭冒險的大陰謀。

不過列寧等爲甚麼急於謀世界革命的成功？爲甚麼不顧大戰和革命內亂後，國力極疲弊的情勢，來冒這種險呢？自然有他們相當的理由。——他們確信：要保證蘇俄的存在和成功，非延長革命，使革命勢力波及於世界不可。若不如是，資本主義的列強，必使才出生的蘇俄歸於潰敗消滅。就是「資本主義國和社會主義國，勢不兩立；或是前者使後者白化，或是後者使前者赤化，二者必居其一。」換言之，就是「赤白不並立」一句話的原則，使他們有這一次冒險的猛烈的進攻。由革命當時四圍的形勢觀察，這句話的原則，彷彿很可信，因爲俄國革命後，不久就受列強的干涉，所謂「廿四國的白色聯合軍」，四面包圍，赤色的勞農俄國，幾有強被白化之勢。所以列寧等，以爲要保證蘇俄的存立，專事防禦，還是不足，非從守

勢轉取攻勢，完成世界革命不爲功。但以俄國當時疲弊的現狀而論，這一舉實在是冒險無謀之極。

果然，俄波戰爭，最初三四個月，赤色軍頗占優勢，瓦沙陷於圍迫；後來波軍由法國吳越安將軍率領，開始大逆襲，俄國騎兵隊首先敗退，繼而赤色軍全部總退卻。雖以雄心勃勃之杜洛斯基終不能鞭策再進；非徒世界革命一時無可希望，即蘇俄的本身，亦陷於非常危險狀態之中。

二 布爾塞維克之兩大標榜

一

列寧從十月革命以來，依我的觀察，他有兩大失敗。第一，以農業國的俄羅斯，立即施行共產制而失敗；第二想以一氣呵成之勢，行世界革命的強襲進攻，中途大受頓挫。

在馬克思信徒的當中，列寧本算是最能瞭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的，並且又是最大膽把馬克思的理想來實地試驗的。但把列寧的事蹟，過細研究，他有時拘守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墮入理想的迷途，同時不惜把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根本拋卻，馳入軌外的橫道上去。例如「共產制度，非新式

產業發達極成熟的國不能實現，爲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之一，今以農業國的俄羅斯，立即施行極端的共產制，這不是將馬克思的原則拋卻不顧，走入橫道麼？又如『單獨一國的實行社會主義，不能永續存在，必全世界共同實行，方可保證成功』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原則，列寧對於世界革命的強襲進攻，就是拘守這種原則把他活吞了。但是二者都失敗了。

自此兩大失敗之後，列寧對內對外，都決行『大退卻』。一方面對於國內，以新經濟政策之名，向農民大讓步，容許一部分資本主義之復活；同時對於列強，停止戰爭，力求開始講和交涉。但是列寧關於這種對內外的『大退卻』，他名爲『戰略的退卻』。如喀那新所說：『在緊急壓迫之下，決計的退卻，決不是敗北的結果。布爾塞維克，還沒有免胄棄甲。我們因爲

要維持再取攻勢的實力，所以暫行退卻。一時之退卻，正所以整頓陣容，爲轉上重來的預備。」所以他們雖然退卻了，還是想把意氣沮喪的黨員激勵起來，預備再戰的。

二

但是這種戰略的退卻以後，竟繼續到幾年，內部的各種經濟的組織，一步一步的向資本主義倒行，對外的國交，也一一恢復了。赤色的俄羅斯，竟一天一天的退色了。最近二三年，——列寧病故以後——俄羅斯的內外，都相傳一種『俄羅斯白化』說。白化論者說：

『布爾塞維克，受了瓦沙城下敗北的懲創，已把世界革命的計畫拋棄了。他們對於列寧的平和政策，就是放棄世界赤化的野心的』

證左。並且在他們國內，也把共產制度一步一步的撤廢了。這不是向資本主義免冑棄甲麼？

近來這種『赤俄白化』論，不惟局外人互相傳說，就是布爾塞維克黨員中，也有抱這種傾向的，對於世界革命的大標的，漸抱懷疑失望的態度。

近兩年中，還有一件，使布爾塞維克的軟派黨員，傾向於灰色態度的，就是所謂『資本主義之安定』。歐洲列強，大戰後，創痕漸漸恢復，英法比等戰勝國的經濟狀態，不待言是恢復到戰前的地位，就是德意志戰敗國的馬克，也從暴落達於桶底的市場回復到戰前的狀態了。這便是所謂『資本主義之安定』狀態。因此軟派的布爾塞維克黨員，不免漸形悲觀。他

們以爲：在世界大戰方告終結的混亂時代，我們取世界革命的強襲進攻，尙且歸於失敗；現在對於已趨安定的資本主義列強，還想再行進攻，決無勝算之可言；並且蘇維埃革命的成績，恐終被資本主義壓倒。軟派中的極端悲觀者，更有一種較深的感想：他們以爲『資本主義之安定』由二大資本主義國的英美接近提攜，將由安定而益增鞏固；其結果，所謂世界革命，到底不可能；共產黨不可不由退步的防禦作戰，漸與世界各國的溫和社會黨相互提攜，以圖本身的安全。抱着這樣一種感想，提唱消極政策的也不少。

三

從前年到去年，以此『資本主義之安定』爲問題的中心，共產黨的

硬軟兩派，經過許多的討論。同時對於『赤白不並立』的原則問題，也發生猛烈的爭論。結果，黨員的大多數皆趨向於硬派。他們以爲：資本主義國，固然是安定，蘇維埃聯邦也安定了。並且蘇聯的安定，比資本主義國的安定，還要鞏固些。這時候，共產黨絕對沒有向資本主義屈服的理由。因此把軟派的消極政策駁倒了。硬派中的巨魁史單林，去年在俄羅斯共產黨大會中，指出現世界五種互相背馳的勢力來。就是——

- 一、資本主義之世界中，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反目；
- 二、資本主義列強之帝國主義，與他們殖民地獨立運動的對抗；
- 三、世界戰爭後，戰勝國與戰敗國相讐視；
- 四、戰勝國的相互暗鬥；

五、蘇維埃國與資本主義國的對抗。

這五種互相背馳的勢力，天天彼此相搏。其中第一至第四的四種，都是在資本主義國的內部或他們的同志中。他們既有內部的內訌，和同志間的相攻，更須對蘇維埃為防禦的戰鬥；而在蘇維埃國的一面，內部既無何種爭鬥，便可舉全力對付資本主義國的敵人。如此，誰勝誰敗，還難於判斷麼？共產黨對於世界革命的成功，還不能確信麼？經史單林這一場辯論指示，就把共產黨硬派的氣焰，大大的發揚起來了。

四

同時對於「赤白不並立」之原則問題，也在去年俄羅斯共產黨大會中，由黨員幹部提出關於世界政策綱領裏面，下了一個斷案如下：

社會主義國與資本主義國，到底不能長久並立；結局終歸於誰一方的勝利。這種列寧主義之鐵的原則，是斷乎不可動的。現在成問題的，不過是「長久」「結局」兩個名詞時間上的解釋罷了。所謂「長久」長到甚麼時候？結局應該在甚麼時候？在革命當初，我們以爲一年或二年，甚至於或幾個月，兩方面的勝敗必可決定。但是後來時勢推移，這個時間竟案外延長起來。然則我們關於時間的計算是不可定的；但是「彼此並立不可能」的根本原則，我們仍看不出有何種理由可以改變他。

他們的意思，就是所謂「長久」並立，不過比我們所預想的特「長久」罷了，但是決不會爲無限的永久並立。蘇俄和資本主義國，雖暫時休

戰，戰端是必定再開的。非到一方征服他方的時候，決不放手的。以史單林爲首領的硬派共產黨員已堅持這種方針，絲毫不可動了。不過前此的強襲進攻，已經失敗，現在的作戰計畫，應該如何呢？

五

原來布爾塞維克黨，都是共產主義者。他們的目的，是要建設共產主義的社會，但是共產主義的社會，必須要在新式產業發達到極成熟的國方能實現，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然則現在共產革命之本舞臺，當然要在新式產業極發達的歐美。他們最有力的作戰計畫，應該是以歐美的無產階級，對抗資產階級，即所謂『勞動運動』。但是列寧主義者，卻又生出別一種的理論來了。

資本主義必定以帝國主義爲附屬物，二者是常常相倚相扶的。資本主義發達，勞動階級擴大；同時帝國主義也隨着勃興，征服弱小民族，掠取殖民地，以謀市場之擴張。由列寧主義者看起來，這兩個主義，畢竟是異名同物。所以他們就下了一個定義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達最成熟的一階段。』東洋被壓制的民族，都是歐美資本主義列強的犧牲品。然則東洋的被壓制民族，對於歐美帝國主義列強的反抗獨立運動，雖然不能直接造成共產革命，必定可以使歐美的帝國主義發生動搖，間接助成共產革命，破滅資本主義的。

於是布爾塞維克黨，定了兩種作戰方針：一方以勞動階級與資本主義對抗，他方以弱小民族與帝國主義對抗；前者爲階級鬥爭的革命運動，

以多數無產階級爲主力軍，向歐美直接進攻；後者爲民族鬥爭的革命運動，以各被壓制民族爲主力軍，間接由東方進攻。這就是布爾塞維克黨所定的作戰計畫。

六

但是這兩種計畫，應以何者爲先呢？或者是兩方面同時並行麼？關於這一點，也曾經他們的許多議論。

由共產主義之根本上說，應以歐美爲革命之本舞臺，指揮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抗爲捷徑，以被壓制民族與帝國主義對抗，由東方進攻，爲迂迴之路。依史單林的說法，西洋是帝國主義的『正面』，東洋乃其『背面』。去年我再往莫斯科的時候，曾問史單林說：

『近來中國印度波斯埃及以及其他東洋諸國，時常發生解放革命的運動，恐怕這就是列寧所謂「西洋在東洋掘穴自埋」的前兆麼？』

史單林答說：

『正是我也確實是這麼想。殖民地，是帝國主義的背面。背面的根據地成了革命化，不但使帝國主義的後方失守，並且給了他們一個致命的震撼；我們由背面與正面兩方進攻，結局帝國主義，除了滅亡之外無他道。』

前記一九二〇年之對波蘭宣戰，不待說是正面進攻。列寧的意思，是想由赤化波蘭，進而赤化德國，再進而赤化全歐。但是自從瓦沙戰敗，實行

戰略的退卻以來，他們已轉換了持久作戰的方針，如後面所記，實有不得不排除正面的突擊，而採取背面的迂迴徑路了。

七

列寧既以勞動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爲革命之兩大戰略，於是方面組織第三國際，指揮各國的勞動運動，而以其最可靠的信徒齊羅越夫任其事；一方對於東洋民族之解放運動，則以史單林當其局。

但是第三國際的事業，由統一各國共產黨，攬握其行動指導權的一點看起來，似頗有成績可觀；從他對於各國所圖謀的計畫看起來，卻大半歸於失敗了。例如，一、匈牙利之共產革命，僅有三日的天下便完了；二、波蘭的進攻，歸於慘敗；三、在德國失了最有力的同志李勃內喜等，而成爲現在

與登堡的反動局勢；四、在英國，雖有一時勞動內閣的出現，不久仍歸於保守黨的天下；五、法國全在潘加萊蒲里安等白色政治家的手裏。於是第三國際近年對於『強國赤化』一時斷念，轉採巴爾幹波羅的海沿岸的『小國赤化』的方針。但在這等方面，也到處被反動勢力的猛烈逆襲，保加利亞及伊斯得尼亞，去年因蘇菲亞及列瓦爾事件發生，失卻了許多共黨戰鬥員，並且這等諸國，現在都成了列強對俄進攻的根據地了。所以第三國際在歐洲各國的活動，甚屬不振；到底果如列寧所期望，能負『世界革命參謀本部』的使命與否，甚屬疑問。

反之，在東洋方面，史單林的政策，到處如意；一、蘇維埃聯邦內之東洋民族，悉歸依於蘇維埃的政治下面，向文化與經濟發展的方面進行；二、近

東與中東如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被壓制的國，皆次第完成其獨立。東洋民族解放運動向上的氣運，幾有蒙蔽亞洲大陸之勢。大概說起來，齊羅越夫所擔任的西歐『正面攻擊』歸於蹉跌，史單林所擔任由東洋的『背面攻擊』着着成功。

.....

於是，布爾塞維克的戰略，漸由『正面攻擊』轉而注重『背面攻擊』，採取一種『西守東進』策。現在正是他們集力於東方的時候。所以蘇俄的東方策，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三 蘇維埃的民族政策

蘇俄的東方政策，用近時的流行語說起來，就是東洋『赤化』政策。但布爾塞維克黨，名他爲『民族政策』，因爲蘇俄政府，把這種東洋政策的眼目，放在東洋『被壓制的民族』上面；想用援助此等民族解放獨立的手段，驅逐歐美列強在東洋的勢力。

* * * * *

歐洲現時的社會主義者，大概分爲第二國際的穩健派，和第三國際的急進派的兩大系。他們對於被壓制的民族，所主張的政策，也是不同。

第二國際派的民族政策，甚不徹底。他們口裏，對於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壓制，固然也非難攻擊，但是實際上對於他們本國政府的壓制政策，仍與以維持。並且同一壓制，出於弱小民族本國政府的，他們極力攻擊。若出於歐美列強政府的，他們便默然過去了。例如往年土耳其虐殺阿美尼亞人的時候，他們說這是「蘇丹的暴行」，就發起很熱烈的示威運動。但是不久法蘭西政府，出兵摩洛哥屠殺該地的回教土民，第二國際派的社會主義者，就默默無所表示。還有一個最顯明的例：英國勞動黨取得政權的時候，他們同黨的領袖任第二國際幹部職員的馬克都納作了英國的內閣總理，他對於印度的統治政策，果曾將壓制程度減輕麼？卻大大的加以警戒防制，不使印度人有一點解放的希望。

反之，第二國際的民族政策，無論何處，總是以實行民族自決主義爲標的。對於所有民族解放獨立運動，無不予以援助。列寧是民族政策之徹底論者，他的黨徒布爾塞維克派，對於這種政策，當然是忠實施行。史單林曾對我說：

『民族政策，爲列寧主義的根本之一。我們都是列寧的弟子，列寧曾經將這種政策教給我們……』

以『弱小民族爲革命的夥伴』，馬克思也是說過的，不過馬克思意中所指的弱小民族，以歐洲被壓制的民族爲主，到列寧方把眼界擴大到世界全局，用力於東方被壓制的民族上去。列寧又稱歐美先進國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之前衛』，與此對照，便稱東洋的被壓制民族爲『世界

革命之豫備隊。

二

蘇俄政府對於東方被壓制民族有二大別：

一、蘇維埃聯邦內之東洋民族；

二、東洋各殖民地及各半獨立國的民族。

對於前兩方面的政策，也有不同的各別方針。去年五月十八日（那時候我正在莫斯科）舉行東洋勞動共產大學創立四週年紀念會，史單林爲該大學的名譽校長，有一篇最長的演說。演題是：『東洋勞動共產大學的政治使命』。這篇演說詞，把蘇俄政府對東洋的民族政策，說得很明白。現在我把他的大概寫在後面：

本大學包括五十種以上的東洋民族出身的學生。內中有一半是蘇俄聯邦以內的東洋民族出身者，其他一半，是由各國東方殖民地或屬領地或半獨立國而來的。前者一方面，已經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自己握有政權；後者一方面，現在還是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本大學既經容有這兩種由全然不同的狀態中而來的學生，勢必一足踏在蘇維埃聯邦領域內，一足踏到各殖民地或屬領地或獨立國去，執行兩種不同的使命。就是，一方面對於蘇聯以內的東洋民族，須養成共產黨的幹部人才，他一方面，對於東方各殖民地及屬領地或半獨立國，須養成革命解放運動的指揮人才。

先就蘇維埃聯邦以內的東洋民族說，他們比各殖民地及屬領

地或半獨立國的民族，有下面各種不同的情形——

第一、已經沒有帝國主義羈絆他們了；

第二、已經破毀資本主義的制度，立在蘇維埃政權的下面了；

第三、產業開發雖屬甚遲，但可由蘇聯產業的援助，得了一個可倚靠的立場；

第四、不受強國殖民政策的壓迫；在勞動階級專政的保護下，形成蘇維埃聯邦之一；因之得了合同建設聯邦社會主義的立場。

依據前面幾種情形，蘇聯以內的東洋民族指導者，須先完成後

面所說各種使命——

一、發展工業，以勞動階級爲中心，築成與周圍農民結合之地盤。（我們就全體的經濟發展，對於東洋民族各共和國，已經着手援助其工業之發展，此等共和國，皆保有豐富的天然富源，其工業之發展，將來甚有希望。）

二、改良農業，特致力於工人灌溉。（這種事業，在已着手的高加索及土耳其斯坦，已有相當的成績。）

三、謀多數農民間，消費及生產組合組織之發達。（這種事業，爲引導東洋民族的經濟機關，進於蘇維埃經濟組織的最好方法。）

四、謀各地的蘇維埃與地方勞動民衆的接近；使以土着民族之代表，組織蘇維埃，以期民族的蘇維埃國家建設之完成。

五、謀民族文化之發達；無論普通教育，職業教育，技術教育，務必用各民族之國語教授；使蘇維埃共產黨，職業組合等有力之幹部人員，皆由土着民族中出之。

至於歐美列強在東方的各殖民地或屬領地或半獨立國的現狀，比蘇聯以內的民族，就有後面幾種不同的情勢——

第一、這些地方，現在還是受歐美列強帝國主義的羈絆；
第二、內部（本國的資產階級）和外部（外國的帝國主義）的兩重壓迫，使民衆革命的氣象，醞釀得很濃厚；

第三、這些地方的特種地方，例如印度，因為資本主義急激的發達，士民間多數無產階級也隨着發生起來；

第四、因革命運動的進展，這些地方的資產階級漸漸的分成兩派：一為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派，加入革命鬥爭；一為大資產階級的妥協派，與外國帝國主義提攜，常以妥協為務；

第五、這些地方，當大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妥協提攜時，無產勞動階級也和有革命傾向的小資產階級相提攜，以打倒帝國主義為目的，結成反帝國主義的團體；

第六、這些地方的無產階級，先從打破本國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妥協入手，把國民羣衆從兩重壓迫下解放出來，漸次自

握政權，這種傾向，日益顯著；

第七、由以上的狀況，這些地方的民族解放運動，與西洋先進國的無產階級運動間，有容易結合促進之勢。

我們從上面各種情勢推想，至少可歸着到下述三個結論——

一、歐美列強在東方的各殖民地或屬領地或半獨立國，非由國民革命的勝利，不能脫卻歐美列強帝國主義的羈絆。

二、這些地方的特別地方，資本較發達的，例如印度，若要完成獨立的事業，（甲）須要使國內妥協派的大資產階級孤立，（乙）須要使有急進傾向的小資產階級脫離大資產階級之勢力，（丙）須使勞動階級的進步分子團結起來組成一個獨立的政黨。

三 這些地方，要想國民革命的徹底勝利，非使他們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歐美先進國的無產階級運動，有鞏固之結合，到底不可能。

於是我們可以知道布爾塞維克黨的東方政策，其最終目標，雖不過是一個「世界革命」，而其進行，則分爲兩途：一對於蘇聯以內的東洋民族，則予以廣汎的自治權，使其文化與經濟地位的向上，以圖蘇維埃主義之徹底。二對於蘇聯以外的東洋民族，則援助其民族解放運動，驅逐歐美列強的勢力，使他們做「世界革命的預備隊」，以進攻帝國主義的背面。我們研究蘇俄的東方政策，以後也應分爲兩方面，一對於蘇聯以內的民族政策，二對於蘇聯以外的民族政策。

四 蘇維埃聯邦內東洋民族之自治

布爾塞維克政府對於蘇聯以內之各民族，以『民族自決主義』爲政策之出發點。歐戰將終的時候，美總統威爾遜曾經力唱『民族自決主義』。俄國十月革命後，列寧就把這主義大膽實行。一般的人，以爲是列寧採取威爾遜所提倡的主義。不知道這種主義，原屬列寧最重要政綱之一。在歐戰發生以前，列寧就主張最力的。

一九一三年，在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即布爾塞維克黨之前身）幹部會議的時候，列寧就徹底主張『民族自決』，提出一種決議案，說：『各

民族得自由從本國分離，隨意建設獨立國。但是對於這種極端『民族自決』的主張，黨內的人多持反對論，例如蒲哈林就是反對最力的。他說：『無產階級的自決主義』我們當然贊成，若『民族自決主義』我們到底不敢贊成。他們以為俄羅斯包括許多的複雜民族，若實行『民族自決』，俄羅斯龐大的領土，必將瓦解。但是列寧不為他們的反對所動。他以為：無產階級常有大國家建設的欲望，極反對中世紀時代的零碎分割主義，務求在廣闊的領域中，謀經濟的結合，擴大與資產階級鬥爭的範圍。依據這種理由，他就說：『民族自決，斷不至使俄羅斯瓦解，並且可以使他們的結合，益趨堅固。對於各少數民族，臨之以寬宏之態度，卻可以使俄羅斯擴大起來。』因此遂決議以『民族自決主義』定為黨綱之一。

自十月革命，列寧取得政權，劈頭就把這種主義實行，正堂堂地發表一通『民族自決』的宣言，對於俄領以內的各民族，悉予以自決權；若有想從俄國分離，建設獨立國的，各隨所欲行之。結果，凡在俄領以內各種異民族，就紛紛獨立起來；新生的共和國，就好比『雨後之筍』，簇擁着出來了；俄羅斯龐大版圖，就一時成了分崩離析的現象了。但是這些分離獨立的各民族，不久，果如列寧所預料，以零碎分割的不利，一步一步的，再走到莫斯科來，加入蘇維埃聯邦中。因此從前反對『民族自決主義』的，對於列寧的卓見，都莫不感嘆傾服了。

現在請將俄領各民族的分離和再結成蘇聯的經過，略略地陳述在後面。

二

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後，歐俄西北邊諸州，陸續由俄國分離，各自建設獨立國。內中，芬蘭、伊思得尼亞、立陶宛、利沙尼亞、波蘭的五國，完全脫離了俄羅斯的支配，於別種主義制度之下，建設獨立國；且以英法列強爲後援，對於俄羅斯取反抗的態度。但是莫斯科政府，對於他們，並不想含并，卻利用他們做一種「緩衝地帶」，以緩和歐西列強對俄國的壓迫。此等獨立國，通計割去俄國領土二十九縣。芬蘭以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四日，伊思得尼亞以一九二〇年二月二日，立陶宛以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一日，利沙尼亞以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二日，波蘭以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各與俄政府成立媾和條約，取得俄國對於分離獨立的承認。

大革命時，小俄羅斯及高加索地方，也被倚德國及英國爲後援的反革命軍所佔領。蘇維埃政府，對於這些地方的政策，與對於西北邊完全不同。對於西北邊，聽他們完全獨立，聽他們加入資本主義國之列；對於小俄羅斯及高加索等地方，雖宣言使他們獨立，但是要他們採用蘇維埃主義，並且要使他們落在布爾塞維克黨的掌中。蘇俄政府，握定這種方針，一方面用赤色軍進攻各地的反革命軍，一方面命各該地的共產黨員，宣言獨立，準備樹立蘇維埃共和國。結果，各地方的反革命軍，外被赤色軍的攻擊，內有共產黨的宣傳，內外夾攻，就不能立足了。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南俄及高加索一帶地方的反革命勢力，完全削平；各地方所準備的獨立共和國，也正式成立，與莫斯科政府開始國際交涉。

白俄羅斯以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六日；

烏克蘭以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廿八日；

阿塞爾巴的亞以一九二〇年九月卅日；

阿美尼亞以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廿日；

就爾的亞以一九二一年五月廿一日。

各別與莫斯科政府締結所謂『勞動同盟條約』今將其與烏克蘭同盟條約全文譯述於後以示諸國條約之一例——

勞農同盟條約

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合共和國政府與烏克蘭社會主義

蘇維埃共和國，依據無產階級大革命宣言所許之『民族自決權』

承認各締盟國之獨立及主權，且認因國防及經濟建設，有兩國協力之必要，兩國全權，商訂勞農同盟條約如左：

第一條 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合共和國，及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相互締結軍事及經濟的同盟。

第二條 兩國對外將來所負之共通義務，以本同盟目的所在之勞農協同利益為根底；烏克蘭共和國不負以前隸屬俄羅斯帝國時所生之何等義務。

第三條 為使第一條所協定目的之實現，兩國政府合同設立左列各部之機關：

陸海軍部；最高國民經濟部；對外貿易部；財政部；勞動部；交

通部；郵傳部。

第四條 兩國合同設立之各部機關，編入俄羅斯共和國之『蘇維埃內閣』中，烏克蘭共和國以其中央執行委員會及蘇維埃大會所任命監督之全權代表，列入蘇維埃內閣。

第五條 合同設立各部機關之內部組織制度等，由兩國政府協議規定之。

第六條 合同協立各部之指導監督權，由全俄蘇維埃大會及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行之。

但同大會及委員會，基於大會之議決，烏克蘭共和國須派遣代表參與。

第七條 本條約由兩共和國之最高立法機關批准施行。

原文，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廿八日，於莫斯科市，以俄語及烏

克蘭語作成二通，兩國全權署名

俄羅斯全權

齊齊額林

烏林也諾夫（列寧）

烏克蘭全權

那柯夫斯基

三

『勞農同盟條約』在形式上看起來，彷彿是兩獨立國間一種對等條約，但就他的內容觀察，陸海軍，財政，交通，各重要機關，都是合同於莫斯科

科的並且就締約當局的人物而論：莫斯科政府，爲列寧，齊齊額林，加拉罕，對手國方面的全權，在烏克蘭爲那柯夫斯基，白俄羅斯爲亞單樸伊基，阿塞爾巴的亞爲舍夫他夫，清斯基等。這些人都是籍隸於共產黨的同志，以列寧爲首領的。律以共產黨『鐵的黨規』凡共產黨員都須絕對服從黨魁的命令。所以這些『勞農同盟條約』表面上雖是一種『獨立國間的對等條約』，骨子裏面，不過是共產黨內部同志一種提攜的新約束罷了。要而言之，南俄及高加索諸州，雖一時形成爲獨立國，與莫斯科政府締結條約，畢竟不過是布爾塞維克一種預定的政略而已。

因爲這些地方，自從大革命，多數民衆，都被『民族自決主義』所煽動，就在反革命勢力平定後，這種『民族自尊』的心理，還是不可侵犯的。

最好是迎合這種心理，扶植他們的地位，以對等國相待，同時把各該國實權，握在各該地的同志共產黨員手裏，一旦時機到來，一轉手間，就可合併為聯邦式的統一國。果然，經過不久的時間，這些同盟國，都把自己的獨立權限制起來，一步一步的變為蘇維埃聯邦的分子了。

四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莫斯科開第一次聯邦蘇維埃大會，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名，把前述四個獨立共和國，并為一聯邦。當時通過左列的決議案——

一 以左列四共和國，組織為一聯邦：

甲、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合共和國；

四 蘇維埃聯邦內東洋民族之自治

乙、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丙、白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丁、後高加索社會主義蘇維埃聯合共和國；（一九二二年十

二月十三日，由後高加索蘇維埃大會決議，將阿塞爾巴的亞、阿美尼亞、就爾的亞三共和國合併為後高加索社會主義蘇維埃聯合共和國）

二 本聯邦，稱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三 以『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合共和國』為聯邦之盟主。

四 聯邦組成員之各共和國政務中，關於外交，陸海軍，外國貿易，交通，郵務，勞農監督，最高經濟會議，勞動，食料，及財政等各部之事

務，由聯邦政府統一之。

五 以莫斯科爲聯邦首都。

六 聯邦組成員之各共和國，得隨時自由從聯邦退出。

於是，由俄國分離，一時形成獨立國的各州，仍舊統一於莫斯科政府之下，列寧所預想的結果，大部分見諸事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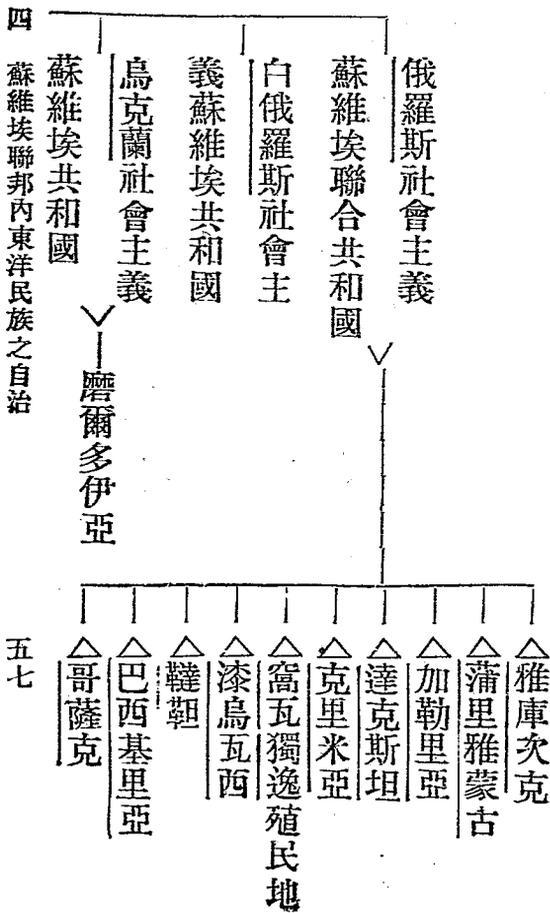
五

去年（一九二五年）我在莫斯科的時候，又遇着開第三次聯邦蘇維埃大會。在這一次的大會中，首先通過一件重要議決案就是聯邦內，又加入兩個新共和國，一名烏茲白克，一名突厥曼，都是土耳其斯坦地方新樹立的共和國。

土耳其斯坦，當俄帝國時代，是在土耳其斯坦總督高壓政治之下，許多小民族，都被壓迫着如奴隸一般，幾百年來，差不多失了民族性的存在。其中僅有喜瓦及布哈拉二王國，在一種半獨立的狀態之下繼續存在。自從史單林任勞農內閣的民族總長，揮其鐵腕，喜瓦布哈拉兩個王國忽然消失，烏茲白克，和突厥曼兩民族忽然興起，建設兩個新共和國。這兩個新共和國都和俄羅斯本部及白俄羅斯等，以同等的地位資格，加入蘇維埃聯邦。依據聯邦憲法，兩共和國的蘇維埃會長，同時任爲蘇維埃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由此，現在的蘇維埃聯邦中，含有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後高加索，烏茲白克，突厥曼，等六個獨立蘇維埃共和國。而此六個共和國中，如俄羅

斯又含有十個自治共和國；後高加索含有三個共和國；烏克蘭及突厥曼
 又各含有一個自治共和國；試以圖表示之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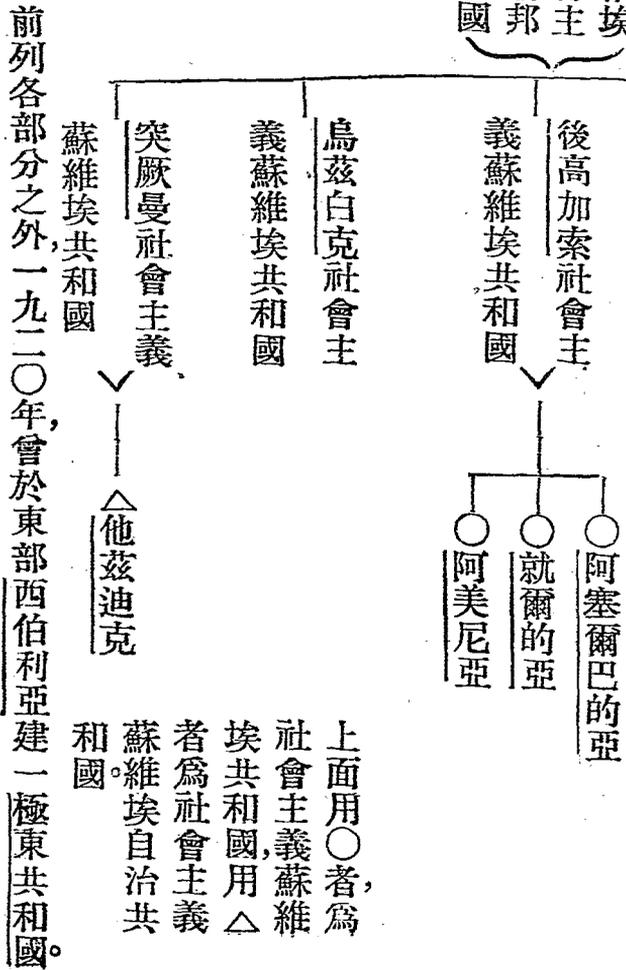


四

蘇維埃聯邦內東洋民族之自治

五七

蘇維埃
社會主
義聯邦
共和國



但此極東共和國的建設，爲避日本武力干涉之故，想把他做一個緩衝地帶，並非出於民族政策。因之，從日本撤兵後，仍并合於俄羅斯蘇維埃聯合共和國中。惟於貝加爾湖岸一帶所建設的滿里雅，蒙古自治共和國，則純由民族政策而出。此外各共和國中，尙含有許多小自治州，也是爲各地方的少數民族圖發展，給了他們相當的自治權，現在不必列舉了。

六

前記六個共和國中，俄羅斯及烏克蘭的兩個，是帝制時代俄羅斯支配民族的大俄人和小俄人的版圖；現在他們兩個的人口，以及文化和經濟，都比其他的共和國，立於絕對優越的地位。其他的四個共和國，除白俄羅斯外，有三個都是東洋民族；當帝制時代，立於俄帝專制及俄羅斯民

族支配權之下，文化和經濟的發展，都受了阻礙，在一種半開化的狀態中。他們的地域雖然廣大，但是人口卻比大俄羅斯及小俄羅斯少的很遠。現在請把蘇聯所轄六個共和國的人口列一個比較表在後面：

共和國名	人口數	百分率
俄羅斯	九六、七四六、三〇〇	六八·九
烏克蘭	二七、六三六、九〇〇	一九·一
白俄羅斯	四、二〇四、五〇〇	三·二
後高加索	五、四二一、〇〇〇	四·一
烏茲白克	四、八〇三、六〇〇	四·〇
突厥曼	九一四、六〇〇	〇·七

總計	一三九、七五三、九〇〇	一〇〇・〇
----	-------------	-------

〔右表係根據一九二五年度調查統計〕

六個國的文化、經濟、人口，雖不同等，但在蘇維埃聯邦的憲法上，他們有同等的地位；各共和國的蘇維埃會長，同時都為聯邦蘇維埃主席。現在居於蘇維埃聯邦總統地位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就是後面所列的六人：

加利倫 (俄羅斯人)

白特羅夫斯基 (烏克蘭人)

捷盧雅可夫 (白俄羅斯人)

謨沙白可夫 (後高加索人)

四 蘇維埃聯邦內東洋民族之自治 六一

阿勞巴巴額夫

(烏茲白克人)

阿伊達可夫

(突厥曼人)

這六個人中，謨沙白可夫以下的三人都是亞細亞人，他們的名字，以前都少有人知道的。他們忽然從高加索山和土耳其斯坦的砂原中，一躍而為克列莫林（俄國宮城名）的主人翁；凡由蘇聯中央政府發出來，支配全聯邦的命令，都須由他們三人和其他三人一樣的簽名於後，這是十月革命前所夢想不到的事；因為在十月革命前，這些民族的存在，都幾乎被人們忘記了。

七

蘇維埃聯邦政治，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特出的兩院制。

蘇俄政治，原來是採一院制的，並且布爾塞維克黨常常以此自誇；說普通的資本主義國，於人民代表機關的下議院以外，還有一個代表貴族或特權階級的上議院。在我們的勞農國裏，就祇有一個勞農階級蘇維埃一院制的機關。

但在前年改組蘇維埃聯邦的時候，發布一通聯邦新憲法，依據聯邦新憲法，蘇維埃政府也採用一種特出的兩院制了。他們的兩院，固然不是代表兩個不同的階級的。依新憲法第十二條的規定，聯邦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由『聯邦蘇維埃』及『民族蘇維埃』組成之；依第十五條的規定，『民族蘇維埃』以聯邦構成員之各邦及各自治民族共和國之代表組成之。這就是於以前的勞農蘇維埃（以勞農階級為基礎的）之外，

另設一個代表民族的蘇維埃。這個『民族蘇維埃』凡構成本聯邦的各共和國、的弱小民族，都與俄羅斯、烏克蘭等大民族，一樣派出代表的。例如僅有人口四百八十萬的烏茲白克，九十一萬的突厥曼，與有人口九千五百萬的大俄羅斯，及二千六百萬的小俄羅斯，在『民族蘇維埃』中，都有同數的發言權。這些弱小民族，從前受斯拉夫族的壓迫，是立於被支配地位的，現在竟被給予了同等發言權，豈不是蘇聯政治一種特色麼？

五 俄領亞細亞之文化的復興

蘇俄政府對於蘇聯以內的東洋民族，既與以政治上的自治權同時，對於他們經濟上實質的援助，也是很盡力的。例如對於高加索及土耳其斯坦的人工灌溉，每年從莫斯科政府，支出巨額的經費，爲大規模的工事建設；又如將莫斯科，列寧格勒（即聖彼得堡）等中央都市所固有的許多工廠，移轉到迪弗里斯，他細肯得地方去，讓渡於地方蘇維埃之手，這就是最顯著的事實。

但是在蘇聯以內的東洋民族，自治的效果上，還有一件最著而最感

興味的，就是文化的向上。

我去年旅行南俄羅斯及高加索一帶地方，每日在火車所經過的驛站，購買新聞報紙；那些報紙所用的語言文字，每日所見的都不相同；兩星期間的火車旅行，所買得的報紙，有烏格蘭語，有就爾的亞語，有突厥語，有阿塞爾巴的亞語等，差不多變換了十幾種。

在帝政時代，固執一個大斯拉夫主義，把一種大俄羅斯語強制通用於俄領全境；以其三千萬人口的烏克蘭（即小俄羅斯）學校，官署，不許使用其本族的小俄羅斯語。

與此相反的蘇俄政府，決行『民族自決主義』對於各地方的異民族，學校，法庭，官署，新聞紙，藝術及其他各方面，一切都獎勵他們使用各民

族的本族語。

各小民族中，因爲長期間在帝政壓迫的下面，幾乎失了民族性的存在，文化全然消滅，連本族的語文都有忘失了的。革命以後，勞農教育部長盧納洽斯基就立定一個民族文化復興的計畫，自十月革命後至一九二一年，在高加索的巴庫市和迪弗里斯市；土耳其斯坦的他細肯得市和撒馬兒堪市；西伯利亞的越兒弗勒烏金斯克；窩瓦沿道的加撒市等；建設許多學校，圖書館，俱樂部，劇場，新聞社，一切都用各地方各民族的本族語文，以謀教育藝術的發展。埋滅許久了的東方民族文化，就有復興的機會了。

我在巴庫曾訪問了一個突厥語新聞社（社名突厥的共產黨）的社長。他和我談及那新聞初發刊的時候，經營的困難，說：

『我們初用突厥語刊行新聞的時候，突厥人的大多數都把突厥語忘記了，讀突厥語新聞的人很少，因此消路的範圍，很受制限，經營異常困難。但是後來開設了一些突厥語學校，並振興了其他的民族教育事業，新聞的消路，也隨着一天一天的擴張了，近來已經增加到數萬分的消售數了。』

可見被埋滅的民族文化振興之困難，又可見他們用力之苦和效果之神速。

二

蘇俄政府，既在各地地方，爲各民族，做了許多民族文化復興的事業；同時又在莫斯科，列寧格勒，以傳授高等專門智識或特殊教育爲目的，替各

民族的青年優秀子弟，開設了許多專門學校。其中最具有特色的，就是前章說過以共產黨首領史單林爲名譽校長的東洋勞動共產大學，到今年止，由本大學畢業的學生，已經有五百餘名。

還有一個東洋文化機關，可以特別稱道的，就是以薄羅伊基爲會長的『東洋協會』。這個協會，發行一種機關雜誌，名曰新東洋，確是一種東洋研究的良好刊物，即從學術的見地上說，也很有許多重要資料。該雜誌最近刊行的第十二號內，有一篇記事，題目是『十月革命後，突厥韃靼民族文化的發展』。本文是薄羅伊基的著作；他的內容，是關於窩瓦沿道，高加索，土耳其斯坦，及西伯利亞等各地東洋民族間學校的增設，書籍的增刊，演劇的勃興，以最精密的調查統計爲根據的記事。這篇記事中，有一點

使我特感興趣的，就是關於突厥文字的改良問題。蘇聯以內的突厥民族間，大多數都鼓吹廢棄突厥字體，採用羅馬字母，這一說很有勢力。但在蘇聯以外的同民族，多持反對態度，仍主張保存突厥字體。不過蘇維埃政府，既已頻頻地獎勵改良，或者用羅馬字母代替突厥字體的計畫，不久就可以實現也未可知。

還有應該附帶說及的一件事，就是蘇俄政府一方面獎勵民族語，同時他一方面又獎勵『世界語』（不過對於世界語獎勵的成績尙看不出來。）這種辦法，表面上好似很矛盾的，但與一方面允許各民族自治獨立，一方面仍把他們統一於聯邦中，是一種筆法；就是布爾塞維克的世界政策，一方要保存各民族的個性，發展他的特長，一方面仍要把他們團結

起來，一致的向共產主義社會進行。

在蘇聯以內的東洋民族間，還有一件文化革命的事，可以特記的，就是把婦女的「假面皮」剝脫了。以前突厥族的婦人們，總是用一塊黑紗，把顏面蒙蓋起來，不許男人們看見；布爾塞維克黨說，這是「奴隸的表象」，就排除回教僧侶的猛烈反抗，把這種惡習強迫廢止了。

三

去年我在莫斯科，訪問烏茲白克駐莫斯科代表伊思拉謨夫，他和我談論土耳其斯坦的現狀，說：

在俄帝政時代，我們各東洋民族的人，就是要想進一個中學程度的學校都不許的。我們和世界文明是完全隔斷了。我們由世界文

明落伍的土耳其斯坦農民，差不多連戲院是甚麼，工廠是甚麼都不知道。那種無知黑暗的樣子真是不可言喻。

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取得了自治權，向文化和產業開化的方向進行。我們在各地方開設了許多學校，在他細肯得創立了一個大學。又送了八百名學生和三百名兒童在莫斯科，還有五十名的青年往德國留學。我們又得了由莫斯科移轉讓與的工廠，開始把土耳其斯坦所產的原料品，變爲製造工業品。土耳其斯坦的棉花產額，現已達到戰前的八成五分，兩三年後可穀蘇聯全部的需用。我們又在各地開設了許多戲院，俱樂部，圖書館，作教育的補助。

如此，我們中亞細亞不但在經濟上，就是文化上，也急速的上進

了。數年後，中亞細亞或者可以現出一個世界新興的文明國來……

一天，我又會見勞外務部的極東部長名美留可夫的，他也和我談及民族文化的問題，說：

民族文化的發達，必定要各民族得到自由的時候，方可實現。在歐美列強帝國主義的下面，弱小民族，除了滅亡之外無他道。所以我們對於蘇聯以內所有的各民族，不問大小，一切與以自治權；例如僅有人口二十五萬的窩伊那多族，也被給予了相當的自治權……

四

近年我在俄國旅行，時常有一種最深切的感想，就是俄羅斯的亞細亞化第一，在西伯利亞，高加索，土耳其斯坦各方面的鐵道旅行，火車中的

乘客，大半是黃皮黑髮的亞細亞人；第二，莫斯科首都所流行東洋風習的色彩，一天一天的顯著起來。例如茶碗形的烏茲白克式帽子，就是現在莫斯科流行品之一。一天我在莫斯科大戲院所聽得的有突厥曼的笛，巴西起爾的胡琴，烏茲白克的歌，都是東洋音樂團的奏曲，當時很使我發生了一種特別感覺。一天晚上，我承一個『東洋夜會』的招待，往國立大劇場去。這個『夜會』是爲在莫斯科的高加索留學生募集捐助金而開的，外交部長齊齊額林，教育部長盧納洽斯基，都一齊在舞臺上現了出來，受了滿場鼓掌喝采聲的歡迎。兩位部長對於東洋問題，都就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各方面有所陳說，大意是：

蘇聯就是東西兩洋的連鎖。……一旦與西歐列強有事的時候，

東洋諸小民族，必定與蘇聯立在同一戰線上……蘇聯的文化，在不久的將來，必爲全世界之冠，因爲東洋的舊文明和西洋的新文明融。化。起。來。必。定。要。產。生。一。個。頭。角。崢。嶸。的。兒。子。……

這些話說得滿場鼓掌如雷。兩位總長演說後，舞臺的上面，就現出一羣由高加索人組合的音樂團二百餘名；歌唱，跳舞，吹笛，弄琴，種種的娛樂事情，活現出一種東洋藝術新興的徵兆，確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夜會。

去年開第三次聯邦蘇維埃大會，我曾往會場旁聽。會場就在國立大劇場，從新聞記者席，可以望見議場全部。我在新聞記者席間，觀察各會員的狀貌風度：有着油污皮革服的勞動者；有鬚髯婆娑的農民；有戴紅圓突厥式帽的阿塞爾巴的亞人；有穿長外袍的巴西起爾人；有戴茶碗形帽的

烏茲白克人……那種百姿千態的景象，好似在一個人種展覽會場上一般。會議休息的時候，有一位會員，穿着胸前佩有小劍的高加索服，來到新聞記者席間，拿着幾頁議事記錄，向我說：『請你把這篇記錄，在貴新聞上揭載出來！』我很驚訝的答說：『我是日本的新聞記者。』他也很驚訝的說：『我以爲你是我們高加索的同鄉新聞記者。』這種誤認，不過是蘇俄亞細亞化的一個反映。因爲在今日俄羅斯境內，遇着東洋人並沒有甚麼希奇不同的感覺，東洋人自己也是俄羅斯的主人翁。就是日本人，中國人和烏茲白克人，突厥曼人，狀貌上差不多並沒有區別，所以這種誤認是慣有的。

就蘇聯政治機關人員而論。第一，勞農議員殆有半數是東洋人；第二，

聯邦構成員的六邦，有三個是東洋民族，因此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六人中也有三個是東洋人；第三，現在握有蘇聯最高政權，稱爲『列寧第二』的布爾塞維克黨魁史單林，也是東洋人。

有一次，我往訪史單林的時候，他說『我也是亞細亞人。』我聽了他這句話的時候，我的感覺，不僅是『他是亞細亞人』，並且彷彿『俄羅斯是一個亞細亞國』了。

原來俄羅斯是一個半歐半亞的國。不過在帝政時代，爲大俄羅斯人所唱的大斯拉夫主義所蒙蔽，把亞洲文化的勢力壓下去，祇見有歐洲文化了。現在蘇聯的憲法上，所有聯邦以內的東洋民族既與大俄羅斯人有同等的權利，亞細亞人的史單林又握了最高政權，自然把半歐半亞的本

體恢復了。加之布爾塞維克黨現在所取的政策，是「西守東進」策，所以亞細亞化的色彩越發濃厚了。

五

蘇俄政府對於蘇聯以內的東方民族，這樣的促進他們文化的向上，固然是圖蘇聯全體的進步，如列寧所言，要造成「世界革命的預備隊」。但他們執行這種政策，還含有很重大意味的別一個目標。所謂含有重大意味的目標是甚麼呢？就是用蘇聯以內的東洋民族，爲「實物宣傳」，即所謂「實物宣傳政策」。（以蘇聯以內已經赤化的民族爲模範，向各同民族的鄰國去宣傳，引起鄰國同民族的希望羨慕心使他們趨於赤化。）例如在高加索地方建設阿塞爾巴的亞，就爾的亞，阿美尼亞自治共和國，

促進他們文化經濟的向上，就引起高加索南鄰同種族的波斯人土耳其人的羨慕希望心，也趨向俄國去；西伯利亞的藩里雅，蒙古自治共和國，就是南鄰外蒙古赤化的策源地。又如土耳其斯坦的烏茲白克與突厥曼兩共和國之新設，就是向阿富汗，印度，西藏，新疆的『實物宣傳』。近來英國政府對於俄國這種政略，異常憂懼。因為與印度同民族的鄰境，得了自由，產業文化，都有上進之勢，印度人就不能不受刺戟，比無論甚麼革命宣傳的效力還要強呢！又如波斯北境的突厥曼人，想和蘇聯以內的突厥曼人同樣的取得自治政權，就於去年起了暴動，使波斯政府一時張皇失措。

以上是蘇俄政府對於蘇聯以內的東洋民族政策的梗概，他們對於

聯邦領域以外的東洋民族政策，又怎麼樣呢？以下請就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印度，中國等五國的赤化影響，分別觀察一番。

六 土耳其革命與俄羅斯

歐戰告終的時候，土耳其的命運，已去滅亡不遠了。歐境的土耳其領地已被聯軍所蹂躪，君士坦丁堡首都，完全落入英國人的掌握中，土耳其軍隊已敗退到小亞細亞的內地去，四路紛崩的潰散了。不久希臘軍隊由士米那登岸，土領小亞細亞，也陷於危殆的狀況中了。摩脫落斯會議，撒列謨會議，色弗爾會議，重重會議，把土耳其帝國存在的面影，一天一天的暗淡起來了。

當時的近東，全屬英國的獨舞臺。德國的勢力，根本破壞；俄國正在大

革命之後，也無伸手外國的餘裕；戰勝國的法蘭西，因為要占領萊因流域，他的對德政策，須得英國的援助，也祇好把近東委之於英國之手。這時候，對於近東問題，英國所忌憚顧慮的，就祇有一個美國。美總統所標榜『無土地兼并的平和』，與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十四條之宣言書中第十二條說，『構成現在土耳其帝國的領土，仍宜保持其不可侵犯之主權』，就是野心勃勃的英國，也沒有勇氣彰明昭著的反對他。所以英國對於土耳其，還是不便自己下手，一直把他并吞了。但是希臘成了英國的傀儡，受了英國的操縱，英國對土的侵略計畫，就想假手希臘實行起來。

二

當時英國的政治家，確想乘戰勝之勢，并吞了土耳其，並且把波斯也

拿到手裏來，於是把馬爾馬拉海，黑海，裏海，以及波斯灣的制海權，通通握在自己的掌中，完成大英帝國惟一無二的海上霸權。由英國外交家的大勢力，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就締結了所謂色弗爾條約。這種條約，就是前面所說的計劃實現的第一步。英國朝野人士，稱贊雷得佐治（英內閣總理）和阿克崇（外交總長）說：以往年的斯列里那種手腕尚不能完成的海上霸權計畫，現在可以完成了。但在土耳其人方面，聽到色弗爾條約的消息，就好比死人臨葬以前的鐘聲。因為若依色弗爾條約的條文實行，土耳其決無存立之餘地了。

英國並不待色弗爾條約的批准，就好像已經并吞了土國的一樣，在君士坦丁堡逮捕反英派的土人，放逐出境，大逞其暴威。倚英國為後援的

希臘人就狐假虎威，派遣軍隊從士米那上陸，大舉侵入小亞細亞內地。這個掛新月旗的帝國，當此奄奄待斃的時候，忽然起了一位英雄，把他救起來，這位英雄是誰呢？就是克馬兒·拍舍。

三

一九二一年一月，克馬兒·拍舍在安哥那收集殘兵，對於希臘軍，猛然轉取攻勢，於一月十一日的慘澹激戰，把希臘軍打敗了。土軍的士氣，忽然大振。希臘軍雖然受了挫折，但是並不放棄他的野心，從這年春間到夏間，就行全國大動員，於八月時再行轉土重來向亞拉得里亞的正面進攻。這時候，土耳其不待說是「背城借一」，「賭存亡之命運」而戰，就是希臘也是舉全國的國力拚命奮鬥的。並且希臘有英國站在後面，凡希臘所要求的

軍費武器，英國無不加量援助。因此土軍連被希軍打敗。後來希軍已追趕到安哥那（土耳其的新首都）城下了，安哥那政府的命運去滅亡真不遠了。克馬兒拍舍向他的將士下了一道很悲壯的命令，說：我軍已經沒有防禦線了。但是我們除了把我們現在所站着的土塊，一寸一寸的死守，別無他路可走。在這種很危險的情況中，土軍忽然向希軍反攻。不知土軍從何處得了援助，竟以二十一日間的激戰，把功在垂成的希軍，從最後的戰線上擊破了。

這一回的土軍勝利，竟把土耳其從危亡中救了起來，不待說是由於克馬兒拍舍的雄略，和士兵士的愛國心。但是以經過五年間長期參戰的孱弱土耳其，與受英國援助的希臘搏戰，竟能得到最後的勝利，若真沒有

外援，是斷然做不到的。然則援助土耳其的是誰呢？當然就是蘇俄了。所以當時歐洲的評論家說：『一九二一年的希土戰爭，表面上雖是希土戰爭，骨子裏實在是英俄戰爭。』

四

俄國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府對於被壓制民族，發表『民族自決』的宣言，同時對於土耳其聲明『君士坦丁堡仍歸土耳其領有』。君士坦丁堡，本是土耳其的首府，這種聲明彷彿無甚意義，但是俄國想占領君士坦丁堡，是彼得大帝以來的國是，俄羅斯是土耳其歷史上的敵國。加以想取得君士坦丁堡的，不僅一個俄國，英國，巴爾幹新興的各國，戰前的德國，都是對於君士坦丁堡懷有莫大的野心的。歐戰的結局，君士坦丁堡差，不

多已成「姐上之肉」了。忽然蘇俄政府聲明說，「君士坦丁堡須仍歸土國所領有，」所以土耳其人對於俄國發生異常的好感；歷史上的敵人，一變而爲良友；列寧和克馬兒，拍舍遂遙遙攜手起來。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莫斯科政府與安哥那政府就締結了一種俄土同盟條約。

這種俄土同盟條約，是俄帝政時代夢想所不能到的，實在是俄土國交上的大革命條約成立的那一天，駐在安哥那的俄國全權大使拿札列魯士發表一個聲明說：

想在聖蘇菲亞寺院的新月章上，揭起一個十字架章來，這是俄帝及俄貴族的野心，不是俄國國民所希望的新俄羅斯的國民，把俄帝國政府所締結的一切侵略條約，概行廢棄，外交政策，已經根本的

改變，所以今日，特與爲本國的自由獨立而戰的土耳其國民握手，結此同盟。

這一個聲明，使土耳其國民聽得，莫不狂喜。

五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俄土條約的敍文如左：

俄土兩國政府，爲尊重兩國民族間之同情及民族自決權利，兩國關於反帝國主義戰爭利益的一致；又以起於締盟國一方之國難，必危及他一方之地位，切望結成以兩國相互之利益爲基礎的友好關係，締結修好條約如左。

條約的全文，現在不必全譯，請把他關係重要的各條略譯於此：

第一條 締盟國之一方，否認對於他一方所有的無理強迫國際條約。關係於土耳其的國際條約，爲安哥那政府所不承認者，勞農俄國亦不承認。

第四條 兩締盟國，因顧及東洋諸民族之解放運動與俄國勞農階級之建設新社會組織運動宜相互連結，嚴切的承認東洋諸民族之自由獨立，及依各自之希望的政體選擇權。

第五條 爲保障海峽開放及各國商船之航行自由，對於組織沿海諸國之特別全權會議使當制定黑海及海峽國際法規之任務，兩國政府皆爲同意。但此會議之議決，決不可侵犯土耳其之主權或

危及君士坦丁堡首都之安全。

第六條 兩國政府，認一切舊條約皆違反兩國相互之利益，從此全部廢棄。土耳其對於前俄帝政府所負之債務，蘇維埃政府認爲全部無效。

第七條 蘇維埃政府，認領事裁判權，與自由民族之發展及其國之主權完全行使爲不相容，從此廢棄。

.....

觀此，我們就知道這條約的名稱，雖爲『修好條約』，他的內容，確實帶了『同盟條約』的性質。其中，尊重『民族自決權』，以『東洋民族之解放』與『俄國之勞農革命』相連結，就是土耳其容納蘇俄政府的東

洋民族政策；俄國對於土耳其的報償，就是把以前的債權，領事裁判權，及其他種種特權一概拋棄，給土耳其精神上物質上莫大的援助。

還有同約的附帶條約，關於高加索之國境改變，俄國也給了土耳其一點利益，就是同年九月二十六日，俄國將帝政時代所侵略的領土，返還於土耳其。俄國又經過黑海，對於安哥那政府，供給武器彈藥，食糧及其他種種物資，又以克馬兒、拍舍之同意，由俄國派遣鮑羅廷等，爲土政府之顧問，使之參與帷幄。

俄國還有一件援助土耳其的事，就是蘇聯以內回教民族的動作，對與土耳其精神上的援助。因爲在黑海岸的克里米亞地方，特爲回教民族，建設了一個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對於隔岸的土耳其回教人民，給了莫

大的鼓勵激刺。

【克馬兒拍舍最後將希臘軍從士米那趕去，是在一九二二年的戰爭。這一回，安哥那政府又得了法國的援助。但是給希臘軍以致命的打擊，把土耳其從垂死的情況中救出來，使色佛爾條約成爲廢紙，英國的野心大受挫折的，還是在一九二一年，得了俄國援助的戰爭。所以法國的援助，不能比俄國，因爲法國的援助，不過是撤退法軍的『法土協商』並且在『俄土同盟條約』締結以後一年半。然則土耳其的存亡關鍵，可以說是全在蘇俄的援助了。】

六

蘇俄對於土耳其獨立的援助，可以說是一部分成功。但是蘇俄政府，就趁着成功之勢，進行土耳其赤化政策麼？這是可能的麼？當時英國的新聞紙上，常常叫喊着近東的『赤禍』說：『就土耳其而論，尤其是就英帝國在土耳其的勢力而論，列寧的『鐮刀與槌』比較俄帝的『雙頭鷲』還是可怕』但是就現在土耳其『赤化』的成績上推勘起來，蘇俄對土耳其的政策，不能說是真正以社會革命或經濟革命爲最近目標。不待說，蘇俄政府對於土耳其的共產黨，與以同情，與以相當的援助，在背後指導操縱；共產黨在君士坦丁堡，和安哥那，也常常宣傳過激思想，鬧些小亂子出來。但是土耳其是一個純粹的農業國，尤其在失了巴爾幹半島的領地，局限於小亞細亞的今日，稍微帶新式工業意味的工業，一點都沒有，所謂無

產階級，自然不能構成一種階級意識，即可以說並無這種階級的存在。散在君士坦丁堡和安哥那都市上五六百人的共產黨員，也並不想共產革命的事實，立即實現。所以列寧與克馬兒拍舍的攜手，最初的目標是以援助土耳其民族獨立運動，借此把英帝國主義的鋒銜挫折一下，並不是就要逼着克馬兒拍舍，走到經濟革命的陷阱裏去。

七

但是蘇俄政府及於安哥那政府內治的影響，使他帶幾分左傾的色彩，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在安哥那所開的土耳其國民會議，可分爲兩派：一是列或特拍舍所率領的保守派，是代表大資產階級的；一是克馬兒拍舍所統率的民主派，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開會之初，列或特所率領的保

守派，占優勢，雖以克馬兒拍舍之勢力，民主派常受保守派的牽制。正在克馬兒拍舍戰勝希軍的時候，安哥那內部的政治形勢，民主派忽陷於不利，使克馬兒拍舍急激的從士米那跑回來救濟。克馬兒拍舍又有一次受了列或特拍舍派的強迫要挾，把那些共產黨員悉行逮捕，後經蘇俄大使的懇求才釋放了一大部分。保守派勢力之大，可以想見。但是最近二三年來，民主派得到勝利了，回教僧侶的權力大受限制，蘇丹（國王之稱）被放逐於國外，已成立今日的共和政體。這種由右而左的傾向，確是受了蘇俄在背後扶助的影響。要之蘇俄對於土耳其的所謂「赤化」政策，第一助成土耳其之獨立，第二促成土耳其政治的民主化；至若促成土耳其的共產化，現在尙看不出他的痕跡來。若蘇俄果要促成土耳其的共產化，煽動

共產黨鬧大亂子，克馬兒拍舍的事業，必至半途挫折，其結果必使土耳其重受英希軍的蹂躪；英國在近東的勢力恢復了，侵入黑海，非徒於土不力，就是南部俄羅斯也要受他的威嚇。所以蘇俄對土的「赤化」政策，不能不有相當的限度。

八

自從俄土修好條約締結以後，數年間，也時常發生一些紛爭問題，多少起了一點波瀾。因爲一方面，有保守派勢力的存在，安哥那政府受了一點牽制，對於共產黨積極的活動，常常與以打擊；一方面以共產黨爲同志，對於他們不能不與以相當的援助。所以兩方面的政策上不能不時常發生衝突。（後來鮑羅廷畢竟離開土境）但是在「反抗英帝國主義」的

旗下，俄土兩國政府的利害，常是一致的。所以兩國的國交上縱令發生如何的波瀾，一旦有了『英帝國主義威嚇』的影子臨於當前，莫斯科與安哥那總是站在一條戰線上，彼此互相扶助。去年，英國的外相張伯倫，招集列強的全權，在羅加諾地方，以對俄羅斯南下的『赤化』防止爲目的，締結了一種『羅加諾條約』，同時，美國又藉『國際聯盟』在有利的條件之下，解決了姆斯盧問題。俄土兩國對於此事，以國際的立足點相同，認有同一之利害，亦於去年（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締結一種俄土保障條約——該條約由本文三條，覺書三通而成，其大意如下：

俄羅斯與土耳其之兩方，無論何方與第三國發生戰端或受第三國之侵略時，必嚴守中立；兩國相互不爲侵略運動；兩國決不與第

三國締結以兩方之任何方爲目標的政治同盟或協約。

九

俄土保障條約締結以後，兩國的親密，仍如一九二一年時。但在一九二二年時，俄國對於土國的援助，大都限於政治及軍事方面。近來兩國的關係，經濟及文化方面，也有互相接近之勢了。兩國間，常常有貿易委員的來往，謀彼此商業關係的發展。至關於文化事業，土耳其教育總長拉斐士、阿夫白數月前，親由土耳其赴俄，考察蘇俄教育情形；最近由列寧格勒的教育家招待，在宴會席上，演說如下：——

俄土兩國的舊政府，對於人民，都是採一種「可使倚之，不可使知之」的政策，阻礙教育之發展，使人民陷於愚昧無知的狀態。現在

蘇俄比我們土耳其先一步，把這種愚民政策破毀了，使民衆文化的向上，有一日千里之勢。我常常想着：我們土耳其，有許多事，應該步武蘇俄，所以我親來貴國過細考察，以遂我們的素願。我已經訪問了蘇俄許多教育機關，使我最感嘆佩服的，就是對於勞農子弟教育之施設……我在貴國考究所得的結果，有許多事，很可適用於土耳其教育的發展，歸國後，必盡力仿效云……。

七 英俄對於波斯之角逐

從前世紀到現世紀內，以回教僧侶的跋扈，外以英俄兩國侵略的壓迫，波斯的國運，已達到衰頹的極點了。波斯的回教僧侶，至今仍保有絕大的勢力。國民的多數，爲回教狂熱的迷信所囚，沒有向文化發展的進取心。例如波斯的婦人們，至今還是用黑紗把顏面蒙蓋，不許男子看見的。

但是使波斯國家獨立，陷於危殆的最大原因，還是英俄兩國的侵略壓迫。一九〇七年英俄協約，把波斯分作南北兩部分，爲英俄兩國的勢力圈，波斯獨立的基礎，已經傾覆了。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俄國政府，向波斯下

了一道最後通牒，強迫波斯政府辭退所聘的美國財政顧問。又於一九一二年二月，英俄兩國協同威逼波斯政府，實行一九〇七年英俄協約所定的事項，限制波斯軍隊的兵額。到一九一六年八月，又奪取波斯財政及軍事監督權。

當歐洲大戰的時候，波斯宣言中立，始終固守。但是兩方面的戰事當局，不管他中立不中立，德土的軍隊和英俄的軍隊，雙方都隨意侵入波境，總要把波斯捲入大戰的漩渦中去。但是到一九一七年，德國的形勢漸漸不利，俄國也起了三月革命，兩國的勢力都從近東掃去，從此英國就得到并吞近東的好機會了。於一九一九年八月九日，用高壓手段對付波斯，締結一種『英波條約』。這種條約，是英國對於弱小民族國所用的慣技。條

約的表面上，承認波斯的領土主權不可侵犯，實際上假保證借款的口實，把波斯軍事、財政、交通各機關的實權，一切移入英國的掌握中。依據這種條約，波斯的獨立權，可說是根本消滅了。

但是這種條約，於英國雖然很有利，於波斯未免太屈辱了；波斯政府因此藉口怕國民反抗，延緩批准。這時候蘇俄國內的反革命運動已經鎮壓下去，漸漸地有對付外部的餘力了。莫斯科政府就探定一種援助波斯對抗英國侵略的政策。第一步，和援助土耳其同樣，向波斯聲明，把一切舊條約撤廢，舊借款取消，把北部波斯的駐軍撤退，帝政府時代所獲得的租借權一概拋棄。

此一舉，不但使波斯國民對俄的感情爲之一新，傾於親俄，並且同時

使波斯國民對外的反感，集中於英吉利一國。俄國便可乘此反英傾向，施行其東方政策了。

二

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波斯，一方面有英國的壓迫干涉，一方面有俄國的赤化宣傳，陷於一種極混亂的狀態中。

一九一九年的春天，在裏海沿岸的北部波斯，米兒薩，克的克汗，樹起了一面反英並反國王的旗子，宣言建設獨立共和政府；到一九二〇年，以列西特市爲中心，在裏海沿岸畿蘭一帶地方頗有勢力。蘇俄政府最初很想利用克的克汗，與以援助；後來知道克的克汗是一個由回教僧侶出身，頑固迷信到極點的野武士，談到思想問題，甚麼都不懂的，並且與各方地

主有接近的傾向，與那些和蘇俄政府提攜的共產黨員是不相容的，所以蘇俄政府把援助克的克汗的念頭打斷了，另與其部下左傾色彩最濃厚的額斯加盧拉汗提攜，新起一個反英反國王革命運動。但是結果，克的克汗，額斯加盧拉汗二者同歸於失敗，克的克汗被殺，額斯加盧拉汗逃往俄國，在畿蘭所建立的共和國，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被波斯政府所削平。

但在這時候，大流寺，波拉撒，馬撒得蘭，克馬色甫等地，叛亂蜂起，舉國皆陷於混亂狀態之中。一九二一年二月，首都得蘭也來了一個「苦特打」。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日，駐屯加士溫地方的波斯哥薩克兵突然南下，直趨首都得蘭，占領各官署，包圍王宮，把政府各閣員及其他要官貴族二百餘名，一並逮捕，勒令捐出巨額軍隊維持費。於二十五日，迫令國王任

命色得、齊亞、額丁爲國務總理。

這一次政變，有不可思議的一點：最初不是由俄國煽動，卻是由英國暗中捉弄。色得、齊亞、額丁就是一個親英派的新聞主筆。英國因爲保守派的波斯政府，對於一九一九年的英波條約，延緩不肯批准，心懷憤恨，而俄國又在那裏煽動反英運動，就想把革命運動的指導權從俄人手裏奪取，將保守派政府推倒，樹立新政府，使他批准實行一九一九年的條約。但是由新政府成立的宣言看起來，卻大大的相反，例如：以土地給與農民；承認勞動者對於製造品的權利；完全以社會革命的原則爲標榜；又如對外政策，主張收回領事裁判權，廢止英波條約，與蘇俄提攜；完全是布爾塞維克的政策。這不是徹頭徹尾的赤化革命麼？所以這一次的事變，很不可思議。

他的內幕，就是：起初是英國人想從俄國人手裏奪取革命指導權，到了半途，卻被俄國人所利用，又把他奪回去了。這是從政變的結果看出來的。

但是色得齊亞、額丁的新政府，受了貴族及地主階級的猛攻，不能維持，不久就逃跑了。由『得蘭政變』而產生的政府，三天工夫就完了事。

『得蘭政變』完了後，接着又有波拉撒的叛亂，就是由色得齊亞派的憲兵士官馬米特、達義汗所發動的。這次叛亂鎮服後，不到半年，又有那夫志汗所率的軍隊，占領大流寺，宣告獨立，到下半年二月，政府軍方把大流寺奪回。以外各地方還有許多小小地叛亂，大都是有英俄兩國在背後捉弄而成的。

原來波斯政界，久已墮落到極點了。政治家無一定的主張，昨日的親英派，今天可變爲親俄派；今天的民主主義派，明天又可變爲反動派。那些軍閥首領，以及各地方獨立的武力團體，各以俄國或英國爲後盾，肆行跋扈，意見紛馳，彼此不肯相下。那種亂如棼絲的樣子，差不多就是今日中國的縮影；不過二者之間有一個小差別，就是：波斯是英俄兩國的角度舞臺，在中國，則除了英俄兩國是對手之外，還有許多的列強參與其中。

某有力的布爾塞維克黨員嘗說：「蘇俄對中國的政策，有許多地方，是以在波斯所得到的經驗爲基礎的。」這或者是事實也不可不知。看他對於中國學生和左傾政客，那種巧妙操縱的方法，對於西北軍及廣東政府，那種用意周到的援助，確實非由波斯經過許多艱苦歷練，受了幾多教訓，

不能如是的。

四

蘇俄在波斯的活動，不待說是利用波斯人的左傾團體。近年，波斯也有所謂社會黨的組織，但是在黨中執牛耳的，大都是得蘭大流寺等地的野心政客。他們不過利用社會黨做他們政治鬥爭的貓腳爪，思想的根柢上，並無所着。所謂社會黨，也沒有甚麼政策綱領；黨員的出身，各種階級都有，所以黨的結合力很薄弱，一旦遇着困難，便無形的瓦解了。（這又是中國的小影）

但是，社會黨中的極左黨，即波斯共產黨，組織比較完善，結合力比較堅固，至今還是繼續存在。

波斯共產黨的創立，在一九一七年俄國三月革命後。當時在高加索巴庫石油坑工作的波斯移民勞動者，組織了一個政黨，名阿打列得，即現在波斯共產黨的前身。他們的黨綱，大體是由俄國布爾塞維克黨鈔來的。

波斯本國，因為在半建封的舊制度下面，與回教迷信，國內產業，極不發達，其結果，無數的勞動者，移居俄領高加索與土耳其斯坦等地，年年增加，一九一八年，已有三十萬人之多。阿打列得黨，首先是從這些移民中招集而來的，他的黨員，一時就到了六千名。其後以俄領高加索為根據地，徐向波斯本國各地宣傳，發布黨綱，內外呼應，黨勢漸漸地擴張。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就在波斯北岸的恩色里港，開波斯共產黨大會，選舉幹部黨員，在波斯本國積極進行。但是黨員多無革命經驗，幹部人才太少，事

業的進行很緩慢。一九二一年的克的克汗利用政策，歸於失敗，同年的得蘭政變也受了英國的捉弄。從此黨內漸漸地生出左右兩派的內訌，不能統一，一時竟有瓦解的危機。一九二二年春，莫斯科第三國際對於左右兩派，嚴加戒飭，強制兩派妥協，然後恢復該黨的統一。後來阿打列得黨的勢力，大大地伸張，以俄羅斯的後援，在波斯中央政界及地方軍隊的各方面，隱然成了一大勢力。英國的外務大臣克崇，對於近東和中東的形勢，異常悲觀，一九二三年五月，至向蘇俄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要求俄國把駐在得蘭的蘇俄大使及駐在加弗兒的大使撤還，蘇俄這時候在那一方面的活動，就可想而知了。

到一九二三年的末了，波斯也出現了一個軍人，名叫利查汗，恰和土耳其的克馬兒，拍舍有點相似，編成很有力的國民軍，用武力統一國內，掌握政治實權。利查汗的對外政策，首先以驅逐英國勢力爲目的，對於俄國極端的赤化運動，也加以限制。俄國也知道在產業極不發達的波斯，強行社會經濟革命爲時尚早，目前的急務，是在打倒英國的勢力，祇要利查汗政府，是採取反抗英國的政策，也不阻害他，並且與以相當的援助。

一九二四年，英國的勢力，漸漸回復，利查汗暫就隱退，不久又擡頭起來，重新出任國務總理兼陸軍大臣；去年我到得蘭的時候，波斯全在利查汗專制獨裁的掌握中，國王不過徒擁空名了。但是利查汗與土耳其的克馬兒，拍舍有不同之處，就是他從兵卒出身，連文字都寫不成的一種怪傑，

思想上沒有甚麼素養。最初好像是一個共和黨徒，到了中途，忽變爲帝制主義者。去年年底，竟用『苦特打』的手段，把波斯的王室推倒，自己做起皇帝來了。

用帝制代替帝制的革命，在蘇俄當然是不快的，但蘇俄政府對於篡取王位的利查汗，並無何等敵意，並且表示祝賀他成功的意思。由這一點看來，可以知道蘇俄對於波斯的政策，第一着希望他建設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能擊對抗英國的侵略，完成民族的獨立。祇要是站在『民族解放』與『反抗英帝國』的旗下，不管你是軍閥也好，皇帝也好，都不惜暫時和他攜手。

但是蘇俄政府對於波斯的『赤化』政策，就完全拋棄了麼？這還不

能說。不過他轉換了方向，不積極向波斯境內活動，卻向在蘇聯領域內的蘇聯移民勞動者間，盡力擴張其黨勢。這就是前面所說的『實物宣傳』法，把蘇聯以內的波斯移民做模本，去引誘波斯境內的人民。

六

去年，我以遊俄的機會，五月十四日從莫斯科出發，經過南俄各聯邦，從裏海登岸，遊歷波斯，曾於八月十四日，把當時關於旅行波斯的情景，向大阪每日新聞，用通信發表。現在請把那通信的大要，摘記於後：

五月十八日，由巴庫乘船，航行裏海，十九日早，即達波斯北岸：
：船達恩色里後，即與同船的波斯外交官發兒查列，轉乘自動車，向波斯首都得蘭出發。沿途兩側，隨處皆有稻田，望見稻田間，時有腰纏

紅布的田舍女，爲耕種的工作，又望見許多茅屋的農村，我不禁發生異感，便向同車的發兒查列說，「我們在中部亞細亞，發見許多日本農村，竟是我夢到不到的咧！」他笑嘻嘻的回答我說，「去年有一位日本使節，在產米的波斯國，用貨車裝着米旅行……的笑話。」三日後我們的自動車，經過伊蘭山背，轉入伊蘭山脈的南方，四面風景，變爲廣漠陰鬱的草原了。這又彷彿由日本農村轉入蒙古草原了。

這次旅行，使我感覺不愉快的有兩件事：一是凡所經過的車站，軍警戒備，異常嚴密，迫令旅客拿出通行的護照來；二是沿途皆受乞丐的包圍……

我到了得蘭之後，使我最感不快的印象，就是婦女們「蒙面」

的風習。凡婦人外出，面上皆蒙着一幅黑紗網，要想在波斯看見婦人的真面目，是不可能的事。波斯婦人，數世紀以來，爲宗教所犧牲了；十二三歲就結婚，結婚以後除了自己的丈夫以外，不許與一個男子見面；就是自己的父親，兄弟，兒子，都不許同坐馬車。以婦人受教育爲罪惡。允許女子入學校，不過是前兩三年的事。波斯是回教勢力完全維持最後的一個國。其他的回教國如阿富汗斯坦在兩三年前，已經把婦人蒙面的黑紗網打倒了。惟有波斯，至今還是陷在這種陰鬱的錮習之中……

一天，我訪波斯國會議長，說「波斯女人爲甚麼不許參與公眾生活？這實是國家的非常損失。貴國當局爲甚麼不把舊習慣改良？」

他答說，「國會多數議員，也知道婦女解放是今日急務，但是即刻實行，都是不可能的。假使國會今日提出一件法案說要禁止婦女蒙面，明日我們必定就要被高僧所鼓煽的羣衆所慘殺。」以國會議長，畏懼宗教迷信的狂暴如斯，其他可知。去年夏，美國領事，因爲把回回教堂前的「神聖噴水」攝了一張影片，竟受了暴民的毒打。

波斯久爲英俄兩國的角度場，但自從俄國革命以後，形勢大變，與俄國日益親密，英國勢力，已到了下坡的勢子，一九一九年的英波條約，竟沒有批准。英國時常嗾使反動派或利用革命派，興風作浪，想達到實行該條約的目的，但是把波斯國民對英的感情，越弄越糟，益促成他們趨於親俄的一途。

波斯政府想抑制英國的勢力，不但親俄，並且親美。從美國聘請財政顧問十幾名。但是成績何如呢？我問了一位波斯官吏，他答說：「美國顧問已經來了三年，但是波斯的財政，還是沒有改善。我們的官俸，已經欠了三個月，沒有發給下來……」

波斯的經濟狀態很貧困，但是天然的富源却是很豐富，不過多由英人所開拓。例如那豐富的石油坑，就是委之於「英波會社」之手，而得蘭所需用的石油，還是由俄國輸入的……

在波斯的市面上，也可以看見許多日本商品。例如繪有富士山的屏風，陶器，玻璃品，火柴之類。依調查統計所載，去年由日本輸入達百萬元，輸出於日本的少少超過百萬元。但是在波斯境內，卻沒有一

個日本商人。他與日本的貿易，完全是由波斯人或第三國的商人經手。

波斯的農產物和礦物資源都很豐富，但是工業極不發達。所以波斯是一個消售製造品很有希望的市場。日本對於中亞細亞的市場頗輕視，這實在是太大的誤謬。在通商的地位上，日本很容易在此處發見一個小中國……

一天，我往得蘭的「罷查」（商品陳列所，或勸工場）去參觀，不禁很驚訝；因為在我所旅行過的國，從來不曾見過這麼大的「罷查」。我一進去之後，千門萬戶，曲折灣轉，好比入了迷殿，尋不着出路，經過許久的長時間，方才找着出口。貨品種類的繁多，真不遑枚舉。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可算是那種華麗的毛氈……在『罷查』的一隅，我看見一個『銀器堆積的小山』如西餐用的小刀，叉子，湯匙，茶匙，香煙盒之類。過細一查，這些銀器都是由俄國製造的。一位波人告訴我說：『這些銀器，是蘇俄大使羅得西登由俄國帶來寄售，敬宣傳費的。』

八 阿富汗斯坦的對英奮鬥

一

阿富汗斯坦也和波斯一樣，久爲英俄兩國的角逐舞臺。不過俄國對阿的政策，比較對波消極一點。從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俄國的土耳其斯坦總督，與駐阿公使，常常爲滿足自己個人的功名野心起見，煽動阿富汗的親俄派爲急激的反英運動。但在俄國中央政府，關於阿富汗的問題，總是對英讓步。例如阿富汗起了反英運動，到了要與英國印度軍動起干戈來的時候，俄政府就袖手旁觀了。一八六九年，俄政府的宣言嘗承認阿富汗斯坦爲英國的勢力範圍。

英國的對阿政策，則向來是積極的。因為阿富汗與印度接壤，可以說是印度的西北門戶。為印度的防備安全計，斷不許他落到俄人手裏去。所以英國的印度當局者，久有并吞阿富汗的宿志。但是除了俄國的妨礙以外，還有一個阿富汗國民反抗的勢力，這種并吞阿富汗的計畫，是不容易實現的。

二

英國由印度出兵侵略阿富汗，曾經三次試行：第一次在一八四二年；第二次在一八七九年；第三次在一九一八年。三次的戰爭，都是兩方面一勝一敗，最後英國得到勝利，但是他的犧牲也異常地大。尤其是一八七九年的戰爭，盧表得元帥所統率的兩萬英印部隊全行覆滅，戰費達二千萬

鎊。

原來阿富汗斯坦不但地勢多山，天然險要，並且他的國民也是很慍悍勇猛，男子差不多個個是武裝，從幼時便習於山地戰鬥的。加以歷來受了英國人的壓迫，一般國民中差不多有一種反對英國的遺傳敵愾心理。所以經過三度大戰爭，英國終不能把他并合到印度去。

一九〇七年，英俄關於中東問題的協商，把波斯分爲南北兩斷，劃定兩國的勢力範圍；關於阿富汗斯坦的條項，俄國政府依照從前的宣言約定，「此後俄國對阿富汗的國際交涉，一切由英爲介，並且俄國不派遣駐阿外交官。」這就是把阿富汗斯坦當作英國的屬國了。從此到一九一八年止，阿富汗完全在附屬於英國的狀態中，國王哈比蒲拉俯首於印度。

總督之前，聽他頓指氣使。但是從歐戰以來，英國在殖民地的勢力都起了變化，印度的革命運動時常勃發，這實在是阿富汗斯坦反抗英國的絕好機會。無奈哈比蒲拉王總不敢擡頭，加弗兒（阿富汗首都）政府，依然以媚英爲務，甘作印度總督的傀儡。

三

俄國大革命後，蘇維埃政府的赤化宣傳，漸由土耳其斯坦浸入阿富汗。一九一九年的春天，北部阿富汗的親俄派，得了蘇俄政府的援助，圖謀革命，就在加弗兒首都，用『苦特打』的手段，把哈比蒲拉王殺了，用他的兒子阿馬奴拉汗繼承王位。新王即位時，就打了一個祝電給列寧，提議恢復俄阿國交。這恐怕是列寧第一回接到外國國王的祝電。

阿富汗的革命，以帝制代帝制，不待說是列寧所不滿足的。但在阿富汗現時的狀態之下，要想行徹底的社會革命是不可能的。列寧對於阿富汗所首先希望的，也祇要把他從英國的勢力範圍中解放出來，作傾覆英國在印度勢力的策源地。所以在「解放弱小民族」的目標前，列寧就不惜與阿富汗新國王攜手。接到新國王阿馬奴拉的祝電時，蘇俄政府就回電承認阿富汗的獨立。阿富汗速即派遣美密得、瓦利汗爲全權特使往莫斯科去。阿富汗的特使，一入俄境，從喀西加驛至莫斯科，沿途皆受熱烈的歡迎；列寧特於克列莫林宮城，設宴招待，表示極懇切的交歡情感。

美密得、瓦利汗，在莫斯科與俄政府開始締結俄阿條約的預備交涉，於一九二〇年春歸國。其後蘇俄政府又派遣那士哥留可夫爲全權大使，

往阿都加弗兒締結俄阿條約於一九二一年二月廿一日由蘇俄政府批准，同年八月十四日由阿富汗國王批准。

四

俄阿兩國的國交從此漸就親密。但是一九二一年在土耳其斯坦的布哈那拉發生恩越兒拍舍所起的反赤運動。俄阿兩國的關係一時又陷於中斷的狀態。

原來恩越兒拍舍在回教民族間，是很有聲名的，大家都崇拜他。所以他一日起兵，中央亞細亞及中東一帶地方的回教民族，都莫不狂喜，希望他成功。當時並且有一種傳說，稱恩越兒拍舍將由土耳其斯坦進窺印度，指揮印度的獨立軍。因此他在阿富汗的聲望越發崇高。阿富汗政府的內

部，也有主張援助恩越兒拍舍，與他攜手的。所以俄阿兩國親密的關係，又漸漸惡化了。英國就乘此機會，想在加弗兒恢復他的勢力。

但至一九二二年，蘇俄政府將赤色軍集中於土耳其斯坦，圍攻布哈拉。恩越兒拍舍終以衆寡不敵之故，於是年八月十八日之激戰，一敗塗地。恩越兒拍舍亦死於戰場。阿富汗的輿論，又反於親俄的傾向。因為恩越兒拍舍雖然是回教民所崇拜的，那種消滅他的赤色武力，更足以使他們驚服。

由此加弗兒的政局，又是親俄派的天下了。前任赴俄特使美密得瓦利汗就作了外務大臣。

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俄國在阿富汗的勢力，逐日增大；英國從十九世紀到廿世紀經過三大戰爭，所培植的勢力，幾乎根本消滅。俄國的勢力，並且有由阿富汗浸入印度的傾向，英國因此感覺異常的威嚇，印度當局對於阿富汗政界的要求，或用賄賂，或用威逼，千方百計，想把俄國的勢力驅逐出去，但是終歸無效。因為阿富汗的當局者，已有了一種堅確的信念，就是英國的「帝國主義」在東方諸國，比俄國的「第三國際」更爲危險。

一九二三年，英國政府對於這種險惡的狀態，不能坐視，就於是年五月，向莫斯科政府提出一道最後通牒，要求將駐阿的俄國大使那士哥留可夫召還；於同年十二月，向阿富汗政府，也發了一道最後通牒，大試威嚇。

但是這種威嚇，終沒有甚麼大效果。結局除了承認現在蘇俄的在阿勢力別無他途。

一九二四年以來，阿富汗政府大體是向利用俄國牽制英國以確保阿富汗獨立的方針進行。

阿富汗原來是一個半封建制度的王國；國民是一種慄悍好戰的民族；但是他的經濟還在一種半開狀態的下面；所以此刻要行經濟革命，決無成功的可能。蘇俄政府對阿策，徹頭徹尾，向着一個目的進行——就是以阿富汗斯坦爲印度革命的策源地；以社會革命爲目標的赤化運動，並不會在阿境施行。所以俄阿國交，除了經恩越兒拍舍一次的波瀾以外，僅僅關於國境問題，起了二三次小紛爭，總是很圓滿的，向着「傾覆英國勢

力——一個共同目標進行。本年八月，俄阿兩國間，又結了一種與俄土間相同的『保障條約』。這不待說，是對於英國中東外交上的一大打擊。

蘇俄對於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斯坦三國的政策，雖因國情不同，多少有點差別，但其大體方針有相同的幾點，今試列舉如下：

一、其主要目的，在促成各民族的獨立，驅逐英國的東方勢力；

二、並不強迫他們即行共產革命；

三、有時起了『赤化』運動，也是向『民族獨立』與『反對英國』的根本目的進行；

四、假使這種赤化運動，有妨害於該國政府的反英政策時，即自行停止；

五、假使該國能確立鞏固的政府，採取反英政策，並且有斷然實行的力量，即更與他親交，扶助他實行；

六、這種政府，不一定要是帶左傾色彩的，共和也好，帝制也好，都不要管他。

所以對於土耳其馬兒、拍舍的國民政府、和對於波斯利查汗及阿富汗斯坦阿馬奴拉的兩個帝制政府，一樣的始終採取親善方針，以促成其民族的獨立，援助他們的反英政策。但是他對於三國的社會赤化運動，就斷念了麼？這還不會！不過是不積極的向他們本國

活動，但把蘇聯以內的回教民族，作『實物宣傳法』，助成他們的文
化經濟向上，以引動與他們同民族的鄰境人民。這都是對於三國相
同之處。

九 印度革命之失敗

一

一九二〇年春，我在莫斯科遇着一位印度革命黨人，他向我說：

『列寧現在想由波蘭衝出，把中歐赤化，以完成世界革命的計畫。萬一這一着失敗，他必定轉換他的槍頭由中央亞細亞、阿富汗斯、坦等地方，向印度進行，以謀亞細亞的革命……』

列寧對波蘭的計畫，在本書的第一篇說過，已經失敗了，他的第二步計畫，向印度革命的計畫，果然如何呢？

列寧相信：東洋諸國，惟有印度革命是最容易成功的。他的理由有幾

種：

第一，印度是東洋被壓制民族中唯一的工業國；現時的工場數有八千，勞動者達八百五十萬人。

第二，印度的社會狀態，都會的一部分，工業雖很發達，但是他地方的全體還是在一種失時的封建狀態之下，不滿不安的空氣，瀰漫全國。

第三，印度人民，達三億五千萬人以上，他的支配權，卻握在極少數的十五萬英國客民手裏。因此國民的反英熱日益激昂，民族解放運動的機勢，一天一天的成熟。

依據這幾種理由，列寧所以相信印度一旦落了一個革命的火星，那

三億五千萬人，必定很容易的把那十五萬英國人驅逐出去，築起一個東洋革命根據地來。因此他對於印度革命的計畫很盡了一點力。

二

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初，列寧就常常招集印度革命的志士到莫斯科，和他們連絡。一面爲侵入印度的第一步計，先從土耳其斯坦，努力進行赤化事業，更以阿富汗斯坦爲印度革命之前哨地。

後來經過幾年，俄國對於印度，慘澹經營，精神上物質上都費了許多犧牲，但是由成績上看起來，已往的慘澹犧牲，大半歸於水泡。列寧所信爲極容易成功的印度革命，困難百出，竟出於他意料之外，結果終歸於失敗。所以失敗的原因，約有幾種：

第一，英國人的印度統治策，用意周到，極其老練，或以回教徒抵制佛教徒，或以佛教徒抵制回教徒，使他們自相爭持，或操縱貴族階級使他們制服農民；所以僅僅十五萬的英國人，很可以支配三億五千萬的印度人，使他們沒有容易發生革命的餘地。在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英國對於蘇俄已經讓了步，至於印度，則有無論如何，不容蘇俄『染指』的決心。

第二，列寧所最希望的印度勞動階級，其人數雖多，但多是沒受教育，沒有階級意識，並且勞動者間的團體組織很幼稚，沒有政治的訓練，就是想要計畫一個同盟罷工，都不容易實現；或是實現了，也很容易被懷柔軟化了事。

第三，印度赤化革命的最大障礙，還是干地主義。從歐戰告終的時候到一九二〇年，干地曾起了一個反英大運動，差不多印度全國都捲入反英大變亂的漩渦中。一時英國對於印度的支配勢力，很發生動搖。但是干地是近於俄國杜耳斯泰一流抱『不抵抗主義』的人。他的反英運動，不過是用一種『杯葛』政策，相約不用英人機器製造的貨而已。若要用武力與英國人鬥爭，他就不主張了。所以到了勞工農民反英最激烈，要訴諸武力暴動的時候，這位抱『不抵抗主義』的運動指揮者，卻阻止他們的暴動。因此從歐戰告終到一九二〇年的印度反英大運動，都是中途挫折。干地的『不抵抗主義』與布爾塞維克派的極端鬥爭主義，實在是不相容的。並且干地專注

重於農民，對於工廠勞動者似很疎遠，這也是與布爾塞維克派的戰略上不相同的。

三

又當印度革命初發生的時候，英國的外務大臣爲克崇。他曾經作過印度總督，對於東方的情勢很清白。蘇俄在中東一帶的赤化運動，他很注意，到了赤化勢力侵入波斯阿富汗斯坦危及印度邊境的時候，他就毅然向蘇俄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要求蘇俄撤回駐波大使與駐阿大使，把赤化印度的策源地加以妨礙。這一舉對於波阿兩國的反英情感上，雖然沒有良好的結果，但對於阻止印度的赤化不能說是沒有影響。

還有一層出於蘇俄政府意料之外的，就是英國勞動黨馬克都納內

閣的舉動。當保守黨內閣傾倒，馬克都納出組勞動黨內閣的時候，蘇俄政府以爲英國對印度政策，必趨緩和鬆懈。不料馬克都納對於印度依然蹈襲保守黨的高壓政策，將印度的共產黨員，大行逮捕，就是對於第三國際的印度共產黨代表羅意氏，都下了一道逮捕令。馬克都納對於共產黨的壓迫，可以說比保守黨自由黨都要利害些。

因此蘇俄對於印度革命的運動，發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障礙，歸於失敗了。但是他們對於印度的計畫，絕對的不曾拋棄。『印度是向英本國革命的途徑，』這句話是列寧的遺訓，他們斷不能忘了的。他們仍舊相信被壓制的東洋民族中比較容易赤化的，終究要算是工業較發達的印度；對於英國的『背面攻擊』，也是以印度爲最有效的攻擊點。不過對手是

英國，頗不容易出手，現在他們知道『強襲進攻』很不容易，『實物宣傳法』是最相宜的，所以他們現在對於印度，一方面努力於職業組合運動，養成勞動團體組織的指導員，一方面於中央亞細亞的回教民族間，盡量的發展蘇維埃式的新邦組織，促成他們文化的向上，以引動印度人民。當烏茲白克突厥曼兩個新共和國政府建設成立的消息傳出時，英國政府感受異常的憂危，就是因為這是一種赤化的『實物宣傳品』，印度不能不受他的影響呢！

自俄國革命後，近東及中東諸國形勢，爲之一變。現在可以依據前列各篇所述，把他概括列舉起來：

一、前世紀以來，與俄羅斯成了歷史上的讐敵的土耳其，現已一變而爲俄國最親善的友邦。

二、英俄二國在波斯歷久相持的均勢，現已破了，俄國的潛勢力，已凌駕英國之上，把英國的陰謀抑壓下去了。

三、完全在英國勢力範圍內的阿富汗斯坦，也被俄國勢力所吸引，英國對阿的計畫，與在波斯一樣，大受俄國勢力之抑壓。

四、印度向以阿富汗爲防守的前哨地，現在俄國勢力南下，阿富汗卻成了赤化進攻印度的前哨地，印度邊境很受了赤化的威脅。

五、但是印度領域以內的赤化革命，以英國人的嚴重防制，

不會成功。

然則近東及中東諸邦，除了印度以外，無論何處，都是俄國的進步，英國的退步。

但是俄國，一方在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建設了反帝國主義的鞏固政府，一方在印度的革命運動已歸失敗，對於近東及中東的全局面，現在祇有採『持久戰』的一個政略，他們世界革命的中心力量，必定集注於極東方面來了。以後各篇，就請把蘇俄對於蒙古中國各方面的活動，繼續分述下去。

十 蒙古之赤化

一

一九二〇年夏，我從莫斯科歸國，便道由西伯利亞入蒙古，經過恰克圖，庫倫以達張家口，再出北京。

當時的蒙古在徐樹錚武力統治之下，可以說名實相符的爲中國領土。但是我那一個月的旅行印象，使我在當時，就下了一個預斷：「在不遠的將來，蒙古必爲蘇俄的赤化勢力所披靡。」我所以敢於下這個預斷，約有三種理由：

一、地勢上的理由：蒙古雖是中國的領土，但在地勢上，有容易受俄國

支配的傾向；因爲他的南部，有一帶大沙漠，把他和中國本部隔斷了，北方與西伯利亞接境，交通很方便，並且在西伯利亞境內，住有許多與蒙古人同種族的民族。

二、社會及政治狀態上理由：蒙古的社會及政治組織，極爲單純，就是以少數的王公和喇嘛僧，支配多數遊牧人民的專制統治體。這些王公和喇嘛僧，恰與羅斯法蘭西以帝王貴族地主僧侶等權力打成一體的一樣，絕對的握有專制之權。但是他們由迷信走入懶惰，不能伴着時勢進步，到了近時，還是專靠舊來傳統的地位和人民無智的屈從，維持他們的權力。除了這些王公和喇嘛僧以外，所有的人民，都是一樣的遊牧民。

自清朝以來，數百年間，採用一種愚民政策，蒙古人全爲這種愚民政

策所犧牲。他們與世界文化完全隔斷了，錮閉在無智的黑暗境界裏。但是在黑暗的境界中，新思想種子的投入，最容易發放光明。因為無智識，無批判能力的空頭腦，對於新思想，全無抵抗，新思想的浸透力，也就異常地大了。所以在未開的蒙昧人民中，急進思想的傳播，比較在先進文明國頭腦複雜的人民中還要容易。這是蒙古受赤化的第二種理由。

三、經濟狀態上理由：依馬克思的原則說起來，非新式工業極發達的國，社會革命不能成功。則如蒙古那種絕無新式工業可言的半開蠻國，當然無赤化可能的理由了。但是事實與理論的原則，不一定相合，有時候在那工業不發達的半開蠻國中，赤化可能的條件還要多呢！

蒙古的經濟狀態怎麼呢？我在蒙古旅行時，使我最感興趣的，就是占

蒙古人民最大多數的遊牧民沒有『土地所有權』的觀念，爲實行共產主義最大障礙的莫若『土地所有權』。蒙古土地異常廣漠，除了都會，沒有個人的所有權。這就是沒有赤化的最大障礙。蒙古人的個人所有權，以所謂『蒙古苞』的皮革幕舍，與牛馬羊羣等家畜爲主。要他們共產，祇要把他們各人所有的家畜等物平均分配就毀了，這不是一件難事。某布爾塞維克黨員說：『依一九二〇年的調查，外蒙古的人口共六十五萬人；家畜：馬百二十萬匹，駱駝三十萬匹，牛百二十萬頭，羊及山羊八百萬頭。每人約占馬二匹，駱駝半匹，牛二頭，羊及山羊十三頭。依此分配，就成了一個平等共產的社會了。』蒙古經濟赤化的容易，於此可以想見了。

當一九二〇年夏，我由蒙古草原的北部到南部，十晝夜間，在馬車與

自動車中，看見那廣漠無邊的地面上，趕着牛馬羊羣展轉往來的遊牧民，想及他們的土地自共有的。因此我就感想着：這個「舊蒙古」他日將爲布爾塞維克實現的最好地方！

二

我從蒙古旅行到北京後，不久，就有俄國的白黨溫格林率領謝米諾夫的殘部軍隊，侵入外蒙古，占領庫倫。蘇俄政府以討伐白軍爲名，就把赤色軍隊侵入外蒙，爲赤化蒙古的第一步。從那時到現在，不過五年，外蒙古以庫倫爲中心，在蘇俄政府的援助之下，標榜國民革命，一步一步地進於赤化了。約舉他們進行的步驟：

- 一、以留學俄國的蒙古左傾青年爲中心，組織蒙古國民革命

黨及革命青年團，以此兩團體爲革命的主要機關。

二、編成蒙古國民軍，與俄國的赤色軍協力撲滅溫格林軍，奪回庫倫。

三、召集蒙古國民會議，建設蒙古國民政府。

四、撤廢活佛，確立共和政府。

五、斷行社會及經濟各方面的革新。

以此步驟，就把外蒙古的全境，納入到蘇維埃式的新制度中間了。

俄國在蘇聯以外的赤化運動，外蒙古可算是他最成功的地方。赤化運動在歐美的文明國，到處失敗，在半開蠻國的蒙古，確能奏功，可見馬克思『社會革命，必須要在新式產業極發達的國』的一個原則，是不正確。

的了。（由此類推，馬克思的其他理論，也未必能應用於事實。）

三

由貝加爾湖沿岸到蒙古邊境一帶的俄領中部西伯利亞，住有蒲里雅得人及蒙古人約近五十萬。蘇俄政府政權及於西伯利亞的時候，即與該兩民族以廣泛的自治權，對於他們的青年施以新教育使任蘇維埃政治的實務。一九二三年，就以上烏丁斯克爲首府，建設一個『蒲里雅、蒙古自治共和邦』

這自然是出於尊重國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的根本政策。但同時對於鄰境中國領域內的蒙古民族，也含着『一種『實物宣傳』的意味，換言之，就是把俄領的『蒲里雅、蒙古』作中國領內蒙古赤化的策

源地。

一九二〇年，白黨溫格林軍侵入外蒙，占領庫倫時，有許多左傾派的蒙古人，逃入俄領西伯利亞。蘇俄政府就在上烏丁斯克、伊爾庫次克等地，招集那些蒙古的亡命客，很優待他們，一面使俄領內同種的蒙古人，及蒲里雅得人的青年，加入他們的伴內，徐徐地作蒙古革命運動的準備。不久就由他們的手中，組織起一個『蒙古國民革命黨』來。蒙古國民革命黨，後來不久，改名爲『蒙古國民黨』，就是一九二一年蒙古革命之中堅，至今握有蒙古政府的實權。

蒙古國民黨，最初是有蒙古貴族及資產階級的有力人員參加的。例如哈爾哈王、接尊汗實爲蒙古國民黨創立者之一人，又爲蒙古政府最初

之大臣。又如由喇嘛僧出身的合圖，一時曾爲蒙古國民政府之總理。但這不過是因爲在革命的初期，蒙古平民階級中，有政治財幹的人太少，不能不以連合資產階級中急進分子爲得策，即所謂列寧主義派的策略。待至革命勢力愈愈進展，平民階級的結合漸就完成，其間受了政治訓練的人，步步加多，就沒有借重資產階級的力量的必要了。到了這時候，就恰如俄國三月革命後，列寧打倒克林斯基、米留可夫的辦法一樣，蒙古國民黨就開始『黨內的掃除』，把革命初期，由舊支配階級出身的領袖一個一個的驅逐或屠殺，例如蒙古國民政府最初的總理合圖，內務總長的彭次克、圖爾第，司法總長的脫甫脫和，都於一九二二年秋，加以反革命陰謀之罪，一個一個的槍斃了。又如曾爲蒙古國民黨創立者之一人，一時任爲蒙古

國民軍總司令的段曾，以與中國商人陰相結託圖謀私利的嫌疑，交付裁判，處以死刑了。從此蒙古國民黨內由貴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盡被排出，赤化的色彩，日趨濃厚了。約計該黨黨員，在一九二一年初次舉行結黨式的時候，黨員僅二十三人，同年末在庫倫恰克圖，增加到百五十名，一九二二年增加到一千五百名，一九二三年，達二千五百六十名，一九二四年達四千名，去年（一九二五年）達六千二百人。以前述『黨內掃除』的結果，又減去三千二百人。黨員出身的階級別，依一九二四年的調查，平民出身的占八成八分，貴族出身的占一成四分，喇嘛出身的占一成八分，一九一五年的『黨內掃除』後，就全為平民出身者的勢力，成爲一個『赤色』的黨了。

近來我得到二三種俄國書籍（加林尼可夫著的「革命之蒙古」與東洋協會發行的新東洋）在這些書中，窺見了蒙古國民黨規的大概，很感興趣。蒙古國民黨的黨規差不多是全由俄國共產黨規鈔來的。例如：

第一，蒙古國民黨的黨員，須絕對服從黨規，嚴厲實行黨律。

第二，行極端的中央集權主義，黨之幹部，對於黨員有絕對的權限。

第三，各機關，各地方，到處張示黨綱，以圖黨員的約束。

第四，對於新入黨的黨員，須經過一定的候補試驗期間；並且試驗期間的長短，以出身的階級而異，平民是要四個月，貴族和喇嘛

僧則須要八個月以上。

這些辦法根本上都是和俄國共產黨的黨規一樣的。

蒙古國民黨最有力領袖中的一人名爲林第的，可以說是個徹底共產主義者。他於一九二四年，蒙古國民黨第三次大會中，以『蒙古革命之前途』的標題，發表了後面所記的意見——

蒙古國民黨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我們要飛過個人資本的發達期，從游牧狀態直接衝入共產主義的社會裏去。如此，我黨在蒙古的任務，首先要防止個人資本主義的興起，不能不常常地與他作戰。我黨現時經濟政策的根本，是要建設國家資本主義。因此我們要把貿易和工業，從個人手中奪取，納入『國家』及『生產消費

組合』的手中……。

這就完全是布爾塞維克派的主義政策。蒙古現時的政權，也握在以俄國布爾塞維克黨爲後盾的徹底共產主義者林第輩的掌中。

四

俄國共產黨的下面，有個青年共產黨，其下還有個幼年共產黨。這是以年少的候補黨員，受年長黨員的訓練指導，到了年長時，便可補充本黨黨員的一種新陳代謝綿綿相續的組織。但在低級文明的國內，老年人固不待說，就是壯年人也多半是無智識，思想與時代相違，沒有革新組織的能力的。於是列寧史軍林輩，對於東洋半開國的革命運動，全不注重於老年人，就是對於壯年人也無多希望，全倚靠青年做事。根據這種理由，他們

最初對於蒙古，就極注重青年的赤化。

發動蒙古革命的中堅國民黨，當他成立之初，本是以貴族和喇嘛僧執牛耳，由平民加入的黨員，因為沒有智識經驗，常常盲從附和他們。其結果，常為舊思想所拘，已經出發了的革命，到了中途，時有趨於反動的傾向。於是在國民黨組織以後不久，從前由蒙古逃往莫斯科的蒙古青年輩，陸續歸來，就以他們為幹部，組織了一個『蒙古青年革命團』。

這些青年，多半是蒙古下級吏員的子弟，從前常受上級官吏的壓迫虐待，積了滿肚皮不平之氣，於蘇俄革命後逃入俄羅斯的。所以他們最初就有左傾的趨勢，及至回到蒙古就在恰克圖庫倫等處，糾集少年，組成了一個最徹底的赤色青年團。蘇俄看他們是一種最好沒有了的良伴。

蒙古青年團的組織，與俄國青年共產黨極相同，但是他的使命卻比俄國青年共產黨還要重大。因為他不是聽蒙古國民黨的指導，但做國民黨補充機關的。他卻是站在國民黨後面，監視國民黨，激勵國民黨，防止國民黨為舊思想所拘，傾向反動，並有時候還要指導國民黨的。蒙古青年團現在有團員三千人，為蒙古社會運動最左翼。

一九二二年一月，在莫斯科所開的極東青年大會裏，蒙古青年革命團的領袖，對於蒙古政府的態度，有下面一種聲明：——

蒙古政府為脫離外國之羈絆求蒙古民族之獨立而戰，本團當舉全力與以援助。但同時我們須注重多數遊牧民的利益，對於國家的建設，務要徹底的民主主義化。

同年的七月，蒙古革命青年團在庫倫開第一回大會，通過一種宣言，說：『本團的目的，是要把蒙古國民從外國資本的壓迫下面救了出來，確定蒙古的獨立，然後由勞動民衆，建設一種使自己經濟及文化生活向上的政治制度……』同時又由該會發表一種聲明書，說：『蒙古革命青年團，不是共產黨。但是我們與那革命青年的世界統一機關的第三國際，是提攜活動的。』蒙古青年革命團，與國民黨的關係，亦由該團正式表示，說：『本團對於國民黨，當與以援助。但本團務爲勞動民衆的機關，故在組織上及政治關係上，務須確保本黨全然獨立的地位。』這就是說青年團不是附屬於國民黨，而事實上卻是指導國民黨的。後來，國民黨把貴族喇嘛出身的領袖逐出，把一切右傾分子掃除，都是青年團在背後指揮的結果。活佛

的撤廢，也是由青年團宣傳之力。

青年團員，最初是下級吏員的子弟占多數，由平民出身的青年漸次增加。據一九二四年的調查，黨員的九成由遊牧民出身，八分五釐由喇嘛出身，由貴族出身的僅占一分五釐。團員數，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僅三十人，一九二二年一月達三百人，一九二三年七月達二千五百人，一九二四年超過四千人，至去年則達七八千人，但因與國民黨同時舉行「黨內的掃除」的結果，又復減到三千人了。

最初沒有一個女子的黨員，到一九二四年，有三百名的青年牧女加入，現在更加多了。

爲蒙古革命中堅的國民黨及青年革命團，如前面所說，都純然是赤化政黨，因之以此種政黨爲基礎的蒙古國民革命政府，也不得不成爲一種赤化政府了。但是他們的赤化，是由漸而進，並不十分急激。例如國民革命政府成立後到撤廢活佛，經過三年工夫。最初以討伐溫格林的白俄軍爲名，在君主的活佛下面，組織一個共和政府，召集小國民議會，及至活佛死了，才宣告將他撤廢，最後召集大國民議會，始成立一種準蘇維埃制的政體。現在把他們進行的經過略爲詳記於後——

【甲】

蒙古臨時國民革命政府的最初成立日爲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三日。總理爲恰果魯的亞子蒲，內務及司法總長爲迭利克薩伊罕，陸軍總長兼

國民軍總司令爲士和巴圖魯，財政總長爲那梭魯。這些便是他主要的政府人員。政府成立的場所，相傳是在恰克圖，但事實上似在恰克圖的鄰境吐魯伊次可薩夫斯克。

〔乙〕

國民革命政府成立的第一着，就宣言討伐溫格林的白俄軍，並決議向蘇俄政府提議，對於討伐溫軍，協同作戰。

國民革命政府，又使蒙古各地的革命黨員，組織「巴魯第撒」隊；糾合各地的「巴魯第撒」隊編爲蒙古國民革命軍；先將恰克圖的中國駐屯軍隊擊退，奪取該地，改名爲阿魯頓。蒲魯伊克，定爲軍事及政治的根據地；由此與蘇俄赤色軍協力南下，於七月六日占領庫倫，同月二十日將溫

格林捕獲。庫倫占領後，蒙古革命政府，仍請蘇俄赤軍，暫駐蒙古，協同肅清散在各地的白俄殘軍，至一九二二年始將外蒙全境的白俄殘軍完全肅清。

【丙】

先是一九二二年三月，國民黨曾經議決一種建國綱領，對於蒙古國民革命政府指示一種應採的政策方針——

一、政府宜以剷除封建制度的根株爲目的，制定新法律，切實施行，不問階級差別，使全體國民一律有服從兵役及受法律裁判之義務。

二、宜制定『使全國民各階級負均等納稅義務』之制度。

三、廢除奴隸制度。

四、速開小國民議會；在大國民議會開會以前之期間內，以小國民議會爲臨時立法機關。

五、以立憲君主之資格保存活佛，立於其下之政府，務求民權之擴張。活佛無『不裁可』權。政府與國民議會制定法律，報告活佛，以國民之名義頒布。宣戰媾和及制定預算權，皆屬於政府及大小國民議會。

【丁】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國民革命政府，制定小國民議會選舉法，於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召集小國民議會。議員到會的人數雖僅二十七名，但

在蒙古，實爲歷史上的重大事情。——就是這最初的小國民議會，第一對國民革命政府前此的施政方針，與以認可；第二廢止所有的舊法律，制定新法律；第三，通過一議案，請蘇俄政府，爲蒙古與中國關係的調停人。

【戊】

一九二二年春，小國民議會閉了會，表面上，依然仍以活佛君臨蒙古。到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活佛死去了，國民革命政府，方依據國民黨的議決，發表左列的政令：

- 一、將活佛的印璽，移歸政府保存；
- 二、確立共和制度；但不設總統，總統職權以大國民議會及由該會所選出之政府執行之；

三、每年以六月六日，爲蒙古共和國建設紀念日；

四、廢止活佛年號，新定蒙古共和國建設之年號。

至此，蒙古始把共和政體確定。但是這種不設總統，把總統職權握在國民議會手裏的共和制度，全是由俄國的蘇維埃制度而來的。於是蒙古的赤化色彩，愈加表現了，王公喇嘛的政治勢力漸漸消失了。

【己】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蒙古大國民議會，在庫倫開會了。開會的第一舉，就把庫倫改名爲烏郎巴圖魯和塔（烏郎，即蒙古古語赤色之意，巴魯圖，爲有武功之士官，和塔，即都會之義）選舉國民黨左派的巨魁的亞段巴爲議長。

大國民議會通過關於「蒙古勞動國民權」的宣言如左——

一、蒙古爲獨立國民共和國，主權屬於勞動國民，以國民議會及由該議會選出之政府行使之。

二、蒙古共和國當前之國是，爲削滅封建制度之殘餘根株，於民主制度之上樹立新共和政府。

三、據此原則，政府宜依列左之施政方針實行：

⊖ 土地，森林，水澤，及其他之地壤，舉皆爲勞動國民之共產。

對於右方之個人所有權一律廢止。

⊖ 在一九二一年革命以前所締結之國際條約及借款，一律無效。

③ 外國人跋扈時代，對於外國人所生之個人債務，在國民經濟上爲不可忍受之負擔，故凡未償還之個人債務，一律無效。

④ 政府採取統一的經濟政策，外國貿易皆由國營。

⑤ 爲保護勞動國民權，防止內外反動勢力之發生，編制蒙古國民革命軍，對於勞動者授以軍事教育。

⑥ 爲確保勞動者良心的自由，宗教應由國家分離，使爲國民各人之私務。

⑦ 政府應舉言論機關委於勞動者之手，以確保勞動者表示意思之自由。

⑧ 政府應供給勞動者的集會場，以保證勞動者一切集會之

自由。

㊦ 爲保證勞動者組合之自由，須與以關於組合、組織必要之物質上及其他的援助。

㊧ 爲增進勞動者之智識，政府須普及勞動民衆之免費教育。

㊨ 不問民族、宗教，及男女之差別，政府應承認全國民之平等權。

㊩ 舊王公貴族之稱號，及其特殊權利一切廢除。

㊪ 鑒於全世勞動階級咸趨向於覆滅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蒙古共和國之對外政策，務尊重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及革命勞動階級之利益，以期與彼等之根本目的相合。在情勢上，對於其他

資本主義國，雖亦以保持友誼關係爲善，但對於侵害蒙古共和國之獨立者，須斷然抵抗之。

【庚】

前記的宣言，恰與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蘇維埃政府的宣言是一樣的調子。就取消個人對外債務一點而言，比蘇俄還要激烈。再看蒙古大國民議會所制定的憲法，根本上也是與蘇俄憲法一樣的，現在請把他的要點摘述於後：

一、大國民議會休會期間，國家之主權，以小國民議會行使之；小國民議會收會期間，以小國民議會之幹部及政府代之。（第四條）

二、國家最高機關，在國際關係上代表國家；處理政治，通商，及其他國際條約之締結，國境之變更，宣戰媾和，內外債之募集，對外貿易，國家經濟之企畫，租借權之讓與及取消，軍備及軍隊之指揮，金融及度量衡之制定，租稅及預算之確定，土地利用法之確定等事項。

（第五條）

三、共和國憲法之變更，由大國民議會行之。（第六條）

四、大國民議會，由農村，都市人民及軍隊選舉之；議員數，每年依選舉區之人口比例定之。

五、大國民議會之通常會議，由小國民議會召集，一年須有一回；臨時大國民議會，由小國民議會或大國民議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

之要求或選民三分之一以上之農村之要求召集之。(第九條)

六、小國民議會，監督最高政府機關實行大國民議會之議決及憲法。(第十二條)

七、小國民議會，由大國民議會選舉之。(第十條)對於大國民議會負責任。(第十一條)

八、小國民議會一年須召集二次以上。(第十三條)每期選出由五名而成之幹部及政府閣員。(第十五條)

九、政府擔任一般國務，以內閣議長及副議長，軍事及經濟會議議長，并內務，外交，陸軍，財政，司法，教育，經濟各部部長及會計檢查院長組織之。

十、凡由自己之勞動而生存十八歲以上之國民全部及國民革命軍之兵士皆有選舉及被選舉權。

十一、商人，以前之貴族，喇嘛僧，及不從事於勞動者，皆無選舉權。（第三十五條）

十二、蒙古共和國之國旗爲赤色旗而附以國徽。

前面所舉的，都是蒙古憲法的要點，若把他與俄國的蘇維埃制度比較，大國民議會，等於蘇維埃聯邦大會；小國民議會，等於蘇聯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蒙古國民黨站在政府及議會的背後握有政治實權，就與俄國共產黨站在蘇聯政府背後握有實權一樣的。至於採用赤色國旗，尤爲蒙古赤化最明顯的表徵。

六

我去年到俄國的時候，曾經訪問駐俄的蒙古大使段宗。以他的參事撒比倫爲通譯，他和我談了一些話。我問他：『蒙古新政府的政策如何？』他說：『蒙古共和國已經成立五年了，現在不宜仍稱爲新政府。』他接着又說：

『蒙古國民政府，是國民黨組織的。國民黨是個急進民主主義的黨，同時又是國權主義者，總之，是以謀全體國民的福利爲第一着。……我們最初因爲沒有政治上的經驗，革命政府建設的時候，經過許多困難艱苦。現在我們爲謀文化農業及工商業的發展，先以注重青年的教育爲第一着，在庫倫及其他各地，開設學校，又送了許多留

學生到莫斯科和西伯利亞各地方去。

蒙古的商業，向來是操在中國人、俄國人及一部分美國人的手裏。由蒙古產物輸出所得的利益，盡爲三國人所獨占。現在我們組織了「生產及消費組合」，已有支部九十餘所，又在張家口、海拉爾、莫斯科及西伯利亞各地設了一些經理事務所；周轉資本，第一年度二十萬盧布，第二年度百萬布度，今年度（一九二五年）豫定爲一千萬盧布。

對於蒙古政府，事實上形式上都與以承認的，現在但有蘇俄、蘇俄政府，由蒙古共和國建設的當初以來，關係就是最親善的。對於中國，軍事上政治上，都沒有甚麼特別的忤目，與中國的貿易，依然繼續。

由此看來，中國對於我們的政府，事實上也是承認了的。」

最後我向他表示「祝賀蒙古民族發展」的意思，他答說，「希望貴國人，由貴國的新聞紙上窺見蒙古的現狀，對於我們的立場，必能了解，對於新蒙古必與以同情。」云云。

七

對於蒙古的現狀，現在成爲一般人的疑問的，就是他的國際地位。——對於中國與俄國的關係。

蒙古於一九二一年革命，同時宣言獨立，蘇俄政府就承認了他。兩方政府，隨即交互派出全權代表，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在莫斯科，由雙方代表間締結了一種俄蒙修好條約。該條約的全文如左：

前俄羅斯帝政府與前蒙古自治政府所締結之一切舊條約，皆由前者對於後者以侵略政策強制而成，今兩國感情既變，入於新政治狀態，此等舊條約皆失其效力。茲由蒙古國民政府及俄羅斯蘇維埃政府，以兩國民間自由的共同發榮爲目的，特任命全權，開始交涉締結協約如左：

第一條 蘇維埃聯邦政府，認蒙古國民政府爲蒙古的唯一合法政府。

第二條 蒙古國民政府認蘇維埃聯邦政府爲俄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第三條 兩締約國負有左列之義務：

十 蒙古之赤化

一 兩締約國無論何方之領土內，不許有以『反抗他方或顛覆其政府爲目的之團體及個人』存在；同時不許『以與他方戰爭爲目的之軍隊』在自國民內動員或募集義勇兵。

二 不許輸入武器或從其領土內通過於『與締約國直接或間接爲戰鬥行爲之團體』

第四條 蘇維埃政府派遣全權代表駐蒙古首府，派遣領事駐科布多，烏里雅蘇臺，阿魯頓蒲魯伊克（即恰克圖）及其他之都市。

第五條 蒙古國民政府，派遣全權代表駐蘇俄政府之首府，派遣領事於與蘇俄政府協定之俄境各地方。

第六條 俄蒙間之國境，宜於兩國政府間特定之委員會定之。

第七條 各締約國國民，居留於締約國他方之領土內，享有最惠國國民之權利與義務。

第八條 各締約國之司法權，無論關於民事或刑事，在其領土內，適用於締約國他一方之國民；但基於文明與人道之原則，兩國皆不適用體刑。兩國在執行刑法上之審判及判決，若對於他之第三國與以特典時，此特典亦宜自動的適用於締約國他一方之國民。

第九條 由兩締約國之他一方輸入或輸出之貿易品，宜納

法定之關稅；但此等關稅率，不得超過『由其他最惠國國民所徵之關稅』。

第十條 蘇俄政府……對於存在蒙古境內之俄國所有的電信局及電信裝置，無償的讓與於蒙古國民政府。

第十一條 爲增進兩國間之文化及經濟關係計，俄蒙間郵便電信之交換，及經由蒙古電信問題之解決，皆爲重要。兩國對於本問題宜特行協定。

第十二條 蒙古國民政府，對於在蒙古境內，所有土地及建築物之俄國民，宜與以適用於最惠國國民同樣之土地所有權及賃借權；但俄國民對此宜負擔徵納法定租稅及賃貸費之義務。

第十三條 本協約以俄文及蒙古文作成二通，從簽名之日起發生效力。

西曆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

蒙古曆第十一年十月六日

在莫斯科簽名

俄國全權

陀霍夫斯基

額茲

蒙古全權

段宗

士和巴圖魯

澤勒吐魯梯

額魯迭汪席勒丁吐魯梯

於是蒙古由蘇俄政府承認爲獨立國了。蘇俄隨派瓦西里額夫爲駐蒙代表，去年改派前極東共和國總理尼起虎羅夫爲代表。但於一九二四年，由中國外交總長顧維鈞與俄使加拉罕之間，又在北京成立了一種中俄協定，依該協定的第五條——

蘇俄政府承認外蒙古完全爲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並尊重對於該領土的中國主權。蘇俄政府駐在外蒙之軍隊，俟依本協定第二條所定「關於撤兵期限及彼此邊界安寧辦法會議」之商定時，即聲明由外蒙全部撤兵。

然則蘇俄對於中國，分明取消「蒙古獨立的承認」了。但是蘇俄政府對於前記一九二一年所締結的俄蒙修好條約依然有效，并不會取消。

蒙古也並不曾絕對否認中國的宗主權，但是由俄蒙條約所生的對俄國交，一點不受中國政府的支配；不過在革命當初的庫倫政府，曾向蘇俄政府請求他立於中國與蒙古之間，擔任調停的責務。但是蘇俄政府，似不曾接受這種請求。假如蘇俄政府接受了這種請求，實當其任，北京政府也當然是不答應的。

然則中俄蒙的關係，由法理上解釋起來，是很曖昧不明瞭的。但由事實上觀察，蒙古雖名為中國領土，卻是捲入俄國的勢力範圍中去了。

去年蘇俄外務部長齊齊額林，在迪弗里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蒙古的聲明說：

吾人認蒙古國民共和國為中華共和國之一部分。但同時以充

分的程度，承認蒙古共和國的自治權，使中國不得干涉蒙古內政，使蒙古得執行完全獨立的外交。

既說不許干涉其內政，與外交獨立，就決不是單純的自治國，而是完全的獨立國了。蒙古既是中國的領土，又是一個獨立國，這與在活佛的君主制之下樹立一個共和政府，是同樣的矛盾辦法；再轉一個灣，蒙古既為獨立國，又不得不成為俄國的屬領。蘇俄的外交政策，可謂變通自在，達於機微之妙境了。

八

還有一件，可以看出蘇俄政府外交上變通自在的神妙的，就是關於外蒙西北隅烏梁海的問題。

一九二四年六月，蘇俄政府與蒙古政府的代表，對於烏梁海問題，曾經一度的協議結果，對於該地方所屬問題之解決，須先以明了烏梁海人民自身之真希望爲必要。但欲明了烏梁海人民的真希望，必先使烏梁海人民文化程度之向上，養成他們政治的自覺心。故把他所屬問題的解決，暫時延期，先由蒙古政府與蘇俄政府，對於烏梁海人民文化程度之向上，協力與以友誼的援助。

其後，於同年十月，所謂扶助其文化的向上，換言之，就是使赤化的烏梁海人依仿蒙古建設一個『烏梁海國民共和政府』，採用蘇維埃式的制度，把他納入蘇俄的勢力範圍中去。最近關於這方面情勢如何，因爲地極邊遠，交通不便，不能知道他的真相，但是該地既與西伯利亞相鄰近，必

與西伯利亞同樣的爲赤化勢力所風靡，是無可疑的事了。

九

蒙古的赤化，不限於軍事與政治，就是在文化和經濟上所受蘇俄的影響勢力，也是很不小的。今夏，蒙古政府，以俄蒙文化接近爲目的，派遣到莫斯科去的團長阿穆魯，與俄國某新聞記者的談話中，有一段很可窺見此中消息的，阿穆魯說：

『蒙古的經濟組織，共和國成立後，始脫去原始狀態，進於現代式的制度。但此類各種改革，沒有一件不是由於蘇維埃聯邦熱心援助而成的。例如由去年開始的財政改革，廢去物物交換制度，移入貨幣制度，全是以蘇俄幣制改革的經驗爲基礎。又如工業的開創，也是

以蘇聯的經驗爲模範。在革命前，蒙古沒有一個工場。但是現在已經開設了皮革廠，石鹼廠，化學及其他的工廠，採金業和別種工業也着着進行了。

關於貿易一項，所負於蘇聯的尤大。蒙古貿易年額，現在有三成在蘇聯的貿易機關之手，有三成在蒙古中央「生產及消費組合」之手，其他的蒙古和外國機關，合共不過占有四成。蒙古「生產及消費組合」機關的發達，大都是取法於蘇聯。在蘇聯所派遣的貿易顧問員指導之下，現已開設了這種組合機關一百二十餘所。

爲蒙古人民的文化向上計，現又在各地陸續創設農事試驗場，國營播種所，及牛馬種改良所，這也是由於蘇聯所派遣的專門技師

努力之結果。蒙古現在有新式醫術，也是得自俄國的。

倘若將來俄蒙間的交通機關，發達完備了，俄國的商品又能適合蒙古人之趣味，兩國的經濟及文化關係，必定更進於親密，是可以預料的了。

十

關於俄蒙關係，近年還喧傳種種蒙古鐵道密約說。一說蘇俄政府與蒙古已成立一種鐵道七線布設的契約：

△由上烏丁斯克至赤塔 △由庫倫至烏里雅蘇臺 △由烏里雅蘇臺至比伊斯克 △由烏里雅蘇臺至科布多 △由科布多至塞米巴拉丁斯克 △由科布多至烏魯木齊 △由烏魯木齊至土耳其斯坦的

烏爾魯壘。

又有一種三線布設說：

△由大烏里雅至買賣城 △由赤塔經庫倫至張家口 △由阿金斯克經米奴省斯克至烏里雅蘇臺。

這種三線布設說，並傳出關於由赤塔至庫倫間鐵道布設的詳細條件如左：

一、蘇俄政府代外蒙古開拓外蒙古之交通，先開設赤塔庫倫間鐵道。

一、赤塔庫倫間鐵道，爲一營業會社，其修築費四分之一由外蒙古政府擔任，其餘四分之三由蘇俄政府投資，不得用他國之資本。

- 一、鐵道技師，須聘用俄國人，其管理權屬於俄國政府。
- 一、築路工人用蒙古人，但關於僱用及其他一切事務，外蒙古政府不得干涉。

一、鐵道沿線之兩側百俄里以內，俄國人得自由購買土地家屋。

- 一、鐵道沿線百俄里以內，俄國人得自由採伐森林礦產。
- 一、鐵道沿線之電報電話郵便機關由俄國設置。
- 一、鐵道建設後之線路保護事務，由蘇俄政府任之。
- 一、鐵道建設後之鐵道職員，由蘇俄政府任用。
- 一、鐵道收入之貨幣，以蘇俄政府發行之國幣充之。

一、該鐵道開通後五十年以內，得由外蒙古政府收回。

一、外蒙古五十年後不能收回時，九十九年後由蘇俄政府以

無條件交還外蒙古政府。

因爲有這樣詳細內容的傳說，使得一般人很相信確有一種俄蒙鐵道密約。但這種傳說果然可以相信麼？我以為是一個大疑問。（據譯者的觀察，這種詳細條件的傳說，恐怕就是日本人造成的，因爲很合日本白色侵略的心理。）縱令蘇俄經濟的復活到如何程度，在廣漠無涯的蒙古荒野，布設如此幾線的長距離鐵道，恐怕還沒有這等餘裕。並且以赤俄或大烏里雅爲起點達到庫倫的線路，從地理上觀察，也是很可疑的。在遠的將來不可知，近的將來，總令俄國真有經營蒙古的大野心，要布設上烏丁

斯克達庫倫一線的鐵道，都是很不容易的。

但蒙古北邊的水路航行，及航空獨占權，確已爲俄人所得，已經着手該類事業的實行開拓了。

俄蒙文化關係上還有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就是俄國學界對於蒙古探險的努力。從前有名的蒙古探險家可茲諾夫就是到蘇維埃政府時代，還是繼續他的事業。從一九二三年到今年在西部蒙古大探險，攜帶許多新發見，回到莫斯科了。最近列寧格勒的全俄學士會院，又網羅多數學者，組織了一個蒙古探險隊，分爲地質，地層，考古，經濟，地理，生物，語言及動物等六組，於七月下旬往蒙古，預定半年間，在蒙境對於上記各方面，爲專門的調查，現時正在那裏活動了。

十一

前面幾節，已將外蒙古赤化的經過及其現狀，說得很明白了。內蒙古的情形怎麼樣呢？大戈壁的沙漠，興安嶺的高山，張作霖的武力，恐怕也不能防止赤化勢力的南下。一九二三年頃，內蒙古也開始國民黨組織的運動。由中國國民黨所養成的內蒙古青年急進派，在外蒙政府及中國國民黨援助指導之下，徐徐集合同志，於一九二四年冬，在北京開了一次準備會議，組織中央執行機關。至一九二五年七月，黨員有三百名，候補黨員約達三千人，即於同年十月，在張家口開第一回內蒙古國民黨大會。到會的黨員雖然是極少數，但是這一次的大會，很足引起各方的注意。當時到會

的，除了內蒙古國民黨員之外，有外蒙政府及廣東政府的代表，馮玉祥也有代表列席，都有贊助內蒙解放運動成功的演辭。這一次大會的結果，發表一篇宣言，大要如左——

蒙古的父老兄弟們！我們沈淪在專制壓迫的下面許久了。但是現在呢！民族運動的曙光，照到我們蒙古來了。民族運動的曙光是甚麼呢？就是內蒙古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成立。本會當創立之初，除了蒙古的志士，連袂奮起，從事組織之外，內蒙大盟各旗及察哈爾，巴爾虎，達呼爾，索倫，阿拉善，額濟納，額魯特，青海等民衆，都派遣代表來到本會。現在內蒙古全體黨員的代表機關，已得完全組織成立了。本會的主旨，在排除一切專制壓迫的慘禍。現由各代表對於各

地方被壓迫狀況的報告，發見蒙古各地被害的主要原因，在於特權階級的札薩克王公軍閥等，與奸商相結托，壓迫民衆，將土地賣卻，貪圖私利。故我們不能不同心協力，爲蒙古民族的平等主義而戰，以謀人民全體的幸福。但是我們要完成這種偉大事業，不可不先創設一個革命團體，去指導被壓迫的民衆。於是我們就組織了這個內蒙古國民黨，宣告本黨方針如左：

一、蒙古久處清政府專制之下，十四年前，由中國革命，推倒滿清，制定五族共和約法，然至今日，約法未能實現，內蒙古與中國內部同以軍閥專橫之故，民權皆被侵害，我們非先打破這種狀態不可。

二、因十四年來的軍閥戰爭，各帝國主義者，益形跋扈，英美日法等列強，皆利用軍閥，訂結借款，專橫已極。尤其是日本，趁歐洲大戰的機會，攫取東蒙古鐵道敷設權，現已着手修築。此道若成，內蒙古全部就化爲他的殖民地了。故本黨須誘導民衆，與各弱小民族及革命運動的各黨派聯合一致，對於帝國主義之勢力實行抵抗，以圖各民族之安全。

三、一九一一年之革命事業，尙未成功，故中國國民黨與本黨有同一之旨趣與使命，本黨須與之聯合協力，打破列強的帝國主義與軍閥專制，以期真正五族共和之實現。

四、撤廢對於內蒙古人民直接壓迫之旗制，削奪王公札薩

克之實權，謀自治制之實現進行。

五、謀蒙古人民共有土地之保全，禁止王公等將土地賣卻。

六、本黨須趁蒙古民衆對於王公軍閥奸商已抱極端反感之時，提倡革命，力圖蒙古民族之平等，與幸福之增進。並期與居住

蒙古屬於被壓迫階級之漢人相提攜，完成中國國民革命。

七、本黨負內蒙古革命之全責，宜取漸進主義向事業之完成進行。

本黨尤須力行左之事項：

一、中國領土內之各民族，各有其自決權。

二、中國國民打破外來之帝國主義，撲滅國內之殘暴軍閥，

建設真正民權政府時，我等內蒙古民衆，亦宜設立同樣之自治政府。

三、我內蒙古民衆，不問族性差別，有自由參與國政之權利。本黨在最短期間內，應爲之事項如左：

政治事項

- 一、撤廢王公專政制度。
- 二、以各族政權完全移入於人民之手時，施行民選制度。
- 三、開全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

經濟事項

- 一、王公札薩克等所管轄之土地，一切移交民選機關。蒙漢

雜居之土地，由相互協定講求有利於雙方之辦法。

二、土地利益之保護，由民選機關執行之。剷除在蒙古地方現行一切虐政。

三、各旗人民對內外商人代王公所負之一切債務，停止償還。

四、設立『生產消費組合』圖民生之發展。

教育事項

一、以國費設立大中小三級學校及各種專門學校，實行強迫教育。

二、實行貧民子弟之免費教育。

十 蒙古之赤化

- 三、設立平民衛生局及各種慈善事業之機關。
- 四、宗教自由，但藉宗教之名以愚惑人民或歛取財物，一切禁止。

凡贊同本黨主義者，不問僧俗男女，皆歡迎爲本黨黨員，協力一致以期蒙古民族之解放與革命之完成。

茲由本大會議決，爲此宣言。

本大會閉會後，內蒙古國民黨首領白雲梯全永昌等，以張家口附近新村白氏私宅爲本部，計畫編制內蒙古義勇軍，綏遠，熱河，察哈爾三特別區各一旅，又於包頭開設內蒙古軍官學校，以白氏爲校長。促起內蒙古革命之機運。去年秋（一九二五年）郭松齡對於張作霖倒戈時，頗爲內蒙

古革命勃起的好機會。但不久郭松齡敗了，蒙古國民黨所倚靠的國民軍由天津退到北京，後又拋棄張家口退到甘肅方面去了，他方面最可怕的敵人張作霖的勢力又向內蒙古一帶發展了，他們就無抵抗的退卻了。

最近內蒙古國民黨的幹部白雲梯等，皆逃往庫倫，在外蒙政府保護之下，謀與散在各地的黨員，聯絡結合，以待捲土重來的機會。奉天軍閥張作霖的勢力一旦崩潰，內蒙古革命的勢力，必如決了堰的洪水巨流，奔放而來，不可壅遏的。

十一 赤化運動渦中的北京

一

蘇俄對於中國本部的赤化運動，是以極東共和國代表優林爲開幕人物。一九二〇年，我從俄國東歸，由西伯利亞通過蒙古，優林也是在那時候，想由蒙古入北京。因爲安直戰爭的原故，他比我遲到北京兩三個月。他從一九二〇年末至一九二一年夏，在北京滯留約有半年，接着就往大連，以極東共和國全權代表的資格，在大連開始日俄會議。

優林在北京稽留半載，做了些甚麼事呢？當時非難他的人，說他在北京徒然散發了一些宣傳費，沒有得到一點成績，所以把他中途召還。其實

未必如此。他在當時，看破當時的北京政府，還是怕列強干涉，不敢與俄國開始交涉，他就向民間的有識者奔走，想在民間找出一些「俄國的朋友」和「蘇維埃主義者」來。他力謀與議會人員及學界的有力者接近。他公表蘇俄政府退還庚子賠款作教育經費的意思，想以此爲餌，鉤結教育界。他對於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及許多教授表示很親切的友誼；並以幾位教授爲介，與許多學生也發生了很密切的關係。當時的學生聯合會，已成了聯合中國全體學生的鞏固團體。蘇俄政府與中國學生聯合會的特殊關係就是在這時候開端，優林在北京活動的成績恐怕也要算這件事了。

繼優林之後而來北京的，還有一位裴克思。他的活動，也是和優林一

樣，限於民間的有力者，並未及與中國政府開始交涉。這無論是時機還沒有到，並且在如此中國的大舞臺，以優林裴克思輩那種第三流的角色，也不甚相當，所以沒有演出甚麼引人注目的戲來。到一九二二年，蘇俄政府就派遣第一流的名角越飛將軍到極東來了。

二

一九一九年在伊斯得尼亞的土爾巴特講和會議的時候，我曾經會過越飛將軍一面，他對我說：『我是個西洋專門家，對於東洋的事，完全不懂。』現在這位『西洋專門家』忽然來到東洋，使我很詫異的。後來我在長崎熱海等處和他晤談，知道他到東方來，確有一種赤化東方的大懷抱。他向我國（日本）後藤子所說『對於中國日本，受了蘇俄政府的全權

委任而來』並不是他吹牛皮的話。

但是越飛的聲名太大了；他是一個少有的辣腕家；他所受的權限又很大；他來到東洋，卻惹起一般人對於他的恐怖心。大家以為一九一九年他在德國所試演的赤化革命劇，又要到中國來重演了。所以有許多人，都把他作一個『赤化魔物』看待，望着他便有點懷疑。他在北京也多少受了教育界和學生輩的歡迎。他最得意的是一九二二年八月，在國立北京大學教職員的歡迎席上，北大的校長蔡元培向他舉杯相祝的時候，說：『……我們衷心所希望的，是中俄兩國國民，聯為一個友愛的團

結。因為兩國的聯結，足以增進兩國民的安寧與幸福……』

但在他方面，對於越飛卻充滿着嫌疑與畏懼的空氣。聽說他害了病，

不大健康，就從各方面勸他轉地療養，離開北京；到了上海，又勸他轉往廣東離開上海。無論他往何方，總是惹人恐怖與避忌，雖以剛腸之越飛，幾有日暮途窮之感。恰好那時候，日本的後藤子來電勸他，往日本溫泉多的地方去療養，他就往日本去了。但他到東京的時候，日本人對他也無甚好感，並且預想很好的溫泉療養，反使他的健康惡化，幾有一病不起之勢，就把已經開始的日俄會議，也中途停止，又復離去日本了。

然則越飛在極東，對於中國，對於日本，都好像一無所得，徒然惹起一般人對俄的反感加強，害了他自己個人的健康。但問起「極東赤化的種子」是誰播的呢？總不能不推想到越飛。據我的觀察，越飛在中國的事蹟，有很可驚服的二點：其一，他於稽留北京不久的短期間內，從許多中國武

人中，找出一個可與俄國共事的馮玉祥來，漸圖與他攜手。以唯物主義的共產黨徒越飛將軍，竟着眼到基督教徒的馮玉祥將軍，實在是一件很有意趣的事，並且可以想見越飛將軍眼光的敏銳。還有一件，就是他在上海與孫中山攜手，又在熱海與廖仲愷把握，對於廣東政府開辦軍官學校的計畫，成立了一種援助的約束。這兩件事情，是越飛在中國赤化活動的最大成績，使中國南北兩大勢力，與赤俄發生關係，也是中國革命史上宜大書特書的。

假使越飛身體健康，不為病魔所侵，能毅久留中國，揮其辣腕，或者一九一九年他在德國所演的赤化革命劇，復見於中國的舞臺，恐怕也不僅是一種空想的杞憂。不幸中途害了不治的重病歸國去了。

三

繼越飛而來中國的便是加拉罕。當時一般人傳說加拉罕與越飛在政策上是不能兩立的讐敵，彼此互相排斥。因之，對於越飛反感很強，而對於加拉罕，感情特優。他一到中國的時候，朝野上下都熱心的歡迎他。

但是我對於他們兩人所得到的印象，卻不如一般人所傳說。我看他們兩人在政策上並不是不相容的。加拉罕坐在北京，還是蹈襲越飛的政策做去。他繼續和馮玉祥提攜，對於廣東政府的援助，也異常努力。其結果，國民軍一時取得了中央的實權，在張家口的馮玉祥把在北京的段祺瑞推倒了，廣東政府的地盤，也益趨鞏固，準備向北方發展了，這就是越飛所播的種子，到加拉罕居北京的時代發了芽，由加拉罕加以培養的工夫，一

天一天的增榮滋長了。

加拉罕初到北京，便受朝野上下的歡迎，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先由加拉罕署名發表了一通向中國極表好意的聲明書。這篇聲明書，是蘇俄政府對中國政策出發的第一步，在俄國交史上，是最可紀念的一篇文章，請把全文的意思，移譯於左：

蘇俄的赤色軍，已把由外國武力和金錢援助圖謀反革命的可兒恰克白色軍打破了，進入西伯利亞，與西伯利亞的革命民族聯絡提攜了。以此機會，蘇俄勞農政府，對於中國國民，特申同情之辭如左：
蘇維埃俄羅斯及蘇維埃赤色軍，經二年間的惡戰苦鬥，跨過烏拉嶺，向東方進軍，並不是爲壓迫誰人，也不是想侵略誰人。我們的目

的在何處，西伯利亞的農民和勞動者，已經很知道了。

我們對於東洋民族，尤其對於中國國民，想脫離帝國主義武力和財力羈絆的運動，是很想與以援助的。我們不僅想救助俄羅斯的勞動階級，並想救助中國的國民。蘇俄政府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大革命的當初，已經有一通向世界的聲明書，日本及歐美的新聞，把這種聲明隱秘了，不能達到中國國民的目中，現在重新向中國國民宣言：勞農政府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取得俄羅斯政權時，便用俄羅斯國民的名義，向全世界各國民提議『鞏固永久平和之設定。』這種鞏固永久平和的根本條件，是否認一切外國的領土侵略，外國民的強制并合及一切強制賠償金。不問各國民的大小，不問他們所在何

處，不問他們前此是否爲獨立國或反於他們的意思而被外國侵略并合的；在他們的國內生活，須完全享有自由，雖以如何的權力，不得強制的以他國國民加入自己的統域內。

勞農政府並聲明把俄國與日本中國及其他締約國間，所結的一切秘密條約，概行取消——因爲這些秘密條約，是俄帝政府與其締約國協同壓制東洋各國民，尤其是中國國民，以謀自己的利益的。蘇俄政府當時已向中國提議：取消一八九六年的條約，一九〇一年的北京議定書，及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間與日本所締結條約的全部；並提議由俄國政府單獨的或與日本及歐美列強共同的從速開始交涉，退還以前由中國所奪取的一切權利。到一九一八

年止，俄國關於此事的交涉，繼續未已。當時因為聯合的列強，壓迫北京政府，並賄賂北京的新聞及大官，使北京政府對於俄國的交涉請求，一切與以拒絕。

起初，由日本與聯合列強奪取中東鐵路，侵入西伯利亞，復又鉤誘中國軍隊，參加他們橫暴的侵略。但是中國的勞農，對於歐美列強和日本為甚麼要侵入滿洲及西伯利亞的真意所在，並不能了解。

現在我們再向中國國民宣告：俄帝政府由中國政府，在滿洲及其他地方所奪取的一切利權，蘇維埃政府已經放棄了。對於此等地方的住民，須使他們自己自由決定他們的趨向。

蘇俄政府，現請第三回重覆聲明，放棄一九〇〇年的拳亂賠款。

聽說對於我們前此聲明放棄了的賠款，列強公使，唆使俄帝政府時代駐北京的俄公使及駐各地的俄領事，又把他收回去瓜分了。這些俄帝時代的駐外官吏，已被蘇維埃政府把他們的職權完全褫奪了。但是他們還是稽留在各地，由日本及其他列強的援助，欺弄中國的國民。中國國民明白了這種真相，應該從速將此等欺騙者放逐出境。蘇俄政府，把俄國國民及中國的一切特權——治外法權——也已經拋棄了。俄國的官吏和宣教師，不得干涉中國的國事。倘若他們敢於肆行，儘可把他們交地方法庭，由法庭的公平處分。在中國境內，除了中國國民自己的官廳和法庭之外，不許有其他的官廳和其他的法庭存在。

關於此等主要事項及其他所有的中俄問題，蘇俄政府切望與中國國民從速協商，把舊俄羅斯與日本及歐美列強對於中國所行一切強制不公平的行爲，永久掃去。

蘇俄政府知道日本及歐美列強對於俄國此次的聲明，仍舊是要用種種不合理的手段，將中國國民的耳目蒙蔽。我們要想把由中國奪取的權利，還付於中國國民，非先把盤踞滿洲及西伯利亞的列強勢力排除不可。所以蘇俄政府，一面向中國國民爲此聲明，一面派遣赤色軍，跨過烏拉嶺，排除萬難，向東方進行，想把西伯利亞的同胞，從可兒恰克及其同盟國的列強手中拯救出來。

倘若中國國民，想作與俄國民一樣的自由國民，使中國免於「

列強在凡爾塞和約所定『印度第二』的命運；須先十分明白農的俄羅斯及其赤色軍是中國國民唯一的同盟者，唯一的弟兄們，除了他們，再沒有可以援助中國，爲自由而戰的了。蘇維埃俄羅斯，謹以蘇維埃政府之名，對於中國國民提議，請從速開始正式交涉，派遣代表，與我們的赤色軍提攜爲幸。

右達

中國國民及中國南北兩政府

蘇俄外交總長代理加拉罕

這篇聲明書的着眼點，非徒反對外國的侵略主義，就是對俄國自身在帝政時代的侵略政策也一樣的反對，要把俄國在中國侵略所得的一切權利，退還中國。中國的官民，接到這種聲明書，自然是很歡喜的。當時中國的青年學生，以爲俄國的勞農政治，真是一種理想化的政治，異常的仰

慕。對於加拉罕署名的聲明書，以爲是出於俄國政府的誠意，很熱心的接受。到了四年後的一九二三年秋，這聲明書署名的加拉罕自己來到北京，中國的朝野上下，自然很歡迎他了。

但是當時中國政府當局，對於加拉罕的熱烈歡迎，還有一種外交政策的作用，就是希望加拉罕切實履行他所署名的聲明書。後來中俄交涉開始，關於中東鐵道問題，中國政府根據前次的聲明書，主張很強硬，使加拉罕幾有不能抵抗之勢。

四

加拉罕在北京不僅蹈襲越飛的政策，與馮玉祥及廣東政府提攜，並且完成了越飛屢試而失敗的兩件大事，就是締結了中俄條約及日俄條

約。

越飛在中國，完全沒有得着交涉的對手，就離開了中國。在日本雖然開了兩度會議，但兩度的會議，都中途決裂了。這固然是因爲時機太早，而越飛對於東洋的事情，又是一個門外漢，他那種傲岸的性格，徒足以傷害中國及日本當局的感情，這是他失敗最大的原因。加拉罕則與越飛相反，他在蘇維埃當局中，是一個精通東方事情的，他的性格很圓通，風采很閒雅，加以他未到中國以前，已經博得中國人民的好感，所以他一到北京，就能毅然排除列強的妨害，與中國開始交涉。

當加拉罕與中國政府交涉時，那位中俄交涉督辦王正廷，恰恰是他的好對手。兩個人都是年少氣銳，總想把這種重要交涉，在自己手裏完成，

把中俄條約在自己手下署名發表，所以很熱心進行，並且加拉罕一面與中國交涉，一面很巧妙的宣傳與日本交涉已有進步，使中國當局常有措手不及的疑懼。當時我們震關（日本外務省所在地）的當局者，都讚歎他的巧妙。但是他們的交涉，到了最後一幕，被外交總長顧維鈞橫槍殺入，使中俄協定案，將要簽字的時候，又發生一大頓挫。

原來顧維鈞的心中，以為這種重要外交案，被王正廷辦成功了，把條約締結的功勞獨占了，心中很不舒服，所以把條約簽字的事情，暗中與以防礙。起初加拉罕沒有看出顧維鈞的心理來，以為中國政府沒有成立中俄協定的誠意，或是有這種誠意，受了列強的牽制，對於中俄交涉的成功，幾乎斷念，忽然向中國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要求於三日以內，將中俄協定

案簽字，現出一種很性急的樣子來。這時候我正在莫斯科，蘇俄的當局，對於加拉罕都有點非難，說他這種最後通牒，近於『帝國主義的外交』辦法。但是很靈敏的加拉罕不久就看出顧維鈞的真意來了，轉與外交部直接交涉，避去局外者的橫槍，一切很秘密的，突然於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將中俄協定案簽字了。

日俄交涉，比中俄交涉是一件更困難的事業。原來日俄兩國沒有甚麼利害相反，再訴之於礮火的意思，並且在西伯利亞經濟上還有許多共通點。不過兩國當局，以思想主義制度的不同，自日本出兵西伯利亞以來，又堆積了許多誤解糾紛。有了『思想主義不同』的一點，已足爲兩國相互

諒解的障礙，况復加以西伯利亞出兵數年間的紛爭，真是越飛所謂『兩國間，已掘成了一道誤解的鴻溝』了。現在要挾着這『思想主義的不同』，超過『誤解的鴻溝』，不是細心耐煩的外交家，是很難得到諒解妥協的結果的。以前在長春及東京會議的全權，我方如松平恆雄，如川上俊彥，彼方如越飛，都是不適宜的。後來在北京的交涉，我們的芳澤公使與加拉罕，又恰恰是好對手，兩個都有纏綿耐煩的性質。從前年春間起開始交涉，到去年二月，約經過一年之久，芳澤與加拉罕的公私晤談，約有百餘次，每次晤談的時間，約費三四點鐘，這種最難解決的日俄交涉，終於解決了。於去年二月二十四日，即列寧的週年忌日，在北京日本公使館，由芳澤加拉罕兩全權，把日俄條約簽字了。

加拉罕在北京活動的成功，不僅是成立了中俄間與日俄間兩種條約：中俄國交恢復後，他以公使資格，一躍而列於外交團的首席。於是他在北京，與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全國學生聯合會』等團體，暗中提攜，利用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輿論，向列強公使團包圍，發揮蘇維埃外交的特色。

五

恰在這時候，起了第二奉直戰爭。戰爭的結果，與『赤化』思想絕對不相容的吳佩孚敗走了，中央的實權，落到國民軍首領馮玉祥手裏去了。同時孫文及其他國民黨的有力人員，都集合於北京。於是在國民黨及各地學生和勞動者間所培植的蘇維埃潛勢力，漸有牢不可拔之勢，到去年

五卅事件發生，這種潛勢力越發表現出來了，

五卅事件，實在是對華赤化運動的最好機會。一、因為該事件發生的處所，是中國工商業中心地的上海。二、當面的對手，是俄國認為資本主義國巨魁的英國。三、運動員的中堅是布爾塞維克黨所最信任的勞動者和學生。所以布爾塞維克黨認為時機不可失去，大大地與以援助。從此「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標語風靡全國。加拉罕在北京的一舉一動，幾有左右中國大勢之概。

但是，果如當時一般人所傳，俄國果想趁此時機一氣呵成的把中國中央赤化完成麼？在去年（一九二五年）秋間，馮玉祥由西北直隸把豫陝「甘」並握入手中；段祺瑞執政政府成了他的傀儡，任他翻弄；到十一月，郭

松齡向張作霖倒戈，奉天軍閥的勢力近於顛覆。當時一般人都抱着『北京將立刻變爲廣東第二』的危懼。……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即民衆『苦特打』的前夜，傳說徐謙、李石曾輩的左傾國民黨領袖，已得馮玉祥的默契，將擡倒執政政府，樹立委員制。但到了二十八日，徐謙所統率的民衆『苦特打』包圍了段祺瑞的房屋，及二三官署，搗毀了兩家報館就完了事，並不曾將執政政府擡倒。假使蘇俄要將北京中央立即赤化，郭松齡倒戈的時候，實在是一箇好機會；但是十一月廿八日的民衆『苦特打』並不會把政權奪取；這就是在當時的加拉罕肚裏，尙以爲時機還未成熟的原故。

六

本年初春，馮派的國民軍，在北京布成事實上的軍事專制，大顯威風；

恰在這時候，由莫斯科派遣的俄國共產黨極東部長苦彼雅克及俄國勞動組合幹事列蒲色來到中國，將極東革命委員長幹馬兒尼克、廣東顧問鮑羅廷召喚到北京，由加拉罕主持，開了一次對中國時局的重要會議。這時候又喧傳俄國對於北京赤化的陰謀，將立行發現。

但在去年秋冬間，國民軍最得意的時候，都沒有鬧成大事，現在國民軍四面受敵，將有退去北京之勢，赤化的計畫，怎能在北京實現呢！果然，三月十八日的學生大示威運動，徒然在國務院前面，犧牲了二百餘人，完全失敗。四月十日的『苦特打』，鹿鍾麟把執行政府推倒了，也不敢把委員制政府拿出，卻又擁出吳佩孚來。不久，國民軍不能抵抗吳張的聯合軍，向南口以北退卻了。

國民軍敗退後，蘇俄在北京的潛勢力，自然受了一大打擊。北京既落入聯合軍之手，吳佩孚與張作霖隨即共來北京，在懷仁堂晤面，相互提攜；一時『討赤』與召還『加拉罕』的聲浪，遍傳於中國各方面。但是莫斯科政府並沒有將加拉罕召還，並且對於中國的局面，甚為樂觀。原爲除了國民軍以外，還有一個與蘇俄通聲氣的勢力，就是廣東政府和他們的黨軍。

十二 廣東與莫斯科

列寧是近代俄羅斯所產的一大人傑，孫文也是近代中國所產的一
大偉人。孫文與列寧，二人的性格和閱歷，都很有許多相似之點，二人都曾
作了長期間的亡命客，流浪海外，艱苦備嘗；一旦乘時奮起，振臂一呼，萬衆
響應，風雲爲之變色。列寧以即時實現他的過激思想相呼號，有『狂信主
義者』之稱，孫文也是喜歡宣示他偉大的抱負，得了一個『孫大礮』的
綽號。二人對於所統率的政黨，都握着絕對的首領獨裁權：列寧的胸中以
爲『共產黨就是我，我就是共產黨』；孫文的胸中也是『與其說國民黨

的孫文，無寧說孫文的國民黨。『列寧是一個大斯拉夫種人，帶有東洋豪傑的性格，孫文是個東方豪傑，也帶有西洋紳士的風度。二人都有清濁并吞容納衆流的大度。二人都是正在大有爲之時，以盡心國事過於勞瘁之故，半途爲病魔所侵而死。二人的遺骸，都爲民衆所崇拜，用一種特別裝殮留爲永遠的紀念。』西方的列寧，東方的孫文，兩兩對照，真使我們感覺無限的興味。

二

但是，以年齡與革命的起事而論，孫文本是列寧的前輩，以革命事業的成功而論，後輩的列寧，卻走到孫文的面前去了。晚年的孫文，對於列寧所實驗的革命方法，常想把他應用於中國。從一九二〇年秋，孫文在廣東

再建政府後，他的施政方針，常有模仿列寧的蘇維埃主義的傾向。

當孫文由上海南下廣東的時候，曾與某蘇俄代表會見，有人說在那時候，就與蘇俄謀某種的提攜；所以軍政府再立後的新官制，就有社會事業局，勞工局，土地局等的設置；力行社會制度的改革，勞動者生活的保證，勞動組合運動的獎勵，地價公定種種新設施；又起草工會法，工場法，產業組合法，商會法，及各種社團條例等法案；社會主義的色彩，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譯者按上面這些事項，本是根於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而來，不能說這就是模仿俄國的蘇維埃）在這些設施的進行中，軍政府派遣代表往莫斯科，莫斯科也派遣共產黨員亞列格塞夫到廣東。其次羅斯脫通信社在廣東設立支部，陳獨秀的機關新聞羣報及各新聞，都盡力宣傳

蘇俄的政情及共產革命的記事。亞列格塞夫對於在廣東設立俄文學校的事情，盡力奔走，軍政府也在高等師範附設俄文專修科。這都是非常熱心，謀廣東與莫斯科接近的事業。

一說，一九二一年三月頃，孫文與亞列格塞夫間成立了一種協定：

一、俄羅斯蘇維埃聯邦政府與中華民國西南護法政府宜相

互尊重其主權。

二、兩政府宜即刻恢復商業關係。

三、在軍政府所管轄之區域內，允許宣傳共產主義。

四、應時勢之必要，兩政府宜相互爲經濟上之協助。

五、兩國民宜相互受最惠國條例之待遇。

但這種協定，好像不過止於一種覺書的程度，所以沒有公表。

亞列格塞夫之後，又有馬林於一九二一年夏間東來。當時孫文正在廣西，馬林就往廣西訪孫文。孫文與馬林經過一番詳細的密談，馬林把蘇維埃政治經過的詳情陳說，二人又就俄國革命的經驗中，適合於中國現狀之點加以研究，後來二人對於左列兩事，得到一致的意見：

一、孫文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與列寧的共產主義是相通的：

二、依中國的現狀，民生主義實行的第一步，可採用列寧的新經濟政策。

但是馬林由廣西回到廣東，看見國民黨的無力與客軍驕橫的情形，

大失所望，不曾成立何種計畫，就離開廣東了。

要之，亞列格塞夫與馬林的訪問孫文，不過是莫斯科與廣東接近的預備。兩政府間真正成立了一種具體的瞭解，實行握手，使蘇維埃政府決定了挺身援助廣東政府的方針，還是在一九二二年越飛東來後，介紹鮑羅廷作廣東政治顧問以後的事情。

三

一九二三年夏，越飛在熱海養病的時候，我去訪他，恰遇着一位中國紳士，也在那裏訪問他。後來我得知這位中國紳士就是廣東政府的領袖廖仲愷。越飛就在熱海旅館一間臥室中，橫臥着接待廖仲愷。二人經過長時間的密談，就成立了一種建設黨軍士官學校案的約束。

這種約束案，到底是由廖仲愷提出，請求蘇俄援助的呢？還是由越飛勸告廖仲愷建設的呢？不可得知。但由情勢揣測，恐怕是由廣東政府發動的，廖仲愷帶了孫文的使命，去和越飛接洽，請求蘇俄政府對於軍校建設，予以援助。

當時廣東政府的生命，完全操在客軍手裏。國民黨最初沒有自己的軍隊，就有一點也是兵力很單薄的。各客軍以『建國軍』的名義推舉孫文爲大元帥。但是他們本身，以各出身的省別，各成獨立的編制，對於地方的民政財政，一切壟斷，驕橫無所不至。廣東政府的權力限於廣州市，命令不能出市外一步。一旦有事，廣東政府又不能不倚靠這些客軍。這些客軍，原來是由各省落伍者的『烏合之衆』編制而成的，素質極惡劣，除了金

錢權勢之外，一無所知，誰有金錢，就可受誰的指揮。明天別有一個有金錢的，又隨着別一個去了。民國十三年陳炯明進逼石龍的時候，廣東政府的形勢，異常危急，孫文召集建國軍各將領，向他們痛哭流涕的演說道：『去年要求我到廣東來的不是諸君麼？到了今天，建國軍全不服從我的命令，我祇好棄了大元帥的職責歸田去！』建國軍聽了他慷慨悲憤的演說之後，誓必服大元帥的命令了，但到了軍隊將開動的時候，就向大元帥要開拔費，沒有開拔費，仍舊是不動的。

孫文對於這些客軍，真是嘔了許多心血，受了無窮苦惱，不能運用他們，又沒方法去了他們，所以很想編練一種自己可以信賴運用的軍隊。在此種情勢下面，所以廖仲愷帶了孫文的使命，來到熱海，向越飛提出關於

建設黨軍的計畫。

越飛對於這種提議的態度如何呢？自然是很高興的接受，立即就成了一種由蘇俄與以援助的約束。因為越飛在蘇俄有一種經驗，由此經驗可以了解廣東政府的苦境。蘇俄當革命之初，陸海軍部長杜洛茲基編制赤色軍時，最苦的也是沒有可靠的軍官，兵士是最容易招集的，可靠的士官卻找不出來。舊有的士官，大都是帝制派，由資產階級出身的，無論如何是不可靠的；但專有兵卒，沒有士官，又怎能編成軍隊呢？所以起初也祇得變通辦法，於採用舊士官之外，另派二三人監視，指揮作戰。但這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適用於一時，不能適用於永久。後來杜洛茲基開設赤色士官學校，選取勞農階級子弟的優秀人才，加以訓練，養成一些赤色新士

官。後來有了這些赤色新士官，赤色軍的面目爲之一新，實力就大大地發揮了。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東有可兒恰克，西有紐迭尼威，南有迭尼肯等反革命軍，三面向莫斯科進攻；莫斯科政府，也是很危急的。當時能擊打破那些反革命軍，鞏固蘇俄政府的基礎的，全仗這些赤色軍的新士官，站在陣線前頭，發揮赤色軍的威力。

在蘇俄曾有這種經驗，所以越飛對於廖仲愷建設軍官學校的提案，不稍躊躇，表示滿腔熱情的贊許，成立了一種援助的約束，推薦鮑羅庭爲廣東政府顧問，由此廣東與莫斯科實行攜手了。

四

大約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初，鮑羅庭忽然來到廣東了。起初說是

爲俄羅斯義勇艦隊開拓航路而來的不久，就由廣東政府與以國賓的待遇。接着在亞細亞飯店占住了最大的客室數間，設立事務所。

鮑羅庭從前曾爲土耳其的顧問，參與克馬兒拍舍的帷幄，現在把他在土耳其所得的經驗，再向中國來發揮了。他在莫斯科所帶來的使命約有二大端：一爲軍官學校建設的援助，二爲勸告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他在廣東活動的二年間，對於這兩大使命都完全了。國民黨及廣東政府所以得有今日的最大原因，也是在這兩件事上，現在不妨稍爲詳述於後。

國民黨軍官學校建設案，於國民黨第一回大會議決通過，一九二四年聘用鮑羅庭爲顧問，以廖仲愷爲創辦人，在廣東上海用嚴格的試驗選

擇招收學生八百名。以黃埔舊海軍學校校址爲國民黨軍官學校校址。任命『派往莫斯科考察赤色士官學校的』蔣介石爲校長。蔣介石歸國後，卽於是年四月舉行開學式。

學校的課程，關於軍事教育，與日本士官學校略同，關於政治教育，則以俄國赤色士官學校爲模範。軍事政治教育，同時並進。政治課目，多由廖仲愷戴季陶胡漢民等國民黨領袖擔任教授，軍事訓練，有用俄國赤色士官擔任的，對於學生，極力灌輸犧牲團結的精神。

學校的規律，異常嚴密，教練的進行，異常猛烈；就是意氣非常盛旺的青年學生，入學後有抱病出校，甚至有請假逃去的。經過如此嚴格的訓練，出了校門，自然成了一種很優美充實的新士官，可以作國民黨軍隊的中

堅人才了。

學生的名額，由八百名增至千名，第二回招收二千名，後又增至三千名。幾個月後，第一回學生畢業了。一九二四年秋新編成黨軍約六千人，便用這些新畢業的青年軍官學生爲幹部。兵士的數目雖然不大，但是有了這士氣橫溢的青年軍官，施以規律嚴肅的訓練，比起那烏合腐敗的客軍來，自然有天淵之別了。這種新軍，第一回發揮他們的威力，就是一九二四年十月的攻破商團軍，解除商團軍的武裝。其次就是一九二五年三月攻破陳炯明部下洪兆麟軍占領潮州汕頭，又於同年五月把雲南及廣西客軍，一并掃蕩。幾次的連戰連勝，於是學生軍的威名，遍布於南部中國了。當三月討伐陳炯明軍的時候，孫文正病危於北京，接到學生軍占領汕頭的

捷報，至於狂喜下淚。

學生軍，不徒有特別強悍的戰鬥力，並且軍紀嚴肅，對於地方的人民，行動也異常正直，很受人民的歡迎。他們不惟沒有劫掠的事情，並且把取得敵人所遺棄的糧食，分散於占領地的人民。他們並不強制徵發人夫，他們自己所僱用的夫役，都有一定的工資給予。他們購買人民的物品，比普通物價還要略高一等。所以學生軍所到的地方，人民無不歡迎。

學生軍占領了一個農村，便指導農民組成『農民協會』，甚至給以武器彈藥，編成農民自衛軍；到了一個都市，就指導勞動者組織『職工協會』及糾察隊。（但是這種猛進的舉動，都由共產黨員所為，右派國民黨員，大概是不曾參與的。）

學生軍這種一面發揮威力，一面收攬民心促成民衆自衛的組織，不待說是有俄國赤色軍人做他們的指示的。還有一件以俄國赤色軍爲範，不可忽略看過的，就是「黨代表」制。

五

民國十四年春把滇桂軍掃平後，廣東政府，由廖仲愷提出財政整理案，確立財政方針，同時將政府的組織也，由元帥制改爲委員制。但是，不久這位改革的中心人物廖仲愷被人暗殺了，後來由汪精衛作了主席委員，爲政治上的統率。又乘着廖仲愷暗殺案的機會，把與廖案有嫌疑關係的客軍三萬人武裝改除。廣東的軍隊，從前號稱十五萬，漸次減至七萬，名稱也改爲國民革命軍，現在軍數雖少，軍質大爲改良了。但還有一個重大問

題就是國民黨與國民革命軍的連絡關係。當時國民黨所深憂的就是非把各軍完全放在國民黨的把握中，將來這些新軍隊，恐怕又要分成一個一個的勢力，流於從前地盤割據的狀態。於是這個問題，在黨軍編制上，成了一個很重大的問題。經過國民黨首領間的討論，後來容納鮑羅廷顧問的意見，訪蘇俄赤色軍『康密色兒』制度，成立一種『黨代表』制。由軍部至團部，都由國民黨委任黨代表一人，與各部軍隊長官立於對等地位，實際等於一種監軍。軍黨代表對於軍長有監督權，師黨代表對於師長有監督權，團黨代表亦同。凡各部長官所發之命令，非由黨代表副署，不能發生效力。

又爲防止各軍長及師長扶植勢力的原故，對於各軍將領，不時調動

更換，又恐黨代表或與各軍部長官相結託，對於各部的黨代表，也不時調動更換。除了各部隊的黨代表之外，中央還有一個總黨代表，汪精衛就任這個總黨代表的責務。國民黨內還有一個軍事委員會，以蔣介石爲委員長，於是國民革命軍的軍權，算是集中於國民黨了。

十三 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

前章說過：鮑羅廷到中國的兩大使命，一爲軍官學校建設的援助，一爲計畫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關於「軍官學校及黨軍成立的始末，前章頗已詳說，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計畫如何呢？」

越飛與鮑羅廷到東方來的以前，已經有個從莫斯科派來的人，對於中國共產黨組織的運動很盡力的。這人就是第三國際極東支部幹事倭金斯基。他於一九二一年由莫斯科到上海，以上海爲中心，對於中國共產黨及共產青年團的組織改良，很奔走了一番。

中國共產黨最初在北京舉行結黨式，約在一九一八年春（那時正是中國文學革命運動極盛時代）。但當時雖有共產黨的名，內容組織極不完善。陳獨秀李大釗等，爲養成戰鬥的黨員計，在青年學生間，很苦心孤詣的用了一番宣傳指導的工夫。當時所謂「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前線同盟」、「社會主義研究會」等約有八十幾個團體，散布在中國各地，大都是以宣傳共產主義，養成黨員爲目的。

到一九一九年，就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〇年，就成立一個中國勞工協會秘書部，這是在中國勞工運動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蘇俄對於中國赤化的着手，恰在此時。勞工協會秘書部的組織，恐怕是有第三國際所派遣東來的倭金斯基參與籌畫的。

此後中國共產黨以布爾塞維克的援助及其經驗爲基礎，確定黨規，組織益增完善。到一九二二年秋，就在廣東開第一次大會，正式公開的作革命運動。社會主義青年團約與共產黨相前後，也在廣東開第一次大會，公開的現出來了。到一九二四年就改名爲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時更改組織，加入『少年共產國際團』。

勞工協會秘書部，於一九二五年全國總工會成立時，將前次所任職務，移交於總工會之手。

概括言之，中國共產黨及其附屬諸機關，大約在歐戰結局時，便已萌芽，後來蘇俄的勢力影響侵入中國，就成長發達起來了。他的組織完成，純以布爾塞維克的經驗與援助爲基礎。有一位通曉共產黨內容的名朱華，

在上海時事新報上揭載了一段關於共產黨的記事如左：

中國共產黨，是第三國際的支部。他的一切行動，都是奉着第三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命令的。中國共產青年團，就是少年共產國際團的支部。但是少年共產國際團又是附屬於第三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雖有獨立組織之名，實爲寄生性質，換言之就是『二而一者也』。

共產黨的組織極精密，規律極嚴格。首領統率黨員，恰如軍官指揮兵卒一般，黨員須絕對的服從命令。這種黨的組織及黨員的精神，實在是很可讚嘆的。但這種組織的成功，全由於有豐富革命經驗的俄國共產黨員指導之力。

如此看來，那位倭金斯基對於中國共產黨與第三國際的連結所盡的力，可想而知了。

但在中國現時的情況下面，工業很幼稚，勞動者並不會成爲一種階級勢力；縱令共產黨組織如何完善，進取的精神如何充足，黨員都是三頭六臂的活動；假使由共產黨自身單獨進行，在今日的中國，必不能發展他的革命勢力。於是布爾塞維克又把他們在俄國革命的經驗應用到中國，就是俄國的十月革命，起初也是與史披利特諾夫所統率的左派社會黨結合，現在中國共產黨最好也是加入國民黨，利用國民黨的勢力，作共產黨的工倣，以達共產黨的目的。在革命戰略上，這算是最上策了。

所以越飛在上海與國民黨的領袖會晤時，就提出了共產黨加入國

民黨的問題。及至鮑羅廷到了廣東，就向孫文勸道：『可以援助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除了蘇俄以外再沒有了。但是要得蘇俄援助，廣東政府必需容納共產黨。』

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代表往莫斯科見列寧，列寧也向他們勸告，要他們和國民黨提攜；一九二三年並由第三國際，通過一種議決案，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

二

鮑羅廷到廣東的時候，國民黨內部，聽說共產黨要加入，便有許多人反對；有說共產黨加入，必生出破壞國民黨的危險的；有說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情形，足以危害中國的。反對派的馮自由劉成禺等，極力向孫文

勸阻。但到這時候，孫文已決定與蘇俄提攜，對於容納中國共產黨員的勸告不能不接受，反對派縱如何勸阻，不生效力，便於一九二三年初秋，探定國民黨改組的根本方針三點：

- 一、國民黨的組織，須用共產黨的組織方法加以改變；
- 二、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爲黨綱，但對於與共產主義相通的民生主義，以前不甚着重，今後須特別注意；

三、容納共產黨員。

以此根本方針，特設國民黨改組籌備處，命馮自由譚平山作成改組案。右傾派的馮自由與左傾派的譚平山，當然常有意見上的衝突。但有大頭領的孫文站在上面，說『共產主義，不過是三民主義的一部，使共產黨

員以無條件的加入國民黨，信奉三民主義，沒有甚麼不可的。『用三民主義的大包袱，把共產主義包容，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廣東開國民黨大會，把共產黨員加入的案議決通過了。結果，中國的共產黨員，都作了國民黨員。從國民黨一面看起來，共產黨員須服從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無異國民黨把共產黨征服并吞了；從共產黨一面看起來，躲在三民主義的旗傘下面，進行共產主義的工作，更着方便了。結局，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將來到底怎麼樣？這是一個很有興味的問題。從後來的事實上觀察，共產黨闖入了國民黨，國民黨左傾勢力逐日增加，右派的國民黨員漸漸地不能立足了。國民黨改組後，中央執行委員席三分之一由共產黨首領占有；譚平山占有組織部長一席，益使國民黨日趨於『共產化』。由此國民黨的政

策，逐漸變成共產黨的政策，尤其是他們所標榜的戰略如『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純然採用了第三國際的定式。（譯者案這是日本人的妄揣，上面三句標語，本是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的骨子，說我們採用第三國際的定式，無寧說第三國際利用我們的主義，現在我們把共產黨員掃除了，這三句標語仍舊是我們政策的中心。）於是列寧主義，在中國南部的一角築成一個新根據地了。

三

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的勢力日益伸張，國民黨的右派恐怕共產黨要篡取國民政府，很抱憂慮。合併後的二年間，國民黨內部常有左右傾軋的小紛爭。因為有大首領孫文在上鎮壓，還不會發生破裂的事情。一九二

五年三月孫文逝世，兩派的爭端漸形發露了。是年八月二十四日，左派的首領廖仲愷突被暗殺，國民黨的元老胡漢民都受了參與暗殺陰謀的嫌疑，一時避往俄國。又於是年冬，右派的黨員集於北京，十二月二十三日，開了一次所謂『西山會議』議決一件議案：

- 一、排除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
- 二、廢止政治委員會；
- 三、辭退廣東政府的政治顧問鮑羅廷及諸俄國軍事顧問員；
- 四、中央執行委員會移至上海。

本議決案通過後，即通電宣布。但於本年（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廣東開第二次國民黨大會的時候，把所謂『西山會議』的分子開除黨籍。

左傾的勢力依然如故；由一月十六日會議所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如譚平山，陳公博，憚代英，徐謙，顧孟餘，丁惟汾，林祖涵，李大釗，于樹德，甘乃光，恩克巴圖等，都是左派的領袖。

四

本年三月（一九二六年）在鮑羅廷北上的期中，忽然起了所謂「廣東政變」，就是由蔣介石所率的黨軍，將海軍局長李之龍及其他左傾派黨員數十名逮捕，又將蘇俄在廣東政府服務的人員二三十名送回俄國。一時盛傳中國共產黨及蘇俄對廣東政策的失敗；甚至有說廣東與莫斯科的聯鎖將從此斷絕了的；尤其英國人方面，異常高興，把所謂廣東政變大吹特吹，表示得意。但不久，鮑羅廷依然南歸廣東，蔣介石并不曾將共產

黨撲滅，並不會與俄國人斷絕關係，把俄國勢力逐出，李之龍及所逮捕的各員，又漸漸地釋出；看起來不過是由於黨內小團體如孫文主義學會，與共產派的暗鬥。不過當這次事變發生的時候，蔣介石的行動，未免過於專斷，傷害了汪精衛的感情，因此汪精衛就請假出國去了。汪精衛未離去廣東以前，廣東政府的軍事權由蔣主持，政治權則由汪主持；汪精衛離去廣東後，則政治軍事的重心都歸到蔣介石的身上了。

自經過三月事變以後，共產派及鮑羅廷都受了一次教訓，知道共產派進行太猛烈了，於己不利，務求暫時退讓，與國民黨力謀妥協，蔣介石也仍舊表示與共派共同作戰。於五月十五日，廣東政府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大會，以解決國民黨左右兩派的紛爭爲目的，該會推舉蔣介石，

譚延闓、譚平山三人爲主席，以譚延闓、蔣介石、孫科、朱培德、宋子文、陳公博、林祖涵、甘乃光、伍朝樞九人的名義，提出「國民黨黨務整理案」。次由蔣介石提出「國民共產兩黨協定辦法案」，兩案皆經審查議決通過，並由本會議決通過「國共兩黨『聯席會議組織案』」。茲將三案之要點摘記如左：

一、國民黨黨務整理案要點：

- 一、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關係宜改善；
- 二、在國民黨內，兼有共產黨或其他政黨黨籍之跨黨黨員，如有蔑視國民黨黨義之言論行動，宜與以嚴重之糾正；
- 三、國民黨黨規及統一機關之權力，絕對不可侵犯；

四、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之地位及意義宜確定。

以上四項，爲兩黨聯結的根本條件。爲除去本黨內部之糾紛計，再組織一國民黨及共產黨聯席會議，其組織條項另定之……

二、國民及共產兩黨協定辦法案要點：

一、共產黨宜訓令其加入國民黨之黨員，改善其對於國民黨之言論及態度；對於三民主義，不許懷疑或批評。

二、共產黨須將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全部名冊，交付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三、跨有共產黨籍的黨員，不得任國民黨中央機關的部長；

其任最高幹部——即中央、省、特別市、特別區——執行委員者，不得超過其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四、凡有國民黨黨籍者，非得本黨之許可，不得以國民黨之名義召集會合。

五、凡有國民黨黨籍者，非由最高幹部之命令，不得爲個別的组织及行動。

六、共產黨對於該黨員所發之命令，先交兩黨聯席會議通過，方可發出。

七、國民黨員，未得脫黨之許可以前，不得改入他黨；脫黨後加入共產黨者，不許再入國民黨。

八、黨員有違反以上各項者，即取消其黨籍，或依所犯行為之程度與以懲罰。

三、聯席會議組織案：

一、國民及共產兩黨聯席會議，以國民黨員五名共產黨員三名組織之。

二、本會議審議國民共產兩黨員紊亂兩黨結合之言論行動；兩黨間之糾紛問題；及基於兩黨協定連帶關係之各種事件。

三、本會議招聘第三國際之代表為顧問。

四、國民黨對於本會議之議決案如不滿足時，得提交再議。

上列三案成立後，國共兩派妥協的事實很明白了。但是此後兩黨果

能長長提攜，不至於再破裂麼？要解決這個問題，須先將兩黨的主義政略加以比較的研究。

五

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主義上的分別，不待說，國民黨是信奉孫文所唱的三民主義；共產黨是信奉共產主義，是列寧的弟子。在國民黨的內部，因為對於三民主義的解釋不同，也時常有溫和急進派別之差。茲就三民主義略為分別觀察。

所謂三民主義，就是民族，民權，民生，而民權主義中還含有所謂五權憲法主義，分別言之——

一 民權主義的根本，就是一民族對於他民族的領土，經濟，政治，各

種侵略，絕對否認，以打破一切侵略主義的勢力爲目的；換言之就是以打破帝國主義爲目標。但就民族主義的範圍說起來，國民黨中的溫和急進兩派，見解又不能無異。在急進派，中國不但以打破列強在中國所行的帝國主義爲止，並且要打破全世界一切帝國主義。在溫和派，以打破列強在中國的帝國主義爲最終目的；甚至有主張中國於打破列強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後，中國自己又採用帝國主義以號令世界的譯者按（這是日本人的誣說，中國的國民黨中絕無抱這種思想的。）

二 民權主義的目標，就是國家政權，須由人民掌握。欲達此目標，須先用革命的手段，將現在壟斷政權的官僚軍閥打倒，同時須與援助彼輩的外來資本帝國主義宣戰。到了革命成功，民權實現的時候，凡屬中國成

年的國民無男女資產階級的差別，一律有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官權，複決權，創制權。運用民權主義的政權時，又有別於歐美三權分立的政府的，就是主張於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外，再加考試與彈劾兩權，但考試及彈劾兩事，原來是中國固有的舊制度，不過舊時的考試與彈劾，是附屬於行政權之下，孫文的主張，則爲與行政分立的，所以名叫五權憲法主義。

三 民生主義，依孫文自己所說亦可稱爲社會主義，亦可稱爲共產主義。又孫文在實行民生主義的程序上，第一着就是『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兩大端。節制資本，可以作國家資本主義的解釋，就是把凡有獨占弊害的大營業都收歸國家經營，平均地權的方法就是命令地主，各將自己所有地的價格從實向政府報告登記；政府對於土地課以地價百

分之一的地租，並可由政府隨時依所報原價買收；將來因社會事業改良進步，地價增高時，其增高價額，概由政府沒收，以舉辦社會公共事業。這種主張，與列寧於十月革命的三年後，在俄國所行的「新經濟政策」性質上很相似的。所以他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上面是說國民黨所奉的主義，至於他們革命的政略上又如何呢？孫文在他的建國大綱上，把由國民革命到實行布憲分爲三時期：第一爲軍政期，第二爲訓政期，第三爲憲政期。第一期，以團結全國各職業階級，在國民黨指導之下，用武力打倒國內的軍閥，並消滅所有的反抗勢力。第二期，各省軍事終了後，即於各省施行國民黨統制下的自治實習。此期內各省民政長官，非以國民黨充任不可。但這決不是以國民黨專政爲目的，因爲

多數國民，無政治經驗，非先由國民黨指導，加以訓練不可。到了全國的反動派完全消滅了，多數國民的政治訓練成熟了，於是召集國民會議，制定憲法，撤消國民黨統制下的自治制，各省長官也依照憲法選舉任免，這就是由第二期達於第三期了。

六

共產黨對於國民黨的主義及政略，又是怎麼樣的態度呢？原來共產黨的終極目的，自然是在實行共產主義。但以中國現時產業的幼稚狀況，他們也知道不能即時實行他們的理想。在達到此理想的過程中，他們也祇得與國民黨站在共同的戰線上，以完成國民革命爲先務。

不過共產黨對於國民黨的政略上有根本不能相容的一點，就是關

於建國大綱所定的三期。在第一期的軍政期，共產黨可無異議；第二期的訓政期，也勉強可以容許；到第三期的憲政期，就全然不能容認了。國民黨到了憲政期，就要制定憲法，依據立法手段，運用全民的公開政治；共產黨以實行共產主義爲最終目的，是要以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代替全民政治的。關於這一點的差別，恰似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俄國的美尼塞維克與布爾塞維克差別一般，沒有調和的餘地的。所以兩黨在遠的將來，終究是要破裂的，不過在近的將來，兩黨的共同戰線，或者不至於即行割斷。

要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主義政略上，有幾點相同，也有極相異的原來。孫文的三民主義，可以依各人的解釋伸縮自在，是一種極有彈性的主義。依廣義的解釋，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相合，民族主義與列寧的民族政

治也是沒有甚麼差別的。所以兩黨提攜的前途如何，是要看國民黨內部的溫和急進兩派，將來由何派握權。假使國民黨的溫和派得勢，必與共產黨分離，假使急進派得勢，與共產黨的關係必更進步圓滿。最近分明是急進派的天下，所以國民黨左傾的色彩很鮮明……

七

由前述五月十五國民大會的結果，對於共產黨加了一點束縛。若依議決的三案實行，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活動，當然有許多障礙。但事實上，不盡如是在國民黨的一方面，不惟不會辭退鮑羅廷的政治顧問，並且請他代表第三國際，作兩黨聯席會議的顧問，這是國民黨與蘇俄及第三國

際提攜親密的表示。他方面共產黨務求避去與國民黨的衝突誤解，對於廣東政府的政權分配，及國民革命作戰的進行，一切出以讓步於國民黨的態度；惟對於他們所負最大使命的下層農工運動，則傾注全力進行。

恰在這時候，有一個俄使館的參事官名蘇羅伊約夫的，由廣東視察回到北京，我會見了他，他和我談及廣東方面共產黨讓步的情況，說——

「……廣東的現狀，還不曾達到完成國家的組織。然廣東當局的方針，確在於建設國家資本主義，不在實行共產主義，已絕無可疑。不過他們進行這種政策，中國的共產黨也參與其中，所以惹起世人的疑懼，以為廣東當局趨於赤化了。但中國的共產黨，也相信中國的現狀，除了資產階級的國民主義以外別無可取之途，也向着與本身所

持主義不相容的政策前進……」。

然則一方國民黨左傾，他方共產黨右傾；左傾的國民黨與右傾的共產黨相互提攜，向國民革命的共同目的進行。廣東內部的團結既已堅固，國民革命軍的實力，也漸就充足了。到本年七月初旬，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整飾陣容，向韶關出師北伐了。

十四 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

一

蘇俄共產黨領袖史單林嘗說：『東洋被壓制國的大資產階級，常有與歐美列強的帝國主義提攜妥協的傾向；中國國民黨也認定『各軍閥常有與歐美列強提攜妥協的傾向，』所以把國外的帝國主義與國內的軍閥同看做革命之敵。軍閥與帝國主義妥協最明顯的例，就是辛亥革命後袁世凱與列強的關係。當時袁世凱因為得了列強善後大借款的援助，威勢大振，以他為首領的北洋軍閥勢力，就把政權壟斷了，民主革命事業的萌芽，就摘損了。所以孫文以『打破歐美帝國主義的勢力，』為中國

革命完成最重要條件之一。近來國民黨最重要的對句標語，就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

最初引起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大團體，是一九一九年以反對中日軍事協定爲動機的學生聯合會。但是把他作爲革命的標語，具有明確意識的表示，是在受了蘇俄影響以後，由共產黨的暗中積極活動而來。一九二四年中俄協定成立後，特地起了一種與蘇俄東方政策最同腔調的運動，就是以「反帝國主義，」與「弱小民族聯合運動」結而爲一的「反帝國主義大運動聯盟。」

二

中俄協定成立後，俄羅斯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廢除了，反帝國主義

運動大聯盟，就是趁此機會以『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爲標榜而起的。聯盟的發起人爲胡鄂公（議員，馬克思主義派）、雷殷（議員，國家主義派）、王文璞（議員，基督教徒）、包世傑（國民黨系的新聞記者）、劉子雲（共產主義派）、謝復初（華僑實業協進會員）、余調生（律師）、李漢石（勞動組合運動者）、鄺摩漢（教育界）、陳冕雅（新聞記者）等。其目標在於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其作戰策略在於聯合被壓制各弱小民族立於同一戰線上，與布爾塞維克的東洋民族政策，恰好是同一步驟的。

一九二四年七月七日，由胡鄂公雷殷王文璞等參衆兩院議員百五十人，以『國民對英外交聯席會』、『北京學生聯合會』、『社會主義青

年團」等十餘團體連合的名義，向各方面發出一種通告：『爲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增進中國國際地位，宜將國內各團體聯爲一氣組織大規模的運動團體，特定於七月十三日在中央公園，開各團體代表聯席會議，萬祈蒞臨。』到七月十三日，來中央公園參與會議的，有五十幾個團體的代表，和參衆兩院議員二百三十餘人，由胡鄂公主持，就開了第一次大會。

第一次大會，議決了聯盟宣言，及規則，又議決了『中國國民致帝國主義列強國民書』及『致駐中國各公使書』。最後組織執行委員會，推舉胡鄂公爲主席委員，雷殷，王文璞，鄺摩漢，包世傑，謝復初等十五人爲委員，繼續開執行委員會，以圖會務的進行。於是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成立了。聯盟最初的宣言，大要如左：——

反帝國主義的同志們！自從中國受歐美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以來，我們受了幾十年的苦痛了。我們與其忍着苦痛，呻吟於以等壓迫之下，毋寧決死與彼等宣戰。

現在我們提出左列四項為本大聯盟的使命，切望同志奮起。

一、撲滅歐美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廢除不平等條約的

二、內外各公私團體及個人，凡與我們同情欲加入大聯盟，

而為國家的或國際的反帝國主義運動者，皆認作我們同志。

三、本聯盟，除了反帝國主義運動以外，不干與其他事件。

四、對於甘願作帝國主義的走狗，或妨礙我們行動的以對

付帝國主義的同樣手段撲滅之。

中國反帝國主義的同志們！全世界反帝國主義的同志們！速起團結！

三

反帝國主義大聯盟，於七月十三日成立後，於七月十六日開一次執行委員會。由委員會議決，發表一長文的宣言書，向各國政府通告聯盟的成立，並表示與世界被壓制的各民族，作成聯合戰線的旨趣。

這篇宣言，可認為列寧民族政策的反映，很值得我們注意。請把他的大意摘記在後面——

「……我們要與印度，菲律賓，暹羅，安南，波斯，埃及，阿富汗，及馬來

半島各有色民族，共同說話。我們都是被帝國主義的歐美所壓迫的民族。我們要脫離他們的重重壓迫，非與他們作決死的鬥爭，斷不能達目的。

他們的侵略及其橫暴行爲，現已到了慘酷的極點了。我們當此時候，須聯合全世界所有的被壓制民族，向歐美列強，作成一道共同戰線，施行總攻擊。

我們被壓制的民族，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二。加以蘇維埃俄羅斯及屬於蘇維埃聯邦的各少數民族，也是我們的同志。由凡爾塞條約而成爲帝國主義列強半殖民地的德意志奧地利匈牙利三國民，也不是立於反對我們的地位的。

然則被壓制民族，占有十餘億的多數，歐美帝國主義的民族，不過三億。但是以我們十餘億的民族，卻被不足三億的歐美民族所壓迫，不能戰勝他們，這是何故呢？因為我們弱，他們強！

我們有一個大缺點，就是我們沒有相互團結起來。帝國主義的歐美列強，乘着我們不一致，便把我們弱小民族分割了，逐漸握着我們的支配權了。

歐美列強對於東洋的侵略，現已到了絕頂了。英國壓迫印度人，荷蘭壓迫馬來人，美國壓迫菲律賓人，法國壓迫安南人，……各個做他們的奴隸。他們又在有四億人口的中國，劃成他們分轄的勢力範圍。

我們對於這種壓迫的苦痛與恥辱，已經沒有忍受的力了。我們雖投何種大犧牲，不能不為脫離他們的壓迫而戰。黃色，銅色，白色，黑色等各被壓制民族！非在反帝國主義的大同精神下面，一致聯合起來，打破帝國主義的歐美列強不可……」。

四

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後於八月三日第四次的執行委員會議決以辛丑條約簽字的日子九月七日為國恥紀念日，從九月三日到九日一週為「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週」，檄告全國，一律舉行「廢除不平等條約示威運動」。以後凡遇着在中國各處所發生的對外關係事件——例如英艦礮擊萬縣事件，北京李義元事件，沙面罷工事件，塘沽中國商人被殺

事件等——即舉行示威運動以促起國民之紀念。又發行會刊，宣傳反抗帝國主義，或招待新聞記者，謀與言論機關聯絡，或向各省學生團體及公私各團體散發傳單，慫恿各界人士贊助。不久的時候，天津，保定，湖南，廣東，等各處，就組織了許多支部。到了九月的運動週，全國各地，果然舉行了大示威運動，反帝國主義的聲勢，風靡全國了。但在是年秋間，第二奉直戰爭勃發，北京的警察廳，禁止執行委員會開會，並禁止發行會刊，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的運動，一時停頓。到第二奉直戰爭的末段，馮玉祥忽向北京行了「苦特打」，曹錕吳佩孚失敗，北京的軍權，落到馮玉祥手裏，由馮張提攜，擁戴段祺瑞爲執政政府，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又復活了。十一月二十三日開第八次執行委員會，向新政府建議兩事：一，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二、絕對不許向外人借款及武器輸入。又以此兩事爲骨子，發表很長的對時局宣言。

五

當與英美鉤結的直隸派軍閥全盛時代，利用中俄協定的機會，樹起一面反帝國主義的大旗，把各派的智識階級，聯成一個團體勢力。這是中國近年國民運動的一大成功；恰於中俄協定成立後，就在北京產生一種與蘇俄接近的勢力，並且爲與蘇俄東方政策最同腔調的團體，這也是這個大聯盟的特色。但是這個大聯盟在創立的當初，發起人的中間，有商人，有共產黨員，有國家主義者，有新聞記者，有律師，有學生，……形形色色，分子極爲複雜，所以缺乏永久繼續的可能性。果然，到一九二五年春，孫中山

和國民黨各領袖前後繼續來京，與馮玉祥攜手，謀爲政治的大活動，並且這時候的政治運動漸與蘇俄接近，這個表面上與國民黨沒有關係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也自然有捲入國民黨革命運動中的趨勢。到是年的夏間，聯盟的組織，漸次解體了。其後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就移入共產黨所操縱指揮的學生聯合會手中去了。

六

學生聯合會的成立，在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是年春間，中國的日本留學生，爲反對中日軍事協約，陸續歸國，以上海爲大本營，開始猛烈的反對運動。北京的學生，與他們相呼應，在天安門前面開國民大會，議決向段政府要求取消中日軍事協約。後來集合在北京方面的學生，組織了

一個『國民雜誌社』上海的方面，刊行了一種『救國日報』兩機關互相呼應，極力爲反對中日軍事協約的宣傳。

同年五月一日，國民雜誌社同人爲『二十一條』要求的紀念運動，又在天安門前舉行露天大會，開會前，段政府用高壓政策，逮捕了多數學生。於是學生團的反對聲勢，越發增高，就以貫徹對外問題的主張爲標的，組織了『學生聯合會』。接着由北京學生聯合會派遣代表，向各省勸說，組織各省學生聯合會。接着又由各省學生聯合會派遣代表，集會於上海。於是年六月十六日就成立一個全國學生聯合總會。

於是，以對日外交問題爲目標，與政府抗爭的學生聯合會，及至擴充到全國，成爲一種永久的組織，面目爲之一新，活動的範圍也擴大，成爲中

國革命的急先鋒隊了。

七

這時候中國一般學生的心理中，有一種很深刻的觀念——在今日的中國，一方面腐敗的官僚與迷頑的軍閥播弄國政，他方面多數的民衆，尙在一種無智的黑暗狀態之下，對內對外，除了我們純潔的熱心的青年學生之外，沒有可以替民衆呼冤的；在有秩序的國內，以學生而參與革命的政治運動，是忘了本分的不良學生，應受非難的；但在今日的中國學生，是無知民衆唯一的指導者，是一切新運動的急先鋒，恰與十九世紀俄國的學生立於同樣的地位。他們具有這樣的深刻觀念，所以就把學生聯合會，做民衆革命運動的第一線部隊，這是基於中國的特殊國情而然的。

學生聯合會，設全國總會本部於上海，由總會統率各地的學生會。聯合會之目的，分爲本身問題與本身以外問題的兩大綱：對於本身問題，主張關於學校教育方針及一般校務，學生有發言權；關於本身以外問題，學生須努力進行農工運動，反帝國主義運動，反基督教運動，及其他社會運動。對於社會運動，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兩句標語爲主，這就是與『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異詞同意的。這兩句標語，非但恰與國民黨的中國革命作戰方針一致，並且在備受列強經濟政治各種侵略的中國，不問他是何黨何派，沒有不爲這兩句標語所動的。學生聯合會，也是在這種標題之下，所以能彀把所有不同階級不同思潮的學生一致團結起來。但是學生聯合會的指導權，漸次移入共產黨員的手中去了。當馮玉

祥的軍隊占據京津一帶，握有中央實權的時候，以北京爲中心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都由於被共產黨操縱指揮的學生聯合會所發生。尤其是去年三月十八日的示威運動當總指揮的就是新由莫斯科回來的共產黨學生，名叫王一飛。上海總會的幹部，差不多全爲共產黨所據有。現在的學生聯合會，在中國各種團體中，恐怕是一種組織最完全並且徧於全國的戰鬥團體。

蘇俄當局對於東方政策的進行，不待說是特別的注意於學生聯合會，力求與他們握手的。從一九二二年以來，布爾塞維克對於學生聯合會的操縱運動極熱心周到。該會的中央幹部，所以落入共產黨員的手中去，可以說是蘇俄布爾塞維克黨努力的結果。

八

學生聯合會，去年六月，因爲五卅事件，由大會通過，發表一篇很長的宣言文。這篇宣言文最足以表示該會的本色，大要如左——

帝國主義的列強，侵略我們中國，已經數十年了。他們用政治上及軍事上的暴力，威逼我們，訂立種種不平等條約，奪取中國的領土及港灣，獲得領事裁判權，租界行政權，關稅管理權，鑛山採掘權，鐵路敷設權，工廠設立權，派遣海陸軍隊，侵逼中國各地，又設教會，學校，新聞，及其他的宣傳機關，毒害中國人民的思想。

他們又和軍閥暗中提攜，助長我國的內亂，乘此機會，巧爲勢力範圍的擴張。

中國政治的紊亂，實業不得發展，民權不得伸張，推究其根本原因，一切皆歸於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

「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是我們中國民族求解放的正當呼聲。但是他們稱之爲「赤化，」甚至對於一切中國青年學生，都加以「過激派」之名……

現在歐美列強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各地一致行動，壓迫中國人的自由，更想用兵力，把我們中國人逼作他們柔順的奴隸。

我們認定這一回的事件，不是上海漢口廣東單純的地方問題，也不是「巡捕殺人」單純的法律問題。因之不宜爲局部的談判，以懲罰，賠款，收回會審公堂爲解決的條件。我們認此爲國際上的政治

問題，最小限度須要求廢去一切不平等條約。我們主張至少非貫徹左列的要求不止：

- 一、收回全國租界；
- 二、廢除協定的關稅；
- 三、撤退駐華外國海陸軍及巡捕；
- 四、取消領事裁判權；
- 五、禁止外人設立工廠；
- 六、收回教育權；
- 七、禁止外人傳教；
- 八、禁止外國軍艦航行國內；

九、沒收外人在中國所掠奪的產業。

要之，我們的要求，是要由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國際關係，把中國放在與各國平等的地位上。

自「五四」運動以後，我們中國青年學生，已成爲民族自覺的先鋒，又隨覺勞動階級的自覺喚起了中國各階級的奮起反抗。例如北方的鐵道罷工，南方的海員罷工，各地的愛國運動及其他國民革命運動的發展，無不如此。

去年，英美帝國主義的傀儡直系軍閥崩潰後，在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指導之下，全國起了國民會議的運動，我們不惜與軍人官僚協力，一致的對外，但是軍閥因爲本身的利害關係，不惟不援助我們

卻受帝國主義者的嗾使，直接壓迫我們。我們中國民衆非自己團結起來，作持久的鬥爭不可。不如此，不能達到上面所說的目的。我們學生須始終作全國民衆運動的急先鋒。我們各地的學生，每一校須組成鞏固的團體，參加所有的民衆運動；同時我們要使全國的農工商一切民衆都團結起來，對於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者實行經濟絕交，停止一切貿易關係。各地學生、勞動者、箇人、農民，須爲統一的行動，並組織監督的機關，向民衆運動猛進……。

於是學生聯合會，確成爲民衆運動的急先鋒了。不過自馮玉祥的國軍軍敗後，在北京方面所有的急進運動都屏息了；上海因爲孫傳芳將與廣東交戰，恐學生擾亂他的後方，於九月末，把學生聯合會本部封閉了。但

此一時的屏息，決不能消滅他們的根本組織，軍閥勢力傾頹了，他們必然再起來的。

十五 所謂對華宣傳機關

一

一般人對於中國的赤化，輒聯想及於「第三國際」，這是因爲下列三項很明顯的事實：一，最初到中國來，參與中國共產黨及中國青年共產團的組織的倭金斯基，是由「第三國際」派遣來的；二，中國共產黨及中國青年共產團都是與「第三國際」相連結，作戰上，常受「第三國際」指導的；三，站在廣東政府背後的鮑羅廷是代表「第三國際」來作廣東政府的顧問的。但是依我的觀察，「第三國際」對於中國的活動，固然是有一部分力量，卻未必盡如一般人所想象，我以爲「第三國際」真能設

伸着三頭六臂大肆活動，使世界反動政治家心膽俱寒，已成爲過去的事實。列寧逝世後，他所委託的『第三國際』首領齊羅越夫，去年末在共產黨大會失了腳，威力大殺；同時，『第三國際』的本身也到了下坡的勢子了。

二

齊羅越夫，本是列寧所最親愛最信託的弟子；他自己也很自負，以爲『我親受衣鉢於列寧，是列寧主義的直系，列寧的後繼者就是我了；』一般人也這麼推想。但這不過是共產黨現於表面上的皮相；他的裏面已伏有別種很強的流走勢力。在齊羅越夫以『列寧第二』自負，自空一切的時候，他所立足的根據地已崩潰了。

齊羅越夫從列寧承繼而來最貴重的遺產，便是列寧格勒的蘇維埃議長的地位。後來列寧格勒的蘇維埃把齊羅越夫推倒了，選舉了馬羅夫爲新議長，就失去了一種貴重遺產。在去年末的全俄共產黨大會，他又受了史單林的一大打擊。凡他所主張的提案，都被大多數否決。但是因爲他很有閱歷，他又是第三國際的統率者，對於他還是有點敬意，仍舊列名於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政治部中。到七月二十三日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指摘他的行動『紊亂黨紀，破壞黨規』，把他在共產黨最高幹部的名也削去了。

於是齊羅越夫所贖下的遺產就祇有一個『第三國際』了。『第三國際』本是列寧所手創，把他作『世界革命戰的參謀本部』的，齊羅越

夫是他的統率者。齊羅越夫失勢，這個參謀本部的勢力也滅殺了。『世界革命運動』現已軟化而爲『世界勞動運動』。『第三國際』也被所謂『普羅芬迭倫』的『勞動組合國際』分了他的勢力去了。

三

『第三國際』是對抗『第二國際』而組織的。『勞動組合國際』（卽『普羅芬迭倫』）也是一樣有兩個對抗的。先在荷蘭的亞摩斯德丹有一個黃色『勞動組合國際』。於是在俄國就樹起一面赤色『勞動組合國際』的旗與他對抗。

赤色『勞動組合國際』的幹事長爲羅梭甫斯基，站在背後握指導者的實權的，爲俄羅斯勞動組合同盟會長杜謨斯基。依從來的慣例，第二

國際議長與勞動組合同盟會長，都必定加入全俄共產黨最高幹部（即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部員）的。現在杜謨斯基固然是如此，但齊羅越夫已排出於共產黨最高幹部之外了。

我以為『第三國際』的大活動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是赤色『勞動組合國際』的時代。其理由有二：

一、歐戰後，資本主義漸趨安定，現在各國的勞動者，都腐心於自己的經濟問題，對於政治問題，已失其興味。共產革命運動，以勞動階級爲主要運動員；但勞動階級對於革命運動成功希望最烈時，是限於受了戰爭或其他大事件的衝動，因而向政治問題熱心注意的時候。若在平時的勞動者，常埋頭在自己的經濟問題上，不容易引他向共產革命運動上去。尤其

在東洋被壓制國的勞動階級，組織既不完全，大多數又沒有自覺的階級意識，要想把他們引到共產革命運動上去，是很難成功的。故須在他們中間，先起一種勞動組合運動，使他們的組織漸就完善，生出一種自覺的階級意識來，然後可行第二步。這是近年的蘇維埃當局特注重『勞動組合國際』的理由之一。

二、『第三國際』已成了世界資本主義國的怨府，各國反動政治家，一聞着『第三國際』的名字，莫不爲之戰慄。凡各國與俄羅斯恢復國交，締結修好條約的，必以防止『第三國際』之宣傳爲條件。結果，『第三國際』的活動，徒然惹起與各國國際關係上的糾紛，——例如有名的『齊羅越夫信件』問題，使英俄國交陷於危迫。所以蘇維埃當局，把各國所憎

惡的『第三國際』暫時抑制，而用『勞動組合國際』當指導世界勞動運動之衝。這是第二項理由。

去年全俄勞動組合同盟會長杜謨斯基到倫敦，與英國的『勞工組合』(Trade Union)成立了一種提攜契約，莫斯科的新聞紙很稱讚他的成功。本年春間，英國起了大同盟罷工，『勞動組合國際』很盡了奔走援助的責務，由全俄勞動組合同盟會，捐助英國鑛山勞動者，前後共八十餘萬鎊。英國的保守黨因此煽動國內的反蘇俄熱，一時英俄的國交關係，大受不良影響。

* * * * *
據最近莫斯科的消息，齊羅越夫在『第三國際』的領袖地位，也將

要失去了。德國的共產黨最近忽然主張把第三國際從前議長獨裁的組織廢止，改爲幹部合議制，似以排斥齊羅夫越爲目的。現在「第三國際」握有實權的爲史單林及蒲哈林，當第三國際實務上之衝要的，爲馬奴伊林斯基。

無論從何方面觀察，都覺得齊羅夫失勢，第三國際也隨着滅殺了他的勢力，同時「勞動組合國際」的活動，益形顯著了。

四

中國勞動組合運動的勃起，始於一九二〇年，由共產黨所組織的「中國勞工組合秘書部」，中國的產業，受了世界大戰的影響，較前急激的發達。秘書部的中堅，即勞動組合運動的急先鋒，先向北部中國進展，傾

全力於鐵道及鑛山勞動者之組織運動。到一九二二年便有唐山機器廠及開灤炭坑的罷工；一九二三年有京漢鐵道的罷工；至『二七運動』之秘密畫策，益增巧妙。到一九二五年，紡績、鑛山、鐵道、海員，四種的全國產業組合成立後，就完成了全國總工會的組織。於本年第二次全國勞工大會，宣布全國總工會成立時，從前的祕書部，改爲全國總工會地方書記部，他的組合組織，遂由第三國際移入『勞動組合國際』了。先是於一九二五年第一次大會，曾經提議加入『勞動組合國際』，當時因爲總工會的基礎，沒有十分完成，這種提議未得可決。但同年在莫斯科所開的『勞動組合國際』第二次大會裏，有中國勞動組合的代表列席，已正式承認他的代表權。到去年五月一日在廣東開中國全國勞動組合第二次大會時，到

會者有由四五十萬人選出的代表二百八十名，滿場一致決議加入『勞動組合國際』。『勞動組合國際』對於他們，於同年五月十八日以宣言表示熱烈歡迎。不到一月便在上海發生了五卅事件。『勞動組合國際』以此爲表示誠意援助中國勞動者的好機會，於是散發傳單，募集救助金，對於上海的罷工勞動者大大地與以援助。

蘇俄對於中國的勞動者，最初本不會抱有多大的期許。五卅事件發生後，上海勞動者所表現的活動及團結的精神，竟超乎他們所期許之外。於是在『勞動組合國際』出版部所發行的『勞動者之中國』的小冊子上，羅梭甫斯基認定中國此次事變，有許多特徵，特爲左列的陳說：

中國有組織的勞動運動，本尙幼稚，自共產黨把他的組織完成

以來，不過五六年工夫。勞動組合的組織，是歐洲大戰以後的事。中國政治方面的革命，常以民主革命主義的國民黨當其局，勞動階級大都在國民黨指導之下。但是上海同盟罷工的事件突發，國民黨把運動的指導權，讓諸勞動組合了。在上海罷工事件上，勞動組合，實始終當了政治的任務。上海勞動組合本部，數月之間，事實上全然成了一種勞動蘇維埃的形象。不論中國的反動派，與列強的帝國主義者，都爲之驚震……

因爲而成立勞動組合，便表現如此的活動，所以羅梭甫斯基很讚嘆他們。自五卅事件以來，中國的革命運動，漸帶有勞動運動的色彩，實含有重大的意義。但是羅梭甫斯基同時認定「中國無論如何是一個農業國，

勞動運動不過限於上海、天津、廣東等大都市，對於中國勞動階級的實力，不宜過於期待，他說：

中國的無產階級，是我們同盟者。我們對於我們的同盟者有正確知道的必要。假若我們對於中國無產階級的現狀，組織，結合，及其自覺的程度，與對於有產階級抵抗力的限度不能正確的知道，一旦舉事，必至失敗。我們從此對於中國的勞動運動，不可不研究。研究後，方能把中國與歐美間的無產階級，實際結合起來。

羅梭甫斯基的同僚全俄勞動組合同盟會幹事列蒲色，由前年到去年，曾來極東兩三次，視察中國勞動組合運動的狀態。

* * * * *

「普羅芬迭倫」出現後，還建設了一個「克列斯金迭倫」。「普羅芬迭倫」爲「勞動組合國際」所以結合各國的勞動者，作國際運動的指導；「克列斯金迭倫」爲「國際農民同盟」所以結合各國的農民，爲世界農民運動的中樞。但是這個「國際農民同盟」創立的日子還不久，知道他存在的人還不甚多。

今春胡漢民在莫斯科曾以中國農民代表的資格，被推舉爲「國際農民同盟」的幹部。

五

所謂「第三國際」所謂「勞動組合國際」所謂「國際農民同盟」都是對於世界全局革命及勞農國際運動的機關，他們的活動範圍，並不

是限於中國。並且前二者的活動舞臺，還是在產業發達勞動者占有多數的歐美。專以中國爲目的的宣傳機關，還有一個團體，名叫「快從中國縮手」會。（手是指列強帝國主義的手。意思是，要帝國主義者放手，不要再壓迫中國了。）

這個會，是去年上海五卅事件發生時所新設的，以莫斯科爲中心地，主要目的，爲反對列強對中國的帝國主義。當時我正在莫斯科；某天我在沙阿伊旅館（日本大使館所在地）前面，看見一羣由中國留學生勞動者和俄國人混合遊行而來的團體，捧着孫文的畫像，手執赤色旗幟，並書有「反對帝國主義，」「快從中國縮手」的標語。這就是「快從中國縮手會」所舉行的大示威運動。

這個會以俄國勞動組合同盟幹部員安側盧伊惕爲會長，越飛及前東京羅斯塔社特派員鄂茲列省斯基皆爲其有力幹部員。

本年春三月十二日爲孫中山的週年忌日，這個「快從中國縮手會」在勞動組合同盟會的大會場內，開了一次孫中山追悼大會。那一天，越飛，杜洛茲基，色馬西柯等名人都到了會，各有追悼的演說。那時候胡漢民正在莫斯科，也招待到會，將孫中山生前的事蹟，向會衆追述，越飛的演說辭，大旨如左：

「本日は一個可悲の忌日。但是我們的悲哀，不是專爲中國的勞動者的悲哀，是並爲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悲哀。爲甚麼呢？因爲孫逸仙先生是中國革命的首領；中國的革命，是與全世界革命有密切關

聯的。我們今天集合在此地，弔唁孫逸仙先生的靈魂，就是表示將舉全力援助中國的勞動者在革命上鬥爭的決心。」

杜洛茲基的演說辭，有一段很博得大眾喝采鼓掌的，大意如下：

「孫逸仙先生的偉大，就是在中國多數的首領，總是怕將中國與世界資本連結的絆帶割斷，革命發展往往到了中途就停止了；孫先生一人獨與他們相反，向着革命的途徑邁往前進不稍回顧……

「快從中國縮手，」這句話，決不是一句架空的抽象的標語，實是一個「嚴肅的命令。」這種「手」不但是中國一國受牠的威脅，同時我們也無不受牠威脅的。我們非與中國共同作戰，把牠打回去不可的……」

六

目下莫斯科對於中國青年赤化的教育機關還有兩種，一爲『東洋勞動共產大學』，他的組織和目的，於前面史單林的演說中已詳明了；其他爲『中山大學』。中山大學是孫文去世後不久便在莫斯科籌備開設的，到去年末已經開始授業。該大學比較東洋勞動共產大學革命的意味，還要深遠；東洋勞動共產大學，是養成東洋革命的『士官』，中山大學便是養成『參謀』的。

中山大學開學雖不久，已有三百餘名學生在中奮勉研究。各生徒中並有由中國及蒙古派來的女子。如那迭喀，蒲哈林輩，都是傳授列寧主義的主要教授。今春馮玉祥到莫斯科的時候，許多馳往車站去歡迎他的中

國學生都是「未來的中國革命參謀」呢！

十五 所謂對華宣傳機關

三〇五

十六 新舊分野的中國武力

一

中國的武力，到今年約可分爲五：一、以滿洲爲根據地而伸張其勢力於直隸山東的奉天軍閥張作霖；二、以武漢爲中心而跨有河南湖北的直隸軍閥吳佩孚；三、據有南京，以五省聯盟之說而囊括蘇皖贛閩浙於肘下的軍閥孫傳芳；四、握有察哈爾綏遠熱河甘肅陝西等地盤的西北國民軍；五、以廣東爲根據地，由蔣介石統率的國民黨軍。這五種武力，前三種是與東西列強妥協提攜的舊軍閥武力；後二種是受蘇俄援助而成立的新革命武力。然則可以說前面三種是白色武力，後面兩種是赤色武力。（譯者

案後面兩種，雖與赤俄有關係，謂之革命武力則可，謂之赤色武力則尚待分別細察。

在今年春間的形勢，孫傳芳的態度尚不分明，吳佩孚與張作霖已彰明昭著的聲言聯合討赤了；廣東也準備出師北伐，與西北國民軍遙相呼應；這四種武力已在南北兩戰場開始鬥爭了。茲就這幾種新舊武力，與蘇俄的關係約略分述於後。

二

除了已經赤化的外蒙，與俄國地壤相接，利害關係最深的，便是張作霖所割據的東三省。因此張作霖對於俄國由北而南的赤化勢力，常受威脅，立於一種警戒的地位。

但當第二奉直戰爭以前，奉天軍前有直隸軍的強敵，對於俄國不能不出於讓步的一途。俄使加拉罕看到張作霖的點弱，於第二奉直戰爭將破裂的時候，很巧妙的威嚇他，便依俄國的主張，締結了一種奉俄協定。

由此協定的結果，張作霖免去了俄國從後襲攻的憂慮，把奉天軍集中於山海關，又與馮玉祥相結託，把吳佩孚推倒了。

但是吳佩孚雖然倒了，張作霖仍舊受腹背夾攻的赤化威脅；一方面依奉俄協定，蘇俄赤化勢力，由中東鐵道侵入北滿，經濟上思想上，都扶植了一種牢不可拔的勢力；一方面馮玉祥所率的國民軍勢力，漸漸地伸張於關內，有將奉軍擠出關外之勢。不久奉天軍閥的裏面，又有郭松齡倒戈的事變。郭松齡的倒戈，實在是奉天軍閥的致命傷，一時候奉天軍閥幾有

滅亡之象。不料張作霖在那危急存亡之秋，一年前與他爲讐的吳佩孚，忽然變了他的同情者。

原來吳佩孚自從失敗後，雖伏了一年有半，後於漢口樹着討賊軍的旗幟，謀與孫傳芳協力，對於奉天軍閥作雪恥戰爭。突聞郭松齡倒戈之事，吳佩孚忽然變計與張作霖聯合，向張發一電報，大意說：從前馮玉祥向我反叛，使我慘敗，現在郭松齡的反叛，必定也是使你很痛苦的；我生平所最痛恨的，就是這些反叛無常的小人；你可專心討伐叛逆，我將盡我力之所能與你以援助云云。張作霖正在開軍事會議謀救危亡的時候，忽然接到這個電報，很感激吳佩孚的義俠心，便把他傳示部下，士氣爲之一振。

後來奉直兩軍閥間，以張志潭及其他政客の奔走斡旋，吳張兩雄，悉

釋舊怨，互相攜手，結爲討赤聯軍；於六月末，先後來到北京，在中海懷仁堂歡宴，表示一種極融洽的情態。

三

一說蘇俄當局，對於中國各軍閥中，最初頗注意於吳佩孚，曾由孫洪伊通款，謀與洛陽王的吳氏接近。這一說若果屬事實，恐怕是蘇俄初次派遣到中國來的優林，斐克思輩沒有眼光的人所幹的勾當。

吳佩孚生就是一個直情徑行，舊式國家主義的武人。他在那戎馬倥偬之中，還是讀孝經忠經一類的古書，頭腦頑舊，與近世過激思想是絕對不相容的。對於國內的急進運動，常用一種很峻烈的高壓政策。當京漢鐵道發生罷工風潮的時候，他把罷工的運動人員一網打盡，通通給以槍斃。

國內的共產黨人恨之徹骨。

今年夏間，吳佩孚與張作霖會晤後，回駐長辛店，樹立討赤軍旗幟的時候，一日，我往他的總司令部去訪他，問他所討伐的目標「赤化」兩字，含有何種意味，與他自己的抱負如何；他意氣揚揚地向我說了一點鐘的時間，把「赤化」兩字解釋得很奇離；他說：

「不論西洋東洋，赤化總是蠱惑人民，危害國家的邪說。中國古來，也有赤化的歷史。在太古時代，有稱爲蚩尤氏的，就是中國赤化之元祖；古書例以「赤蛇」，口出火，鼻出霧，腹出煙；這種火，霧，煙，以現代的危險思想來說，就好比孫文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論；當時的黃帝，因爲要討伐他，就造了三種羅盤針：一，整肅綱紀；二，護法驅邪；三，國權

守護；以八年間奮戰的結果，就建設了堅實的帝王之業。很可怪的，這種「赤蛇」恰恰在今日張家口的地方滅亡；今日的國民軍，就是重演古代歷史的事實。

堯舜時代，又出現了一個與今日共產主義相似的「工共」氏，約在如今北京的地方，設立了一個政府；後來約七十年間，政治紊亂如麻，古書稱當時爲混沌政治。但時經堯舜討伐他，把他趕到黑龍江西北利亞地方去了，這一點也與今日的情勢相似。

到戰國時代，又有一個宣傳主義的許行，以不分貴賤階級相唱導；當時的孟子及其他聖賢，都認定許行的思想爲危險思想，以正當言論與他宣戰，把那種危險思想撲滅了。

就上面歷史事實說，以武力行「赤化」的，就用武力打倒他；以政治行「赤化」的，就用政治排除他；以思想行「赤化」的，從思想上糾正他。現代的「赤化」，武力，政治，思想上都發展他的魔力；若要討滅他，軍人就應用武力，政治家就應用政治，輿論家就應用思想，舉國一致的對待他。我是一個軍人，是要用武力討滅「赤化」，建立太古時代黃帝之功業的……」

這是吳佩孚的『赤化討伐論』。由此可見他極端古舊的頭腦思想。張作霖雖說是反對『赤化』，但在他個人的地位情形上，有時仍不惜與赤俄妥協。至若吳佩孚則與赤化絕對不相容。恐怕在中國現時的軍閥中，徹頭徹尾反對赤化的，就祇有吳佩孚一人。

馮玉祥由莫斯科與國民黨領袖書中有言，「張作霖，敵也，敵可轉而爲友；吳佩孚，讐也，讐則終不能和。」這是很能知道相手方的言論。

四

有位蘇俄的政治家，和我談論吳佩孚、張作霖、馮玉祥三人，他的批評，很值得我們注意，他說：

「吳佩孚與張作霖，都是一個武夫；不過吳氏是一個人格高潔的愛國者，張氏是一個「綠林」出身的梟雄；若說到政治上的經驗與思想問題，二人都是一樣的沒有甚麼理解。至若馮玉祥不但備有充分的軍人性格，並且具有政治家的膽略，思想家的深沈，實在是中國現代罕見的人傑。他的年齒尚輕，在中國軍人中，是前途最有希望的。」

我嘗問他：「一般人對於你當第二奉直戰爭的反戈事情，加以非難，對於你的人格，未免懷疑，你自己有甚麼解釋的理由？」他答說：「當時，我確是居於吳佩孚部下的地位。但這不過是軍務上的等級差別。我的身心，是替中國國民任事的。假若反於中國國民的利益，就是我的上官，我也不能不依國民之所命爲國民而犧牲他。所以我當第二奉直戰爭的末了，就把我所統率的軍隊改名爲國民軍。」其抱負之大，識見之高，於此可以想見……云云。」

這種批評，到底確當與否，又爲別一問題；蘇俄當局對於中國各軍閥，是一種甚麼見地，從此可以推知。

五

馮玉祥與俄國發生關係，始於越飛東來的時候，但兩方關係的具體化，還是在一九二四年十月『苦特打』前後的事情。

雖說馮玉祥是崇拜孫文，信仰三民主義的人，思想上有赤化的傾向，但我與他面晤時所得的印象而論，他果然對於過激的唯物主義有何理解，尙屬疑問。使他與俄國接近的動機，與其說是列寧主義，無寧說是奉軍較爲近於事實。奉直戰爭後，奉軍的李景林占領了天津，把馮玉祥國民軍向海外的交通遮斷了。因此國民軍要想從海外輸入一枝槍一顆子彈都不能，除了靠俄國由蒙古輸入械彈以外別無他途。去秋乘郭松林倒戈的時候，國民軍一度占有天津，但因郭軍敗北，仍舊退入北京，後又由北京退往西北口外，於是國民軍更非靠俄國的援助不可。

今春馮玉祥親赴俄國，與蘇俄政府的關係，必更親近，但親近到甚麼程度呢？當時各國的新聞紙上，盛傳一種馮密約說，不過直到如今，還沒有得到這種密約實現的真確消息。但這密約的有無爲別一問題，馮玉祥在俄國所發表的思想傾向，很可令人注意。七月十九日在莫斯科漢字新聞社所開的演說會席上，馮玉祥有一篇演說，可以表示他的意向，現在把他的大意摘述於後：

現在中國的中央政府，沒有一點實力。政治的實權，在各處擁有武力的軍閥手中。東西帝國主義者，常常勾結這些軍閥，助長中國的內亂。今日的中國完全在反動勢力支配的下面。但此不過是一時的現象。中國國民的前途，尙須有新戰爭與新勝利。反動勢力的內部，極

不調和不統一各軍閥常常自相爭鬥。中國的革命決不至終於失敗。現在國民軍支撐北部，廣東軍當南方建設之任；尤可特別注目的，全國勞農運動，勃然興起，勢力逐日增進。由目前的形勢觀察，中國的將來，必歸於平民階級的勝利，是確信無疑的了……。

俄國共產黨的機關報蒲勞達於八月十九日，也揭載了馮玉祥的談話一段，大旨如下：

國民軍與廣東軍的提攜，益構成鞏固的革命勢力，聯合革命軍的勝利將更可確保。國民各軍，常與優勢的敵軍搏戰，終不為敵軍所屈服，這是因為國民各軍，始終與人民聯絡親密，誠意為國家而戰的原故。但是目下的形勢，尚不許遽作樂觀，因為張作霖與吳佩孚的背

後，有英國的勢力存在，政治上軍事上，得了多大的援助。但是我確信中國的國民革命，必得終局成功。

現在中國革命運動，大體在左列的狀態之中：

一、西北國民軍與廣東革命軍，合力求國民的解放，向完成國民革命的途徑進行。

二、當此革命戰爭時，我們并想促起國民的自覺，及敵軍中有進步傾向的士卒的自覺。現在這種目的已達到一部分；吳佩孚，靳雲鵬及其他反動的軍隊內，時常動搖敵軍的將卒，按誠於國民軍的已經不少。在反動的軍隊內，促進革命的自覺運動進行異常急速。

三、我們是與外國的無產階級及革命同志，共同一致的行事。

幾個月間，我在蘇維埃聯邦，得了許多印象，其中最令我驚嘆佩服的，就是俄國共產黨員的活動。他們日夜不絕的活動。他們所受的俸給，與非黨員所受的同等，甚或比較少一點，但他們的勞動工作比誰都要多。所以我對俄國共產黨員的勇氣與努力，不能不特別地敬服……。

馮玉祥對於布爾塞維克的讚許傾向，於此可見一斑。

數年前，曾經有許多人勸誘馮玉祥加入國民黨，並且有勸他加入共產黨的，但他毫不爲動。他到了莫斯科以後，一位基督教徒的將軍，忽然變

爲列寧主義的朋友。本年八月接到國民軍拋棄南口向甘肅敗退的報告，他便決意加入國民黨，卽於同月十七日就道歸國。當時與他同在莫斯科的國民第二軍首領于右任，也先後由莫斯科出發歸國。

馮玉祥於九月十六日到綏遠的五原，卽於該地開國民軍軍事會議；十七日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以信奉國民黨主義，貫徹國民革命的旨趣，發出左之通電：

我本是勞動者的子弟。幼年時代，因爲貧困的原故，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及到年長，痛感國政的擾亂，發憤從戎。但學識淺陋，不足以當救國之任；又與孫中山先生並世而生，聞他革命的懷抱，深以自己的智識落後爲恥，所以退而外遊。但帝國主義者利用軍閥，益增橫暴，國

家的禍難益迫，中山主義益瀕危殆。所以我不忍坐視，把外遊的計畫中止，急速歸國，已於九月十七日由全軍將士的公推，在五原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以此機會，對於全軍將士及國民宣言如左：

我們國民軍的目的，在於以國民黨的主義爲基礎，喚起民衆，掃除軍閥，打破帝國主義，以求中國的自由獨立；與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相互聯合，共同奮鬥，以求達到此目的……。

同時國民第一、第二、第三及第五軍的將領，也連名發出推戴馮玉祥及加入國民黨的通電，要點如左：

一、國民軍與國民黨結合，信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第一及第二兩次的宣言並決議案。

二、公推國民政府委員國民黨西北政治代表馮玉祥爲國民軍聯軍總司令。

三、馮玉祥於九月十六日歸國，十七日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同時，全軍宣誓奮鬥到底。

先是，國民軍曾派遣李鳴鐘徐謙赴廣東，向國民黨本部申請正式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立即承受，任命馮玉祥爲國民政府委員及國民軍總黨代表。自九月十七日以來，西北國民軍與廣東軍，明確的成爲同一色彩的革命軍了。

六

廣東軍的首領蔣介石，是由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出身的。他在廣東嶺

然露出頭角，在一九二二年，由孫文派赴莫斯科以後，廖仲愷與越飛在日本熱海成立了建設軍官學校的約束以後，即由孫文派他往莫斯科與蘇俄當局商定具體的援助方法，一面考察蘇俄的軍事政治情形；歸國以後，便就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

蔣介石在經營軍官學校的時候，是所謂『不飛不鳴』的時候，對於黨務政務，一切不問，惟專心致志於校務。到了軍官學校有一班學生畢業，編成黨軍時，這位『不飛不鳴』的蔣校長，便一躍而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長；初試於擊破商團軍，繼則討滅陳炯明，削平滇桂客軍，他的勳名，便赫然震動南方。及至廖案發生，胡漢民出遊蘇俄，到今年三月政變後，汪精衛也離去廣東，於是廣東政府的軍權政權，一併落入他的手中了。今年七

月初旬，便決計實行北伐，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八月五日，由韶關出發。當時，投入國民革命軍的唐生智，已占有湖南省的大半，八月八日，蔣介石到衡州，十二日到長沙，十八日起，開始進攻岳州，僅以數日間的戰鬥，便把岳州攻陷了，二十六日，蔣介石即入岳州。吳佩孚聽聞岳州失守，急速赴湘督率北軍，死守汀泗橋，同月三十日，國民革命軍又把汀泗橋的防線攻破，一氣追至武昌城下；九月六日，以奇兵占領漢陽，漢口隨爲青天白日旗所布滿，國民革命軍的勢力，到了長江上游了。蔣介石就國民革命軍的目的，發布一種對外宣言，大概的意思如左：

我們從事北伐，是依照人民的意思，要把人民從軍閥壓迫的下面拯救出來，給與人民真正的自由。

中國自民國以來，繼續在一種混沌狀態之中，一切國民運動皆被壓制，無數愛國志士，多犧牲於毒刃。在軍閥攬權的時候，中國的統一，是沒有希望的，所以國民政府非從事北伐不可。

凡對於我們國民運動表同情的國，我們都認之爲友；反對我們的國，我們就認之爲敵。

求世界永久的平和，是國民政府最堅強的意志。如中國現在這種半殖民地的狀態，將爲第二世界戰爭的導火線；必定要中國自立起來，這第二次的世界大戰爭方可避免；所以中國的自立，是內外都受利益的事。我們很希望列國對於中國國民革命的完成，一致的與以援助。

共和成立後，外國的帝國主義者，對於反動軍閥，承應借款，輸入多量的武器，助長中國的內亂，把革命完成的時間延緩了。其結果，自然使中國國民，認定帝國主義爲內亂的背景，對於列國抱着一種反感。列國人士，把中國人的希望誤解了，便不得不失卻中國的友誼。我們很切望各友邦，對於我們的意志所在，都能得到正確的解釋。

蔣介石現在是國民黨的中心人物，極主張與共產黨妥協提攜的，……但呼他爲俄羅斯黨，他卻不肯承認。今春，他對於國民黨與俄國的關係，有一段解釋的話說：

『我不是俄羅斯黨，也不是排斥英國的。我的目的，是要把中國』

改造，使他適應於新時代的世界，在國際的大團體中，得有相當的地位。我們確實是受了勞農俄國的援助。但使有願意援助我們的國，我們不問他是何國，都很歡喜地接受。若說我和廣東政府是立在俄羅斯的指導下面，那是不懂廣東政府實情，不解我們真意所在的話調，並且是誣視我們的。

我們所最痛心的，是中國瀕於半死的狀態。我們以使他復活爲第一義；使他在自由與正義的下面，得與列國爲伍。我們所當着手的第一件事，在於治療內部的病患。因此我們想先把廣東改革，建設一個理想區域。這一個目的達到了，其他的各省，必定與我們結合，我們的事業爲範，可以舉改革之實了。

我們並很希望廣東的國際化；因此我們絕對不認有何等人種的偏見或國家的差別；無論何人，若肯來與我們合同動作，我們都是一律歡迎的……』

今夏蔣介石向北方進行的時候，很有把握的揚言說：

『北伐軍先由長沙出岳州，開始向武漢進攻。祇要取得岳州，武昌便是我們的了。得了武漢再向長江下游，謀勢力的發展，決非難事。又與北方國民軍聯絡呼應，可以夾攻吳佩孚張作霖。如此，我們在兩年之間，便可以完成中國統一的事業……』

將來的事情，雖然尙不可知，到現時止，果然如他的豫定，由長沙取得岳州，

又取武漢，革命勢力已延長到長江岸上了。到九月末，即本書脫稿的時候，南方戰局的形勢大概如左：

由九月上旬至中旬，北伐軍占領漢口、漢陽，向京漢線北進，已入河南省境，與河南的樊鍾秀部連絡。

由武漢敗退的吳佩孚僅率衛兵數百人退入鄭州，作捲土重來的計畫；但已失去湖北，又失去河南的南部，雖如何的名將，亦難着手了。而擊破吳佩孚的北伐軍，向江西正面進行，又與新手的敵人接觸了。

前此坐觀形勢的孫傳芳於九月七日，向蔣介石發去最後通牒，次日即在江西開始作戰。

九月中，兩軍在江西及湖北境上，調遣軍隊，急速準備作戰，但到了十月，還未決勝負。

但是，北伐軍雖然戰勝了，對於中國的統一事業，尙不免經過多少波折；倘若戰敗了，黨軍的勢力，也是不能消滅的。今後的問題，不是一勝一敗的問題；要在大勢的趨向，歸於何方。

我在上面幾章，記述蘇俄與中國的關係，屢屢說及『俄羅斯的援助』一句話，但是俄國用甚麼援助他們，援助的內容怎麼樣，我並不會加以說明。現在略略補說，大約可分爲物質的援助與精神的援助兩項。

關於物質上的援助，有許多傳聞的風說。例如對於庫倫政府的政費

及軍費補充，蘇俄給了他許多借款；當廣東政府建設黃埔軍官學校時，蔣介石在莫斯科得了六百萬元的借款；國民革命軍武器的大半，是由俄國義勇艦隊的船從海參威輸入廣東的。今春馮玉祥在莫斯科的時候，日本的新聞紙上，又喧傳種種的俄馮密約說。最近一說俄國在左列的條件之下，給了馮玉祥三百萬元借款：

- 一、蘇俄政府對於馮玉祥供給二百萬元爲北部中國革命資金。但以前供給的武器代價，須從此三百萬元中扣除。
- 二、本借款以五年爲期，從第六年起，開始償還，三年還清。
- 三、本借款無擔保。
- 四、由蘇俄政府派遣陸軍教官四十名，飛行將校廿名（內朝

鮮人二名)爲革命指導員

五、中國方面對於本借款及各種援助之代償，以左列特權付與蘇俄政府：

甲 蒙古生產品(羊毛皮革)之中國通過貿易獨占權，付與於俄國戈斯脫克張家口支部；

乙 蒙古貿易獨占權，付與於蘇俄『生產消費組合』所經營的蒙古『生產消費組合』

丙 蒙古交通機關(張家口庫倫間之自動車運輸)付與於蘇俄國營運輸局及其所經營之蒙古國營運輸部；

丁 西北督辦公署所直營上記之事業，由中俄合辦；

戊 京綏線貨車配給之優先權，付與於蘇俄國營運輸局；

己 アヘン（？）輸入專賣權，付與於俄國戈斯脫克；

庚 承認西北特別區內之勞工會及鐵道勞動者加入『勞

動組合國際』

辛 實行特別勞動保護法。

又有一說，本年八月末，馮玉祥與俄國，成立了左列的密約：

一、中俄兩國間敷設外蒙鐵道二線；

二、以中國西北軍區爲蘇維埃緩衝聯邦制度試行區，聘用蘇

聯教官六十人；

三、蘇維埃聯邦政府每月供給西北軍金盧布十萬；

四、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三日在北京所訂購買兵器契約，從一九三〇年起，分十年付還價金；若不能履行該契約時，即由每月援助金中扣除；

五、俄國人在西北區域內有居住、宣傳之自由，但不得爲集團的講演；

六、蘇俄宣傳員對於西北政治不得加以批評或反對之言論；

七、帝國主義國家與蘇維埃聯邦開戰時，西北軍以全軍三分之一援助蘇聯；或帝國主義國家與中國開戰時，蘇聯政府以四萬兵援助中國；

八、西北軍不得侵入外蒙古共和國國境；

九、對於日英在新疆內蒙所占政治勢力，由中俄蒙相互盡力防禦，以謀主權之恢復；但此協定，至主權恢復之日，失其效力。

此等傳說的各種密約，果然可信麼？或者竟是一種想像捏造的流言。全無根據麼？縱使這幾種傳說有幾分事實，以今日俄國本身正在革命的途上，果有多大的能力對於外國革命爲物質上的大援助麼？我想：物質上的援助，固然有一點，尙不是援助的最大處所；所謂最大的援助還是在精神上的一方面。

所謂精神上的援助，就是以『蘇維埃革命爲基礎的經驗』例如蒙古國民黨與革命青年團，成於俄國共產黨及青年共產黨的組織；庫倫政

府的制度以蘇維埃制度爲模範；廣東政府及國民黨的改組；軍官學校及黨軍的建設；勞工糾察隊的組織；國民革命軍的黨代表制度；無不以俄國革命的經驗爲基礎而仿行的。這些「經驗的援助」力量之大，遠非物質上援助的力量可比。

史單林去年在勞農大會的演說，有幾句很可注意的話，他說：

「現在我們無派人向外國宣傳的必要了。我們近年遇着機會，

把外國人招入俄國來，使他們看一看我國的現狀，這比無論何種宣傳都要有力量呢！」

史單林這段話的意思，就是對於外國革命的援助，不必要把力向國外使用，祇要把俄國革命的經驗，使外國人看見，便可得宣傳的效果。中國

革命勢力之有今日，就是得着俄國革命一部經驗的緣故。

一九二〇年我在莫斯科的時候，蘇俄外交部長齊齊額林和我的談話，有一段應該附述於此的，他說：

「我們並不是有何種意思，想擾亂極東平和；我們並不是想用暴力強迫他們革命。列寧在第八次共產黨大會，向我們說「各國民的革命宜隨各國民自己的意思。若由外力強行，徒足以阻礙成功。」列寧的一言一語，都是我們奉爲「金科玉律」的。我們決不從外面強逼他國革命……」

齊齊額林向我說這段話的時候，日本軍隊尙駐屯在西北利亞，他的

用意自然是表示對於極東採取和平政策，希望日本早把西北利亞駐軍撤退。但是他所引列寧的話，確是列寧在共產黨大會席上教訓黨員的話，好比先生訓誡弟子，並不帶有特別外交意味。況且第八次共產黨大會，是在匈牙利德意志共產革命失敗以後所開的會。『革命不宜由外力強行』的原則，實是列寧由失敗的經驗而鑄成的鐵則之一。我想俄羅斯對於中國革命的政策，也不至十分蔑視這種原則。即中國的革命，宜由中國人自己行之，若由外力強行，徒然阻礙他的成功……不過俄羅斯是赤化革命的先驅；俄羅斯是蘇維埃政治的模範；俄羅斯有由巨大犧牲所得的經驗；世界各國的急進運動者，根據他的經驗，取資於他的模範，比得着甚麼援助的力量還要大。中國的革命運動，也是受了俄國革命的大激刺，得着他

的種種經驗；俄國對於中國的援助，大部分也不得不算在這一點上面。

十七 白赤兩大關的英俄對抗

一

以上各章敘述蘇俄對東方的政策，大約分爲近東、中東、極東三方面；即第一，以黑海高加索裏海爲根據，對於土耳其波斯的近東方面；第二，以土耳其斯坦爲根據，以阿富汗爲前哨地，以印度爲最後目的地，所謂中東方面；第三，以西北利亞爲根據，由蒙古而進於中國本部，所謂極東方面。蘇俄對於這三方面的政策，因各地民族國情的不同，多少有些出入差別；但有重要共通的二點：

一、以民族解放爲第一着，共產革命次之；

二、敵對的目標以英國爲主。

關於這兩點，是蘇俄向東方運動的根本方針。稍詳言之：第一，蘇俄的東方『赤化』運動，不是嚴格的共產革命運動，而是被壓制民族的獨立運動；不是純以無產階級爲根據，對抗資產階級，而是以扶植弱小民族抵抗列強的帝國主義爲先務。第二，對於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國各方面的列強，無不以英國爲主要的敵人；因爲英國是資本主義國的巨魁，即是蘇俄第一個強敵；先把他在東方各殖民地的勢力消殺下去，同時他在歐洲的威力也一並減殺了。但這不過是先後的比較論，並不是絕對的斷定。假使在東洋有共產化的機會，一定仍要使他共產化，對於無產階級的運動，還是極力援助的。對於英國以外的資本主義國，也是相當的注意警戒，有可以進

攻的機會，也是不會放過的。

不過關於第一點，馬克思的原則所謂「共產制非新式產業極發達的國不能實現」未能打破；在蘇俄本身，因為不適合於這個原則，已未得到成功，對於東方各國，當然不能不以民族解放為先務。關於第二點，必以英國為主要的敵人，也有種種特別關係，請於以下各節詳述。

二

原來英俄兩國的關係，在俄帝政時代，關於近東中東方面，利害已全然相反。俄國的許多軍事專家，常說英俄兩國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在歐戰破裂前，俄國汪單模大佐曾刊行他的一種著作，論及英俄關係，最足惹人注目。汪氏所論的要點，大概說：在他大尼里海峽，及波斯，塞斷俄國往地

中海及印度洋的出路的是英國；所以英國是俄國歷史上傳統的敵人；英俄兩國，無論如何免不了大衝突……現在到了蘇維埃聯邦時代，這種利害相反的情勢，依然沒有變更。並且今日在主義上，一方面是白色的，一方面，是赤色的，根本上尤爲不能調和的讐敵。

英國是資本主義的巨魁，祇要有大英帝國的存在，莫斯科的政治家，是不能高枕而臥的；反轉來，不把蘇維埃主義對於印度的威嚇去了，倫敦的當局者，也是不能安心的。英國的東洋通克崇伯，極端的採取反俄政策，無非是因爲俄國對於東洋殖民地威脅的原故。現在克崇伯已逝世，張伯倫繼任外務大臣，反俄的政策依然未變；他的芬蘭灣封鎖計畫，比克崇伯的對俄最後通牒還要厲害。就是，去年英國糾合波羅的海沿岸諸邦，開波

羅的海防海會議；初則籠絡伊思得尼亞，把大戈及伊塞兒島收入手中，於該處建設強大的海軍根據地；又於烏迭，葉里，及阿蘭得羣島，施行要塞工事；又令芬蘭在拉多牙湖，建築潛水艇根據地；由海上及湖上，對於俄國加以武力壓迫的計畫，無不彰明昭著地大膽進行。去年我在莫斯科的時候，會見俄國前海陸軍部長傳隆絕，他對我說：「英國海軍在大戈及伊塞兒的設施，威嚇俄國，恰與在新嘉坡建築海軍根據地，壓服日本，是同一筆法。」

三

去年，英國外務大臣張伯倫，親自出馬於羅加諾，招集西歐列強的全權，締結了一種羅加諾條約。這種條約，不待說，是以對俄爲主要目標。張伯倫由羅加諾回到倫敦後，不久便受了Knight的稱號，這是酬謝外交成功

的勞績的。但是後來不到三個月，莫斯科與安哥那間的交涉，也漸漸地成熟；俄國外交總長齊齊額林，以保養病驅爲名，往遊巴黎，在巴黎與土耳其外交總長會晤，締結了一種俄土保障條約，使西歐列強的外交界，大爲詫異。巴黎的新聞紙，評論這種條約，說：從俄國方面看，爲對於羅加諾條約的反噬的外交；從土耳其方面看，爲對於英國莫士兒侵略的反噬外交。如是在西歐方面，英國對俄國的外交得了勝利，在近東方面，則莫斯科的外交勝利，也可以與英國相抗。

今年當英國大罷工的時候，俄國對於罷工工人，給了很大的資金援助，英俄兩政府間的關係，又惹起了大糾紛，現時還繼續在一種不安的狀態之下。無論何事，英俄兩國，總是要發生衝突的。大概說起來，在歐洲方面，

英國立於優勝的地步，俄國受了他的抑置；在亞洲方面，俄國積極的活動，英國未免受了他的壓迫。不過在近東及中東方面，近幾年來，因為土耳其、波斯都已樹起了獨立的基礎，不容爲外國勢力的競爭舞臺，英俄在該處的暗鬥，也不若從前的厲害兇猛。但是在極東方面，——主要的是在中國——英俄兩方的競爭，愈加激烈了。

由最近中國的形勢觀察，以蘇俄爲後援的廣東政府，去年把槍口對着香港，用罷工及別的手段，已給了香港莫大的損害；最近北伐軍更由潮南進入英國勢力範圍的長江流域，已將漢口占領，又進窺河南了。馮玉祥所統率的西北軍，今夏因南口多倫諾爾之戰，退去西北邊外，最近又進至陝西與廣東北伐軍相呼應；依最近由蘭州傳來的消息，說甘肅對於西藏，

極力宣傳反帝國主義運動。又新疆西北境，蘇維埃的勢力也一天一天的侵入，新疆督辦屢以此訴於北京政府；這一方面的俄國勢力，非徒使新疆的中國官憲感覺麻煩，對於英國在西藏的潛勢力，也是加了一點威嚇。

若說俄國在東洋的一切行動，都是出於對英政策，或者是一種偏見，但說他的大部分是以對英爲目的，縱然相差，亦不甚遠。

四

近年英國的有識者，都把俄國在東方的行動，看作徹頭徹尾的反英行動。最初樹着反赤的旗幟，向蘇俄攻擊的莫如晨報及泰晤士報；此兩報可以說是代表上述意見最强烈的。去年羅加諾條約締結的前後，英俄關係，一時非常地緊張，晨報於十二月十二日發表一篇社論，題爲『不是平

和是礮彈，」內中有一段說：

「俄羅斯在中國，阿富汗斯坦，土耳其，埃及，以及英本國內，對於英國的種種陰謀，便是俄國政策以破壞英帝國爲目的的事實確據。有這些確據的事實擺在前面，還相信蘇俄政府，是想和英國友好妥協的嗎？倘若俄國是誠意的要與英國友好妥協，須先請俄國自己把友好情誼，從事實上披瀝出來……。」

同月十六日的泰晤士報，也在「齊齊額林之目的」的題目下，發表一篇社論，大旨說：

「最近數年間，俄羅斯在中東諸國及中國的行動，一切都是以煽動亞細亞民族的反英思想爲目的。」

此兩報所說，固然是英國的極端主觀論，但徵之於事實，與他們所說的也相差不遠。我於六年前（即一九二〇年）由赤俄歸國的時候，在東京日俄協會講演，中有一段，大略如左：

「俄國將來必定爲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一點無可疑的。祇要有赤色俄羅斯的存在，布爾塞維主義的資本主義的鬥爭，一定是繼續不斷的。或者國交恢復，通商開始，得到一時的平和也不可知，但此不過是暫時的事情，革命的騷亂，必至於再發三發，絕不容疑。不過赤色俄羅斯對白色世界的爭鬥，今後將由何種途徑發展，是不容易預斷的。把我在莫斯科所得的見聞綜合起來，一口說出，可以達到下面的結論——列寧對於英國最關心注意，可以說列寧當面的大敵便是

英國祇要英國倒了，其他的歐洲列強，便容易歸於赤化的勢力之下。列寧對於英國，有所謂『背面攻擊』即向近東中東的波斯，阿富汗，印度方面，百方講求赤化之策；德國在歐戰前對於波斯，土耳其，阿富汗等，曾謀擴張勢力牽制英國，現在俄國，有將德國當年的地盤及準備，一切橫取之觀。因此，雖以強悍之英國，甚感炙手，一九一九年，印度西境與阿富汗軍，不能不締結一時休戰的條約。不過對於中東方面的事情，英國極力付之秘密，沒有傳出來；但在此方面赤色俄羅斯的勢力，是以『愷撒的德意志』勢力，加於『查的俄羅斯』勢力，甚爲不可侮的。今後布爾塞維克的赤化途徑，必將由近東中東而及於極東的中國，然後再回向西歐……』

這是我六年前，在東京日俄協會講演的話，直到如今，還不曾發見要變更當時意見的理由，並且這六年間的事實，都成了我那種意見的證據了。

要而言之：

- 一、英國是資本主義國的巨魁。
- 二、英國在歐亞兩大陸，到處與俄國利害相反。
- 三、英國是最早對於東洋弱小民族，發展帝國主義，施行壓迫侵略征服的國，因之最為東洋各民族所怨恨。
- 四、戰略上以集中攻擊點為上乘，一時致敵多人，把攻擊力分散了，是最拙劣的戰略。

所以布爾塞維克的俄羅斯，最好是專向英國作戰，把英國的勢力打倒了，就去了世界革命全局的一大障礙了。

五

就蘇俄對中國的政策觀之，到去年秋間止，也是與他對近東中東一樣的第一，暫不置重於階級鬥爭的社會革命，而以民族解放獨立爲第一着，對於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兩大運動，極力援助，以投合中國民衆現時之傾向。第二，務令中國民族獨立運動的槍口，專對着英國，集注於一個目標。因此布爾塞維克對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務令避去與日本的衝突，防止日本提攜同盟勢力的復活。

去年夏間，我滯留莫斯科時，五卅事變發生後，盛傳日英同盟復活說。

當時蘇俄的政治家，聽到這種風說，異常憂慮，極力打聽此事確否的消息。去年七月一日，我會晤史單林，他對我說：『俄國要把東洋民族，從歐美列強的羈絆之下解救出來，假使能與日本提攜運動，我們就可以所向無敵了。』所以到去年秋間止，蘇俄對中國的政策，是向着下面三點進行：

一、援助中國的民族獨立運動；

二、此種運動的槍頭，以對向英國為主；

三、避免與日本的衝突，防止日英的提攜。

並且他們從前年到去年，依此方針，很得到相當的成功。

到去年夏間止，蘇俄駐華大使加拉罕，是施行這種政策的急先鋒。他極力扶助廣東國民政府及馮玉祥的國民軍，鼓煽排英運動，同時熱心於

日俄國交恢復之計，與我們的芳澤公使，完成了日俄條約締結的大事業。我也相信這是蘇俄當局應採的賢明政策。假使他們始終守此政策進行，必更收較大的成功。

但是去年秋，加拉罕大使回莫斯科的時候，蘇俄對華政策的根本方針，忽然變了一點，就是中國民族運動的槍口，不專向英國，並且對向日本來了。去年夏間，俄國關於洮昂鐵道的對抗策，一時斷念了，到去年秋間，又忽然回復，對於滿洲採取積極政策，想把赤化的勢力，侵入南滿的日本勢力圈內。去秋中國南北，反英討吳運動，與反日討張運動同時並進，這兩種運動的背後，都有共產黨在那裏指揮，已爲不可隱瞞的事實。

蘇俄政府，爲甚麼變更他的政策方針呢？他的變更，恰逢着加拉罕歸國的時候，由此推想，加拉罕或者是政策變更的主動者；因爲他在北京完成了中俄中日兩條約的締結事業，扶植了國民黨與國民軍的勢力，回到莫斯科好比一個凱旋將軍，在克列莫林宮內，氣勢昂然地吹說：『中國的事情都在乃公方寸，無不爲他所左右。但依去夏傳來的消息，這種方針變更，與其說是『對華的政策變更』無寧說是『對日政策變更』的結果。我們要窺探他的真相，請就左記的情形參看。

前年我遊歷俄國的時候，俄國的日本通對於日本的觀察，大約分爲二派。一派以爲『大地震以後的日本已經失了強國的資格』所謂日本悲觀論，（當時日本震災的報告，未免過於誇張。）一派以爲『日本在東

亞仍舊是最有力的強國。』所謂日本樂觀論。後來知道日本震災的損害，不若豫想之大，樂觀論的一派，漸占優勢。去年，我第三次遊莫斯科的時候，蘇俄當局，明明以強國看待日本，務求避去與日本的衝突，防止日英提攜。到去年夏間，俄國的日本通又傾於悲觀論了。他們的動機到底是在何處呢？一說蘇俄本國的當局，爲駐日俄使館人員的意見所動；一說蘇俄當局的意見爲廣東軍與國民軍內蘇俄軍事顧問的意見所支配。這兩說都不是憑空相像的。就前一說言：原來駐日蘇俄大使科茲普，對於東洋事情，沒有豫備智識，忽然來到地震後的東京，看見日本，彷彿是很貧弱的，因之傾於他本國內的『日本悲觀論』派，卽以此意味之報告，從日本送達本國。就後一說言：廣東軍有一位蘇俄軍事顧問，曾集合該軍幹部會議，發表左

列的意見：

「我們在東洋的敵人帝國主義者，是日本與英國。我們非先把這兩個敵國的勢力，從中國驅逐不可。廣東軍宜向長江進行，把英國在中國根底最深的勢力地盤顛覆；而以國民軍攻略滿洲，奪取日本對華勢力發展的策源地。」

又有一位國民軍的軍事顧問，向莫斯科提出一種意見說：

「若把日本在大陸……滿洲的勢力加以挫折，不到十年，日本將失去太平洋上的霸權。」

因此，從前日日本爲強國，恐怕日本與英國提攜，務求避去與日本衝突的莫斯科當局，忽然輕視日本，對於日本在滿洲的勢力，也想加以妨害；

如洮昂鐵道對抗策的回復，郭松齡事件之暗中援助，對於張作霖的最後通牒之類，都可由前記的消息參透而知。

六

前節所記蘇俄當局，所以變更政策方針的原因，消息果然確實與否，或者竟是一種臆測也。不可知。但是蘇俄政府的對華（同時對日）政策，在去年秋期，有急激改變，是不可爭的事實。即從前所採的日英隔離策，與專力對英策，在去秋已變為向日英同時進攻策。但是他的結果已歸失敗；即第一，郭松齡的倒戈歸於敗北；第二，促成張作霖與吳佩孚的提攜；第三，蘇俄所盡力援助的國民軍，腹背受敵，由天津退去北京，復由北京退去張家口，最後連張家口的根據地也失了，退向甘肅方面去了。這些失敗，都是

蘇俄過信自己的力量，忽視日本，新增敵人的結果。但是蘇俄當局由此失敗，得到一個大教訓，知道去秋以來所改變的方針錯誤了。今年四月二十五日，蘇俄外務次官利脫伊諾夫，在莫斯科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極力聲明說：

『俄國在滿洲，政治及經濟的利害，都與日本接近。維持與日本的友誼關係，須爲蘇維埃外交根本方針之一。極望蘇維埃政府與日本的關係，建築在廣闊的並且堅固的基礎上面。』

又在去年底，與張作霖大起衝突的中東鐵道長官伊瓦諾夫，也被蘇俄當局罷免，新任額姆謝諾夫繼任；又派遣交通次官色列蒲利雅可夫來滿洲，盡力緩和滿洲的空氣，仍謀與日本妥協接近。這就是鑑於去秋的失

敗，拋棄對滿洲的積極政策，仍舊回到去秋以前的政策上去了。這種回復，非徒爲日本計，實爲蘇俄自身計也。

十八 日本對於赤化勢力的東漸應取何策？

一

蘇俄在中國的赤化運動，到底走到甚麼地步止呢？遠的將來，暫且莫管，至於近的將來，與他有密切利害關係的日本，不可不預窺其大概。

不過對於國土龐大，民族複雜，政象混沌的中國，要預測他的將來，是很難的，甚至於全然不可能，亦未可知。但是蘇俄對東洋弱小民族的赤化，已經有許多先例，就是蘇俄在近東中東諸國，已經有了實驗的成績。我們根據這些前例，在某種程度的範圍以內，或者可以預測中國的將來。

如此，中國在近東將來，假若蹈襲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斯坦的先例行

去，以蘇俄爲後援與歐洲列強（主要的是英國）爲敵的新勢力，縱然有幾度蹉跌，結果必得到某程度的勝利。在這種勝利可能的限度內，我們若蔑視這種勢力，去論斷中國是不對的，由刻下的現勢觀察，已經是很明白的了。

我說中國的新勢力，要得到相當的勝利，不單是說他有俄國援助的原故，除了俄國的援助以外，還有他方面很強的理由。因爲做他們對手的中國舊勢力，過於腐敗，違背時代精神，喪失民心，早晚必不免於崩潰的命運。就是蘇俄所援助的『打破帝國主義』『打倒舊式軍閥』的種種運動，恰合於現在中國民衆的傾向；而立於此運動對面的舊軍閥，現在還不能脫卻封建時代的舊思想，割據地盤，爭奪勢力，唯日不足，把民心完全失

了。

前此，土耳其的克馬兒拍舍，波斯的理查汗，阿富汗的阿馬奴那汗等，都是樹着親俄反英的旗幟，以國民革命的名義，依國民軍的力量，將外國勢力排除，完成了國家的統一，鞏固了獨立的基礎。中國若做此先例，去，爲中國克馬兒拍舍的，或者是蔣介石，或者是馮玉祥，或者還有別的新人物，現在不必預測，要之，舊勢力必倒，新的國民政府必定建設起來，是不容否定的。

我不是說中國將處處蹈襲土耳其波斯的故轍，因爲國情各有不相同的處所。但是內與舊軍閥外與帝國主義爲敵的新勢力，可以成功的理由，中國亦決不讓於土耳其與波斯。持新勢力勝利論者，在我國的中國通

之間，也是很不少的，他們所持的理由：

第一，內苦於舊軍閥的積弊，外苦於列強壓迫的中國人民，渴望打破現狀發展新局面。以『打破軍閥』『民族解放』爲標榜的赤化運動，適合於全部國民的希望。此種運動，即以中國人單獨的力量，亦有相當的發展可能性，何況有蘇俄的援助呢！

第二，與此種運動對抗的兩種勢力，——軍閥與列強，——都是內部互相排擠，互相爭鬥，不能聯合一致與新勢力對抗。例如今夏吳佩孚在兩湖與南方北伐軍苦鬥的時候，孫傳芳祇是袖手旁觀，不願從江西向北伐軍的側面攻擊，把挫敗北伐軍的機會失去了。現在吳軍失敗了，孫傳芳開始向江西湖南進兵了，北方的奉天軍又是想坐收漁人之利，雖然高唱出兵

南下，實際仍是作壁上觀，孫氏的失敗，又是無可疑的了。

反之，北伐軍同志國民軍，自南口挫敗以後，舉全軍加入國民黨，由甘肅進取陝西，遙與北伐軍相呼應。新勢力的方面，結合堅固，步調整齊，而舊軍閥的方面，相互排擠，相互暗鬥，既已如此，再觀所謂反赤勢力的列強，又復何如呢？當北伐軍勢力發展到長江的時候，英國想用武力干涉，美國則謂「對於中國行協同的干涉，是一種妄想。」（美公使在上海說的）日本也是不容易動的。並且英國現在的內情，也是不容他對於中國施行高壓政策的；假使英國政府決計用武力干涉中國，英國的勞動階級及其他左傾團體，必起而反對。在蘇俄方面，對於南方的廣東軍與北方的國民軍，徹頭徹尾，終始一貫的採用赤化援助的方針，極力進行，而在白色列強的

方面，並無何種一定的方針，也是相互排擠暗鬥，步調極不一致，由此看來，勝利必歸於前方，也是無容疑的了。

但是我們要知道：在新勢力的一方面，也不免有幾種弱點，不可忽略看過的。第一，所稱爲西北國民軍與廣東的國民革命軍，真正都是瞭解國民黨的主義麼？他們能爲主義而犧牲的士卒到底有幾何呢？恐怕大多數的士卒，還是與舊軍閥的士卒差不多的。第二，國民黨中緩急兩派，時有軋轢，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提攜常常發生障礙。第三，廣東軍與西北軍，在大敵當前的時候，一方致力於長江以北，一方致力於中部南部，互相呼應；一旦舊軍閥勢力消滅，要建設新中國時，應由現在的廣東軍與西北軍的何方爲重心，就不能預斷了。

但是現在要爲日本立一種對華方策，不可蔑視現在中國的新勢力，是不待言的。至少我們不可不做『新勢力可以制勝』的打算，以定我們的根本方針。

二

然則新勢力得了勝利，中國的大勢應該變化到甚麼樣子呢？不待說，在新勢力支配的下面，中國不必就共產主義化了。依土耳其克馬兒拍舍及波斯利查汗的前例，中國的新勢力將全國統一之後，必先採用國家主義，把外國的勢力，徹底排除，對於國內社會及經濟的組織，不至立刻施行急激的革命。具體言之，對於治外法權，租界，外國軍隊的駐紮，及其他一切不平等條約，必愈加猛烈的爲破除運動，若所謂私有財產的廢止，土地及

產業國有等共產主義的政策，必不能徹底實行。或者在得到勝的頃刻間，一般的學生和勞動者，效俄國十月革命後的舉動，發揮過激行爲也未可知，但此不過頃刻間的現象，在中國今日這種經濟幼稚狀態的下面，共產主義是決不容易實現的。假若要勉強的共產主義化，必與波斯土耳其共產黨一樣的歸於失敗。廣東政府一時曾極端的謀施行左傾政策，例如所謂『三三四』制度，『四四二』或『三三三一』制度等，共產主義的部
分採用試驗，一時『甚囂塵上』的喧傳於外，但終於實現的不可能，現在大體是向國家資本主義進行。

今夏黨軍總司令蔣介石在長沙發表左列三十三條的國民黨政府施政方針，共產革命的主張一點沒有含在其中：

一、戰局終了後，召集國民會議；唯真正代表國民的始得列席於該會。會議之目的，為解決當前一切的國事，確立鞏固的中央政府。

二、廢除中國與列國間一切不平等條約，締結以互惠平等為基礎的新條約。

三、要求列國撤退駐華海陸軍。

四、取消領事裁判權。

五、收回一切外國的租界。

六、恢復關稅自主權。

七、制限外國人在中國所設立教會學校。

八、制限外國人在中國設立銀行及發行紙幣；禁止在華外人之土地所有權。

九、建設國民政府政府之官吏，不得有從前中國官吏的腐敗行爲。

十、承認人民居住、集會、結社及出版之自由。

十一、謀財政機關之統一，廢止釐金制度。

十二、廢止地租附加稅及其他不法課稅。禁止國稅之提前預徵，及強迫捐輸。

十三、對於饑饉水旱及其他天災流行地方的國民，免除徵稅。

十四、嚴禁吸食鴉片及栽種鴉片。

十八 日本對於赤化勢力的東漸應取何策？

十五、謀軍人與市民之鞏固聯合，嚴禁強制兵差及侵入個人之住宅。

十六、整理一切國有財產，講求國內產業之開化方法。

十七、爲救濟天災及其他被害地方，募集義捐公債；又以此目的沒收敵人之所有財產，減低糧食之價格。

十八、援助一切社會及教育團體之改善，不加以政治上一切的拘束。

十九、許與人民行政自治，地方長官由人民選任。

二十、圖各村落組織及農民生活之改良，關於田租徵收，嚴格依照法律施行。

廿一、爲改良工場及勞動組合之組織，制定工場法及勞動法，規定最低限度的工資，禁止虐待勞動者，特定婦女及少年勞動法規。

廿二、發行教育公債，增加小學教員之俸給，低減小學學費。

廿三、改良軍人之現狀，獎勵軍事教育，對於陣亡軍人及其遺族，支付恩給金。

廿四、增加政府各級官吏的俸給。

廿五、男女地位平等，女子同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廿六、勵行統計調查。

廿七、測量全國土地。

廿八、組織各地方團警，尊重國民之自衛權。

十八 日本對於赤化勢力的東漸應取何策？

廿九、謀全國道路之保存及改良。

三十、謀全國運河之改良。

卅一、獎勵植林。

卅二、改良貨幣制度，制限紙幣之發行。

卅三、對於國民之生產及消費組合，與以財政的援助。

右開各事，自國民革命完成之日施行。

三

對於東洋各國——特別的對於中國——赤化運動，我們日本應該採用甚麼的方策呢？把我國各方面的意見綜合起來，大體可分爲三派：

一、干涉論；

二、旁觀論；

三、利用論。

干涉論者，把『赤化』兩字的意義太看重了，以為赤化便是共產主義化；因之把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與俄國大革命一樣的看法，以為必將所有的社會現狀根本破毀。這是抱保守主義一派的人所唱，他們的說法大約如左：

『中國的赤化，對於日本的現狀，加了大大的威嚇。若把英國在中國的勢力驅逐去了，赤化的槍頭，必然集注於日本，排日運動必一天一天的蔓延；中國更與俄國聯合，把日本的勢力從大陸驅逐去了，

再從事日本本身的赤化；到這時候，日本想求英國的援助亦不可得，必陷於孤立無援的狀態：這豈非日本國家的一大隱憂嗎？所以不可不值現在，即與英國聯合，協力扶助中國的舊軍閥，以防止中國的赤化。就維持日本現狀的大方針打算，實不能不採干涉政策……。

* * * * *

傍觀論者，與此相反，他們把『赤化』的意義太輕視了；他們以為中國的赤化，不過到使思想簡單的學生與勞動者雷同騷擾的程度罷了。他們的說法，大約如次：

『中國的赤化，不過是中國的事情，與日本無關係。假若中國就赤化了，我們日本有三千年歷史的關係，無論如何是不至於顛覆的。』

徒然叫喊赤化的威嚇，實形其愚昧……」。

持這一派論調的，對於與英國協同干涉，也是極端反對的。他們所持的理由，大約如下：

「英國對於東洋的政策，是把日本當作「東洋的警犬」。由日俄戰爭與西北利亞出兵兩次的經驗看來，英國是徒然利用日本抑制俄國的。日本不宜再聽他的指揮。從來與英國同盟，得到正當利益的國，在歷史上沒有的。英國常使他的同盟國，費了較多的犧牲，及至分配捕獲物的時候，必定把好的自己揀了去。我們宜將防止中國赤化的任務，委諸英國爲得策。英國勢力，縱被赤化勢力從中國驅逐了，與日本無關；並且日本可乘機取而代之，向中國大陸發展勢力。我們

對於中國的赤化，怎可用「對岸觀火」的態度處之……」。

利用論者，對於前二說都不贊同，他們所抱的見地——

第一，布爾塞維克主義，是一種適合時代傾向的大潮流。蘇俄的東洋赤化策，是乘世界大戰後，東洋被壓制民族間所勃興的民族獨立運動的機運而來的。對於這種潮流，爲無理的反抗堰塞，徒足以激起他的威勢，招潰決泛濫之禍。縱把『武力的赤化』打倒了，『文化的赤化』——即思想的宣傳——是不能防止的。若要勉強防止，不使他直前奔流，必至於橫決四溢。更具體的言之：假若日本與英國聯合，援助吳佩孚孫傳芳，縱能打破以蘇俄爲後盾的蔣介石馮玉祥等所統率的軍隊，決不能將國民黨共產

黨學生聯合會勞工組合等團體一齊打破。再進一步，縱令把國民黨或共產黨的領袖捕拿，把學生聯合會的本部封鎖，把勞動組合的幹部員槍斃，（現在已經實行了幾回。）此等團體的運動和思想的根蒂，還是不能消滅的。

我們日本已經出兵西北利亞，防止武力的赤化，得了一次失敗的經驗；那一回，動了十幾萬兵，用了七萬萬元的款，費了幾年的工夫，沒有得到一點結果；而極東赤化的聲勢卻愈加強起來了。

第二，蘇俄政府的東洋赤化政策，是對於歐美列強行背面攻擊的。我們日本先作他的對手，與他鬥爭，是徒爲歐美列強而犧牲。我們斷不可重演西北利亞出兵的故事，替歐美列強作『東洋的警犬』。

利用論者，本於上面兩重見解，反對干涉論；但是他們同時不願坐視這種有力的時代潮流，把東洋民族指導權委於蘇俄之手。換言之，就是要利用東洋赤化的潮流，引他向有利於日本的方面進行。所以對於旁觀論，也一律加以反駁說：

第一，在產業未成熟的東洋弱小國，運動赤化，立刻行共產革命，到底是不可能的，因之對於現在的社會及經濟組織，決無根本破壞之事。

第二，中國的赤化，依照波斯土耳其的前例，結果必促進民族解放的運動，排除歐美列強的勢力，以鞏固獨立國家的基礎。

我們對於這種東漸的赤化勢力，把他太看嚴重了，徒然恐怖嫌疑，固屬不對；但是太輕視了他，取一種『對岸觀火』的態度，也不相宜。我們須

細察這種潮流的趨勢傾向，不可激起他狂流四溢，務求使他避去日本的勢力範圍，引向有利於日本的方面去——換言之，莫使他向滿洲朝鮮方面來，務使他向南部中國，香港，西藏，印度方面去。利用他作亞細亞民族解放運動，以驅逐歐美列強的勢力，建設『亞細亞人的亞細亞』。

這就是利用論者的主張。

干涉，旁觀，利用的三說，我們到底應該採那一說呢？實在是我們當面的難問題。

大凡對敵作戰時，徒然知道敵人，不知道自己，也是不能定出作戰的好方針來。關於赤化的對策，一方面須確悉蘇俄政策的要縮，同時不可不

審察我國本身的國情與國力。自己實力若不充分充足，勉強行干涉政策，半途而廢，結局必與前次西北利亞出兵一樣的失敗，對於赤化東漸的大勢，若取傍觀主義，更須有『較強的實力』及『日本決不爲赤化勢力所侵』的自信。至於利用政策，前面有許多迂回曲折的途徑，當局者非具有經世的巨眼，敏捷的手腕，也是不易施行的。

前年我在俄國訪問杜洛茲基，去年又訪問史單林，曾向他們二人叩問：『蘇俄的「東洋民族解放政策」與日本人所唱「亞細亞人的亞細亞」主義之間，有沒有共通點？』他們二人答覆如此：

杜洛茲基的答覆。

「日本人對於歐美人輕視東洋人，目爲劣等民族的態度，常常反抗，與歐美人奮鬥；蘇俄聯邦常爲日本忠實的同志。人種不平等觀念，是歐羅巴舊支配階級，幾世紀以來，在亞細亞人的蒙寐酣眠時代，所養成倨傲尊大的結果。但是這種時代已經過去了，亞細亞人已經覺醒了。倘若歐羅巴人，依舊想在凡爾塞和約的條件下面，自己作腐敗的勾當，歷史進行的中心，將移到亞美利加與亞細亞去了。美國支配階級排斥黃色人種，把他們看作劣等民族，新發生的大血戰將不可免的。

「我們所提倡「東洋民族解放政策」與日本國民所倡「亞細亞人的亞細亞」主義；關於反對歐美帝國主義壓制亞細亞民族

的一點，確實是一致的。但是我們對於亞細亞民族自身的帝國主義，也是反對的，我們主張東洋各民族的自決權……」。

史單林的答覆。

「亞細亞人的「亞細亞」主義，單是對於西洋帝國主義鼓吹革命戰爭，關於這一點是與我們的革命方針相同的。但是由這個主義的他一方面觀察，有與我們的民族解放政策全當不相容的兩要素：一，把東洋帝國主義看過了，好像是東洋的帝國主義優於西洋的帝國主義，對於東洋帝國主義不必與他宣戰；二，使亞細亞的勞動者，對於西洋的勞動者不信任，離間兩方面，破壞國際的連鎖，把解放運動的根底摧毀了。我們革命方針的根本，不但是以西洋帝國主義為

敵就是東洋帝國主義，以及全世界一切帝國主義，都是我們的敵人。要使亞細亞的勞動者，與歐美列國的勞動者，結成國際的連鎖，立於鞏固的同一戰線上。然則「亞細亞人的亞細亞」主義，與我們的「東洋民族解放政策」雖有一點相同，根本上是反對的……」

依這兩位蘇俄首領的話說，蘇俄的「東洋民族解放政策」與日本人所唱「亞細亞人的亞細亞」主義之間，雖有共通點，同時有極不相容的反對點。要想把兩方面的反對點去了，專就共通點連合進行，是一件很難的事。然則要採取前記的利用論，當局的人非有一位大經世家出現不可，若以凡庸的政治家，採用此策，恐怕不能利用別人，卻被別人利用了。

對於蘇俄赤化勢力的東漸，我們日本到底應該採干涉政策，或是傍觀，或是利用，這本不是本書的目的。本書的目的，不過是對於讀者供獻一些研究蘇俄東方政策的資料而已。但是我也很希望讀者，以此點資料爲參考，並斟酌我國的國情國力，對於赤化勢力的東漸，替日本揀定一種永久妥當的方案。（大正十五年十月一日）（即民國十五年）

十九 尾聲

本書於九月末脫稿，排印時間約經過一月有半。其間，蘇俄內部及其與東洋關係各國，又發生幾件重要事項，可以看作蘇俄東方政策之反映的：一，莫斯科全聯邦共產黨大會的形勢；二，安哥那，亞細亞民族聯盟建設的運動；三，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勝利。今將上舉三事的大概，附述於後，以爲本書的補充。

一

蘇維埃聯邦於十二月廿六日在莫斯科開第十五次全聯邦共產黨大會。這次開會的重要目的，是對於去年以來由齊羅越夫，加美列夫，杜洛

茲基三人提攜組織所謂『黨內黨的反對團』決定全黨的態度。大會的結果，反對團全歸失敗，以史單林爲首領的現幹部派，地位愈加堅定。齊羅越夫加美列夫杜洛茲基三巨魁，都大受蹉跌：加美列夫左遷爲駐意大使，齊羅越夫黜爲國家計畫局局員，杜洛茲基降爲利權委員會長，史單林在大會席上向黨員警告說：『歐美資本主義的列強，對於俄國常常等候干涉的機會；布爾塞維克對於列強的反俄行動，是一刻不容忽略的。至少非建設幾個社會主義的國，蘇俄革命的安全，不能保證，列強武力干涉的危險，要永遠威嚇俄羅斯的。』他的意思，仍舊是固持本書前面所說『赤白不並立』的原則，向世界革命的大目標進行。

蒲哈林也在共產黨大會席上，對於國際政策爲三時間的長演說，最

後的論結說：『世界革命，現在以三梯團進行：第一，中國數萬萬民衆的革命進行；第二，英國炭坑夫的罷工奮鬥；第三，蘇維埃俄羅斯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滅殺。』由此可以推知蘇俄的政治家是把中國革命運動，看作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要之，史單林派的勝利，必使蘇俄政府對於本書所說的東洋民族政策，堅持愈力，益向『西守東進』策的方針，猛力進行。

蘇俄內部，可特別注意的，就是由東洋民族出身的人員，漸次占有重要地位。起兒畿斯出身的路易·斯格諾夫，現爲俄羅斯聯合共和的內閣副議長；新任貿易總長的米科央，是由高加索出身的共產黨監察委員長兼勞工監察總長的鄂魯卻尼起塞，與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祕書長的葉魯

委切皆爲史單林的同鄉，卽就爾的亞人。然則蘇維埃俄羅斯，有本書所謂亞細亞化的趨勢，愈益顯明了。

二

十月以來，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斯坦，中國等東洋被壓制民族的代表，集合於土耳其新都安哥那，密謀建設亞細亞民族聯盟。一說在十一月初旬，各代表間，已經成立了一種聯盟規約。

這種亞細亞民族聯盟的計畫，尙未能得到詳細的報告。土耳其當局，極力將此說打消，所以不能知道他的真相。然關於左列二點，雖無詳報，也是很明瞭的，卽：

第一，亞細亞民族聯盟的計畫，主要目的，是對抗歐洲現在的

所謂『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

第二，亞細亞民族聯盟的主謀者，爲蘇維埃俄羅斯。

歐戰後，依凡爾塞和約所成立的國際聯盟，蘇俄政府最初就認他爲『帝國主義的團結』，百計反對。同時，即以糾合東洋被壓制民族與歐美列強的帝國主義對抗，爲蘇俄的對外根本政策。因此，建設亞細亞民族聯盟，與歐洲的國際聯盟對抗，實爲莫斯科政治家的理想；倘若亞細亞民族聯盟運動說果屬事實，不得不看做他們理想實現的機運已到。但是，依我的觀察，這種聯盟，今後縱然具體的成立，恐怕還是非公式的；若要正式具備亞細亞各民族的國際關係，還需等候相當的時間，因爲聯盟首謀國俄羅斯與土耳其及東洋各國，現在還立於不能與歐美列強斷絕國際關係。

的地位。但是非公式的亞細亞聯盟運動的時機，確已到了。所以歐美列強的當局，得到安哥那亞細亞民族會議的報告，莫不驚愕失措。

這種聯盟運動的消息傳說以後，不久，更有一種使歐美列強驚愕的事情，就是，十一月十三日土耳其外交總長狄斐克、魯西其別，以他的女公子爲伴，往訪俄國外交總長齊齊額林於黑海俄屬敖得薩港。土耳其的軍艦，與蘇俄的軍艦在敖得薩港口放禮砲，實在是黑海有史以來空前的事情。當日齊齊額林在敖得薩埠頭，把土耳其外交總長作一個貴重的國賓歡迎，主客相攜，巡回於敖得薩市，受了市民萬衆的歡呼聲，又彼此正式訪問，開了盛大的晝食會及晚餐會，接着又爲數時間事務上的晤談。

俄土兩外交總長，在敖得薩的交歡，對於西歐列強，是一種大示威運

動倫敦、巴黎、羅馬的新聞，都評論此事，認爲與前述亞細亞聯盟計畫有關。
俄土兩國將糾合東洋被壓制民族，與歐美列強對抗云云。

三

中國長江的戰局，十月中，南北兩軍，互有勝敗；到十月末，盛傳蔣介石與俄國軍事參謀加倫都在南昌附近負了重傷，甚至有說他負傷身死的；同時南軍忽由攻勢轉爲守勢。孫傳芳以爲是南軍敗退之兆，很得意的，以爲在十一月初可以奏凱而回南京了。

但到十一月四日，南軍忽出奇兵，突向孫軍總司令部所在地的九江襲攻，僅以一夜間的工夫，把孫軍本部攻破了。準備凱旋的孫傳芳竟與幕僚倉卒逃回南京。同時，山東的張宗昌聽到這種消息，受了一大威嚇，即赴

天津與張作霖會商抵抗的計畫

奉天軍閥的巨魁，在天津會議的結果，決令張宗昌的山東軍開赴南京與南軍決戰，張作霖的嫡系奉軍，大約還是要觀望南方形勢的推移，不即南下的。吳佩孚與孫傳芳的新舊直隸派軍閥，實際上是已不能再起來的了。廣東軍與奉天軍，不久必相接觸。近的將來必入於南方新勢力與奉天軍閥對抗的狀態。但是中國內部的爭鬥，情勢異常複雜，今後的變局如何，是不容易判斷的。不過就今秋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戰事而論，不能不說是南軍的勝利。

然則南軍勝利的原因何在呢？最近有一位視察長江一帶戰局回來的軍事家說：

「南軍的優等，不以兵力，也不在金力。是在他背後的政治組織，此皆由蘇維埃革命的經驗仿效而來的。以蘇俄的赤化爲模範的南軍，所有革命軍要素都具備了。」

就是南軍的勝利，得力於蘇俄的處所很大。本書所謂蘇俄對於中國的援助，主要部分，實在是以「蘇維埃革命的經驗」授與中國，讀者所宜細思的，就在此點。（十一月二十六日）

蘇俄的東方政策

三九六

中山叢書

全書百餘萬山中先生著述羅盡

內容如左

- ① 遺像
 - ② 遺墨
 - ③ 遺囑
 - ④ 傳略
 - ⑤ 主義
 - ⑥ 方略
 - ⑦ 演講
 - ⑧ 學說
 - ⑨ 宣言
 - ⑩ 書牘
 - ⑪ 附錄
 - ⑫ 雜著
- 精裝二册四元五角
平裝四册三元五角

注意

原版中山叢書，行數較稀，足供研讀之用。
增補版中山叢書，行數較密，而材料較多，足資瀏覽參考之用。

(種) (特) (補) (增)

中山叢書

本書店為普及總理主義及購讀者便利起見特將中山叢書改排特種版本字跡大小如故售價格外低廉除原本叢書所有之稿件外更將最近由各方面搜集所得總理遺著數十種分別增入實為唯一完美之良本

精裝二册三元五角
平裝四册二元六角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

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

革命後之俄羅斯

精裝一冊三元四角
平裝二冊二元八角

本書爲李待琛與劉寶書二君合編全書四十萬言以介紹新俄羅斯真相爲主旨毫無他悉攙混其間誠畱心國際情形者不可不讀之書而掌內政理外交之政治當局尤不可不備者也

(本)(書)(內)(容)

第一篇 政治

- 第一章 俄羅斯之略史
- 第二章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組成
- 第三章 聯盟之統治組織
- 第四章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組織大綱
- 第五章 俄羅斯共和國最高國民經濟院
- 第六章 俄羅斯共和國人民委員部(上)
- 第七章 俄羅斯共和國人民委員部(中)
- 第八章 俄羅斯共和國人民委員部(下)

第二篇 經濟

- 第九章 俄羅斯之外交
- 第十章 俄羅斯之軍事
- 第十一章 俄羅斯之教育
- 第一章 俄羅斯之新經濟政策
- 第二章 俄羅斯之農業
- 第三章 俄羅斯工業之組織
- 第四章 俄羅斯之對外經濟政策
- 第五章 俄羅斯之財政
- 第六章 俄羅斯之勞動

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

醴陵劉彥著

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

本書都六十萬言，歷述我國自與外國交通以來之種種外交失敗史蹟，纖細靡遺。今我國革命運動正在猛烈激進時期，而外國帝國主義，仍無時或忘其高壓的侵略政策，且竭力運用其陰謀詭計，來破壞我國革命，所以我們認定外國帝國主義實我國民誓不兩立的不共戴天之仇。是其已往對待我國之酷毒手段，與我國家人民所受之種種痛苦情形，真不可不鏤骨銘心永矢不忘。本書負着儆醒同胞的使命而出世，國人誠能熟讀而慎謀之，則帝國主義可打倒，不平等條約可取消，東方民族可重見青天，而東方文化決不至闐然湮滅。

精裝一冊定價三元八角

平裝二冊定價三元二角

安部磯雄著

經濟學新論

曾毅譯

平裝一册定價六角

本書弁言有云：

安部磯雄氏，為日本新思潮中有名之經濟學者。而此書又極明白透徹，能舉至深極微之經濟條理而淺顯出之……此書大旨所歸，與吾總理標示之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政策，若合符節，實足為我三民主義之宣傳品也。

凡關心社會經濟者不可不手此一編。

上海白克河北路八號

太平洋書局出版

周鯁生著

解放運動中之 對外問題

平裝一冊定價一元二角

我中國是國際地位落後的國家，從來與外國交

涉，沒有不是失敗的；直到現在，我們國家還

是獨身束縛不得自由。好在我們國民革命運動

興起了，民族解放運動出發了；我們國民在這

個當兒，切不可再事因循，都當振起精神，把

對外問題詳細策畫，去同那帝國主義者作一最

後殊死戰。因此，本書出世，實我國民不可不

人手一編的！

容	內	書	本
下編	中編	上編	
評論最近各項交涉案及當局的外交方法	討論關於不平等條約之諸種問題	概論中國的國際地位及國民解放運動	

上海白克路河北路八號

太平洋洋書店印行

蘇俄的東方政策

全一册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函購寄費酌加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出版

著者 布施勝治
譯者 半粟

發行兼
者 太平洋書店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印刷者 太平洋印刷公司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總發行所 太平洋書店
電話中央九六七五

分售處

武昌	太平洋書店	長沙	商務印書館
南昌	太平洋書店	長沙	泰東書局
燕湖	科學圖書館	廣州	大東書局
漢口	東壁圖書社	瓊州	中華書局
南京	中華書局	寧波	文明書社
廈門	新民書局	雲南	新亞公司

